

# 苦雨之地

吳明益

小說·插畫



多雨的島嶼再也無雨，田都快死了。村子口胖胖少女打的，好喝得不得了的綜合果汁也關了店，因為沒有水果可以收。我懷念過去有草可鋤的日子，鋤下來的草鋪在田裡，走在上面軟綿綿的。

我懷念拔草這該死的、累人的工作，偶爾會失手拔下自己種的作物。作物與雜草生活得太接近了，它們的根交纏在一起。拔到自己的作物時心會突地跳一下，啊，殺死了自己養育的。

我感覺有人在看我，轉過頭去，是那隻我認識的棕背伯勞胖胖。過去牠總是在我除草時出現，等著吃從草裡或土裡被我挖出來的昆蟲。我帶著愧意對牠說，抱歉沒有雨，所以沒有草可以拔，沒有地可以鋤，因此也沒有蚱蜢給你吃。

沒關係。胖胖用戴著黑眼罩的眼睛看著我。我會到你夢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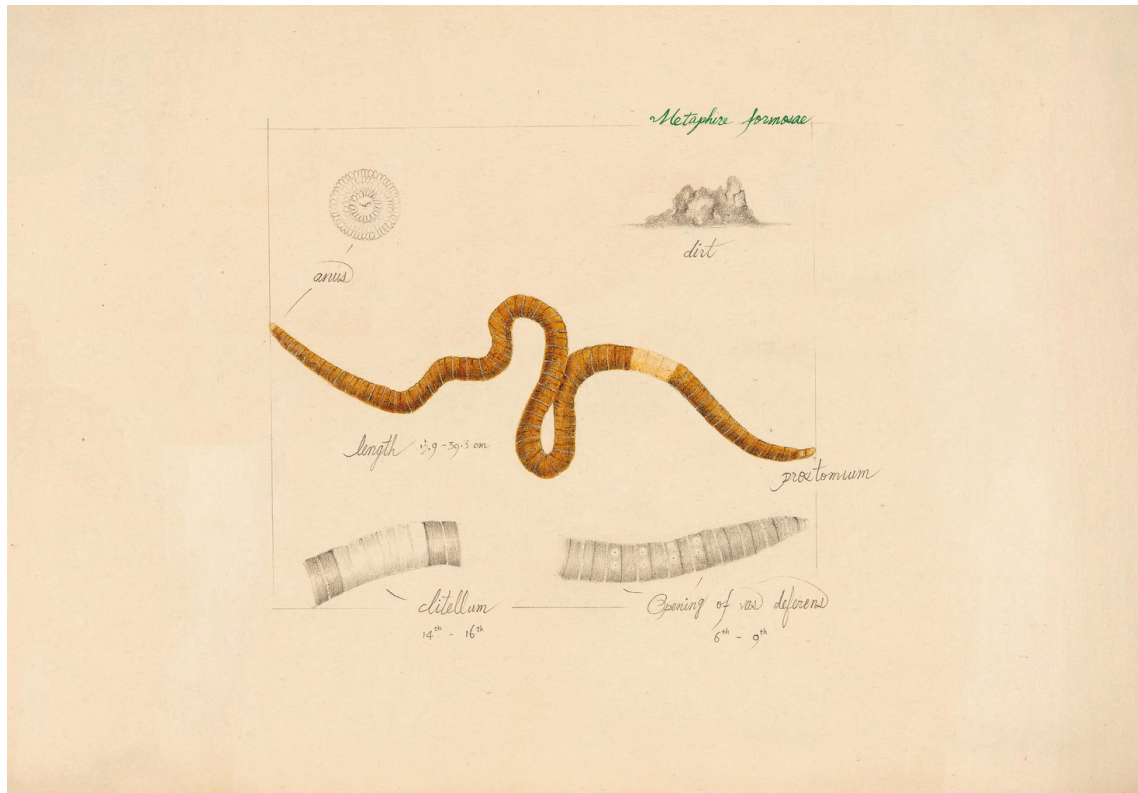
於是我堅持不睡，寫下了六個故事。



手繪：吳亞庭

我們不朽的博物學家從一根白骨重建世界，如同卡德摩斯  
(*Cadmus*) 從一顆牙齒重建城市。

——巴爾札克 (*Honoré de Balzac*)



〈福爾摩沙腔環蚓〉。手繪：吳明益。媒材：色鉛筆、畫紙。影像後製：吳明益

## 黑夜、黑土與黑色的山

Black Night, Black Earth, Black Range

冬季來臨的前一日，小鎮的時間靜止了。大地嚴陣以待，太陽沿著一道淺淺的弧線越過天際而後緩緩下沉，暮色將至的時分落下大雪，落了十二個小時，直到大地不復見到泥土。

整夜索菲．邁耶都透過窗子，看著雪花在手電筒的照射下飄飛如暖爐旁的星火。清晨雪一停她就穿好風衣，走上那條被雪覆蓋亦能憑印象辨識的小路。小路盡頭林木叢聚，匯成深沉的森林，但當人走近時，眼中的暗影便緩緩散開，光從樹間縫隙透出。那裡是橡樹和榆樹的孤獨領地，植物層層生長彷彿岩層般的記憶，引誘著她走近、穿越。

索菲發現一排狐狸的新鮮足跡，也許一分鐘前牠還在這裡。爪印指向森林瀑布，從清晰漸漸無法看清。索菲脫去手套撥開雪，直到露出摻雜著微小礫石的黏土，她用手指在那上頭戳出一個洞，低下頭，朝著那個小洞說了什麼，然後抽出指頭，用食指和拇指揉搓。

她吸了一口氣，冷空氣帶著泥土的香氣鋼絲一樣鑽入鼻腔。她想起童年時讀的一本書寫著一片森林提供了無數的啟示，此刻索菲已不再這麼想。對她而言，森林是提問者。

索菲沒有告訴過別人，她記得自己出生時哭的聲音。也許不是記住，而是她反反覆覆想像那個情境，認為自己清清楚楚地聽到了母親的哭聲，以至於自己也哭了出來。因此，正確地說，是索菲記得母親和自己同哭的聲音。

除了哭聲，索菲對自己的生母再無印象。她的童年記憶一開始就是穆拉爾特（Murrhardt）鎮上西南區的小屋。小屋裡有哥哥，爸媽和黃皮膚的自己。冬天早晨的時候他們會圍著磚窯烤麵包，喝新鮮的牛奶以及吃魏格納先生賣的生火腿，同時也烤暖自己的身體。小屋對鎮上的責任就是提供限量的乳酪與麵包。

邁耶夫婦是小屋的主人，有一小片土地，養了幾頭乳牛和一隻名叫「儒艮」的三色貓。邁耶先生是乾瘦但眼神銳利的退休神話學教授，現在是乳酪師傅以及福音教會教徒。擅長品味乳酪的邁耶太太中年後體型巨大到幾乎可以遮住一頭牛，他們努力了許多年沒能生下孩子，於是領養了八歲的傑，以及兩歲的索菲。

從小索菲就是一個小巧可愛的小孩，她的手小小的、腳小小的，小腿肌肉像小丘陵一樣隆起，還有一個小漩渦狀的深肚臍。和她相反，傑有著大大的手掌、長長的小腿骨、深色皮膚和厚嘴唇，他的表情倔強，很少說話。當索菲叫傑哥哥時，陌生人往往會嚇一跳，但穆拉爾特的小鎮居民不會，這個鎮的人幾乎都認識彼此。他們知道老邁耶夫婦的兒子和女兒，知道邁耶先生少了一截左腿，知道邁耶太太是如何因品嚐乳酪而身形漸漸變得幸福。

索菲愛泥土。如果你走在穆拉爾特附近的森林、農地、牧場地，看到一個拿著小齒耙的女孩，那就是她了。索菲愛上泥土是因為五歲生日那年邁耶爸爸送給她的生日禮物。當邁耶爸爸將禮物遞到她過小的手掌上時，興奮的索菲用短手指拆開緞帶，露出裡頭的彩色紙盒，上面寫著圖畫般的中文。盒裡有一個玻璃罐，一包泥土以及一包粉末。邁耶爸爸向她解釋這包神奇的泥土上面寫著（事實上他不懂中文，這是他從網上的翻譯說明文字讀到的）：

這個土只要加上水和愛的信念，就會孵出小魚，所以稱為「愛之土」。

索菲央求邁耶爸爸拄著拐杖帶她到森林瀑布取水，她不願用水龍頭裡的水。他們抱著儒艮穿過森林，在飛濺的瀑布底下由索菲親手用小瓢子將水和土加進玻璃罐裡，小心翼翼地捧回家。索菲用書桌上的鐵皮檯燈照射瓶子，並且閉上眼睛冥想耶穌對生命的愛。半個小時後她累了，抱著儒艮沉沉睡去，醒來時玻璃罐裡的泥土已然沉澱，水變得清澈。惺忪的索菲看到什麼東西在裡面微微抖動著，定神一看是一尾一尾逗號形狀的透明小魚。

「哇！一、二、三、四、五！」索菲開心地把玻璃罐拿給儒艮、邁耶爸媽和傑看，歡慶她手底孵育出來的生命。前三者同表歡迎，但傑用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斜睨罐子裡的水，不發一語。索菲的興奮並沒有因此受到打擊，她整夜未睡，想到的時候就餵小魚吃包裝裡附的粉末——那粉末原來是卵，放在水裡加微量的鹽後打氣，會孵化出一種微小到能讓小魚吞下去的鹵蟲。

不過三天之後小魚一尾接著一尾死了，透明的身體沉在孵育出牠們的黑土上。索菲大哭了一天，聲音大到左鄰右舍都過來關心，知道只是死了幾尾小魚都笑了。鎮上住的多是老人，對死亡的看法和五歲的孩子已大不相同，他們已經在迷霧般的邊界探過頭。黃昏的時候索菲再次要求邁耶爸爸陪她一起到森林瀑布放走死去的小魚。

「埋在花園裡不好嗎？」

「是那邊的……水……把牠們叫醒的。」小索菲邊吸著鼻涕邊說。邁耶先生驚訝於小索菲的念頭，也是，哪裡來的應該就往哪裡去。

小魚原本是沉睡在泥土裡的，叫醒牠們以後，卻反而讓牠們死去了。那麼，究竟是讓牠們一直沉睡好，還是叫醒牠們好？夜裡小索菲向群星發問。

凡人都會漸漸知道，經驗的意義就是，凡事皆會淡忘，但會留下一些什麼，就像螺貝在石頭上留下生痕。學習面對小魚死去的感傷一課後，索菲就愛上了泥土。她總是和邁耶爸爸在散步途中，蹲著用手指戳地，一點都不怕髒。很少和他們一起散步的邁耶媽媽看在眼裡，隔年生日，小索菲便收到一把精緻的木柄三齒耙，以及小型採集箱。索菲興奮地用這把齒耙到處耙，她很快就發現，土裡有昆蟲、種子與蚯蚓，有些蟾蜍甚至會從看似一無所有的泥土裡爬出來，而院子裡的土和農田裡的土以及森林裡的土，氣味、顏色和觸感都不相同，小索菲甚至會在邁耶媽媽沒注意到的時候，像美食家一樣品嚐泥土。

縱然索菲知道邁耶爸爸和邁耶媽媽愛著她，不過仍然有兩件事讓她深覺困擾。第一是傑常常從上鋪下來時，踩在她的肩膀或者頭上。小索菲知道那不是玩笑性地踩。人像許多動物一樣擁有直覺，最早的直覺就是饑餓和恐懼，然後才是愛。索菲對傑有著恐懼也有愛。偶爾傑也會表達對索菲的愛，當她遭到另一區小孩的欺侮時，總是強壯的傑為她挺身而出。但多數時候他是一座火山，平日安靜，但身體的某處壓抑著怒氣，沒有人知道那來自多深的地底。

多年之後索菲仍然在想一個非科學性的推理，也許演化成較矮小的生物會容易勾引起別人踩自己的欲望？這個推理和第二件心事有關。隨著年紀愈大，索菲發現自己跟周遭小朋友的身體大小相差愈多。她的身材原地踏步，在比例上愈見奇怪。索菲照鏡子的時候開始不喜歡自己，她覺得自己頭太大、鼻子太塌、下巴太長、手指太

短。但邁耶媽媽依然說她是世上最漂亮的小孩，她說：我的小索菲是從《愛麗絲夢遊仙境》裡走出來的。

索菲看過這本書，愛麗絲喝下寫著「DRINK ME」瓶子裡的水，身體就縮小了，要等喝到解藥才會復元。在那之前即便是被困在淚池也沒關係，因為多多烏一定會出現，帶著她跑步把身上的眼淚吹乾。

在學校裡表面上看起來大家對她就像對其他的小朋友一樣，但索菲可以感覺得到她是被「特別看顧」的。老師小心翼翼到讓她感覺傷心，好像她是古怪的瓷器。有一回她因為一直低頭看著泥土的動靜，遭到一個飛奔的男生撞倒，索菲因此輕微腦震盪，在家休息了兩周。那男生在對老師辯解時脫口而出：「她太小了，誰看得到！」索菲從同學的轉述裡確認了那句話。那裡頭既不是開玩笑，也不刻意，就是「妳是一個長不大的小不點」這樣的事實。

傷癒後的索菲懷抱著這樣的心事，便不知不覺地更常低著頭——讀書時低著頭，和人說話時低著頭，走路時低著頭，吃飯的時候低著頭，睡覺時屈身如蝦。索菲討厭一切要仰頭才看得到的東西，包括風箏、燕子和雲。

她把自己的心思花在挖土這件事上，因此漸漸知道了土裡面會有蛾蛹、狐狸屎、可樂罐、錢幣和洋娃娃，以及不知名的寶物。索菲並不是沒有渴望成為外在世界的一部分過，但當她愛上雨蟲（德語的Regenwurm就是雨加上蟲）的時候，這個渴望從明亮轉向黑暗了。

索菲因為常在雨後蹲在地上觀察雨蟲，同學背地裡都叫她「雨蟲女孩」。索菲想像自己變成一隻雨蟲鑽進土裡，在那裡認識鼯鼠、金龜子的幼蟲與各種森林植物的種子（那時候她還不曉得鼯鼠會吃雨蟲）。雨蟲就是蚯蚓，多數孩子看到牠們會覺得那是一種軟而濕滑，沒眼沒手沒腳，缺少蛇的尊嚴和蟲的靈活的古怪生物。但索菲挖出愈多蚯蚓，就發現牠們與所有可親的生物一樣擁有各種感官，牠們感受苦難與喜悅的方式如此簡單，生命力熱烈而旺盛。蚯蚓不但演化成適應黑暗世界的樣子，還吞下土壤把那些不可見的營養留在身體裡。蚯蚓也有童年與青春期。

索菲專注於泥土時她會忽視那些黏在她座位上的口香糖、男同學走出廁所時刻意甩在她身上的洗手水，或是從不明方位伸出來的腳……當然，這一切都比不上箭矢般的語言。多麼小多麼皺的醜八怪。蚯蚓似乎不為這煩心，牠們只要擔心鼯鼠和麻鷺。

小學畢業前索菲以蚯蚓為題，獲得過兩次科學競賽的優選。她計算了蚯蚓消化各種人類拋棄物的速度——從咖啡渣到腐敗的牛肉，以及邁耶小店裡的各色乳酪。她要邁耶爸爸教她如何使用鋸子，並且到鎮上的玻璃行訂製了玻璃，獨力打造出獨特的蚯蚓觀察箱。藉由這個觀察箱，她拍攝了蚯蚓交配的影片，讓她獲得一份科學雜誌兒童版的專訪。記者知道她是一個「小個子」都更加興奮——「小小自然學家」，雜誌的標題這麼寫。

但索菲看到雜誌卻哭了。索菲為自己哭，也為多多鳥哭。因為同一期雜誌裡，有一篇文章寫了多多鳥。那篇文章說多多鳥的滅絕和牠們不懂得恐懼人類有關，這個詞的發音很可能就是來自葡萄牙文的傻瓜的意思。讀著報導的索菲發現德文名詞的「滅絕」

（Ausgestorben）和動詞的「被滅絕」（Ausgelöscht）對她的

舌頭來說是很艱難的兩個字，她想問的是，多多鳥到底算是「滅絕」還是「被滅絕」呢？

邁耶爸爸把倉庫的一角讓出來成為索菲的研究室，她在那裡布置了採集罐、觀察箱，以及三個小水族箱。索菲並沒有忘記從泥土裡孵化出來的小魚是她愛上泥土的根源，而且她現在已經知道那是從非洲或美洲某些河流或小池塘遠渡重洋而來的鱒魚。

鱒魚是很大很複雜且演化紛歧的一個族群，在原生地生活在溪流或雨季形成的水窪裡，一年生的雄鱒魚會在乾季來臨前，展示美麗的鱗與虹彩一樣的身體，以刺激雌魚排卵。雌魚排卵之後雄魚便會釋放精子，再用魚鰭把受精卵掩入水底的腐植土裡。不久乾季來臨，成長速度緩慢的胚胎以卵的形態度過，直到第一場雨季才甦醒。

索菲後來又要求邁耶爸爸幫她網購了幾次鱒魚卵。買野生鱒魚卵就像買樂透一樣，你無法知道那些從原生地採集來的魚卵是哪一種，索菲也很敏銳地發現，卵存在的河流不同，孵化的時間與方法也會稍有不同。

在原生地，第一場雨季來臨時只有極少數的魚卵會孵化，而這些第一批孵化的魚苗會因為短暫的乾季再次來臨，導致河床乾涸而死亡。死亡的幼魚在雨水再次落下時，成為新孵化出來的魚苗的糧食，如此魚卵經過數次較短期的天氣變換，直到水量穩定後才得以順利成長。鱒魚的生命史，便是為了適應那樣的環境而演化成的。

索菲發現飼養一種生物最困難的就是模擬環境，她掌握孵化鱒魚的訣竅是：一開始不必加太多的水，讓腐植土保持潮濕一至兩天後風乾，這是為了模仿「第一場雨」。只要有孵化的卵就隔離飼養，如此讓泥土乾乾濕濕數次後，就能順利誘發大多數的卵孵化。只是接下來照顧幼魚更是費神，只要一不小心就全軍覆沒。索菲抱著儒艮讓她看著小魚，此時儒艮雖然因老邁而關節退化，卻仍會聰靈地瞪大那夜行動物演化出來的美麗眼珠，看著主人為她飼養的生命張羅一切。索菲上網去探望那些鱒魚的棲地，她漸漸明白，對這些鱒魚來說，牠們身上的花紋與色彩都是河流、雨水、泥土所構成的環境所致，而在她的水族箱裡，那小規模的雨水和洪水都是她所創造、賜予，她的疏忽對牠們而言將是毀滅……索菲想起那盒子上的中文字，對筆畫複雜的「愛」字感到迷惑。

索菲高三的那年冬天，長期受到睡眠呼吸中止症困擾的邁耶爸爸過世了。過去的症狀像是練習，這一次他真的在黑夜裡忘了呼吸。

家庭祈禱的時候，她想著邁耶爸爸過去講給她聽的所有故事，那些故事像雨蟲的孔穴吸引著她，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泰坦神族的後裔普羅米修斯如何造人的過程。邁耶爸爸說普羅米修斯知道天神的靈氣蘊藏在泥土中，於是將泥土跟河水調和，依照神的樣子捏成人形。接著又從動物的靈魂中提取了善與惡，把它們揉進泥人的胸膛裡。

「所以在造我的時候泥土用得少了嗎？」

「沒這回事。」說完邁耶老爸模仿雅典娜在她的頭上吹了一口氣，據說泥人接受了這口氣，才紛紛活了過來。「泥巴用得或多或少

不是重點，泥人胸膛裡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

邁耶媽媽在邁耶爸爸葬禮結束後累到病倒了，喘息之後她開始清理生命的倉庫。在餐桌上她不斷重述自己如何在神話學的課堂上和邁耶爸爸相識，當他解說柴可夫斯基《水妖》（*Undine*）的故事時，那神情又是如何讓她為之傾倒。而他們祕密相戀幾年，數度分合，後來一次野地冒險斷了腿的邁耶爸爸，才下定決心辭去教職，和她回到小鎮共度一生。

「為什麼會想領養我們呢？」

「不是領養，妳和傑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這問題索菲問過許多遍，但邁耶爸媽總是告訴她或許好好看待往後的日子會比較好，他們只是想有個孩子，而剛好有孩子需要家庭，如此而已。

「妳爸在斷腿之前，是個相信會呼吸就要一直走下去的漫步者，他常說，活著這件事就跟走路一樣，不管是往前走或往後走，臉都要記得朝向前面。」

傑並沒有耐心聽這些，或者說是他聽膩了。他不想申請大學，學木工也半途而廢，每天在小鎮到處晃蕩，像被關在籠子裡焦慮的黑豹，他渴望到大城市生活：「老頭死了，你們放我離開這裡吧。」

「會的，你們都長大了，理應交給上帝看顧。」邁耶媽媽說。

多年後索菲想，或許是邁耶媽媽選擇讓自己快速委頓下去的，否則一個人怎麼可能從三百磅變成兩百五十磅、兩百磅，一百五十磅，最後只剩下九十磅？邁耶媽媽開玩笑說：「是上帝讓你們把我

從二樓抬下去時會輕鬆一點。」醫生查不出確切的病因，只知道她的免疫系統投降了，各種症狀紛紛來到。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那天就像日常一樣，邁耶媽媽對著索菲講了整篇「詩篇」，她的皮膚灰白蠟黃，眼神卻散發著黃昏的光彩唱了一首讚美詩，隨即沉沉地睡去。直到晚餐時分尚未醒來，索菲才覺得不對勁，緊急打電話給醫院。

醫護人員來運送遺體時，索菲跑過去幫忙抬著一角，她的身高僅僅比抬起來的擔架高一些，但她想盡點力。邁耶媽媽變得很輕，醫護人員抬起她時都嚇了一跳，索菲沒有跟他們說，邁耶媽媽就站在門口，恢復成過去可以遮住一頭牛的樣子。她把一生的負擔放下了。當擔架經過時她側開身子，微笑地看著他們把自己的身體從那個加大的門框推出去。

邁耶夫婦為傑和索菲各留下一份就學基金以及繳足保費的健康保險，不過傑壓根不想讀大學。因為這筆信託款項只能提領做為求學使用，傑因此認為他有權賣掉小屋。但索菲則堅持留住小屋，她相信邁耶爸爸媽媽的靈仍然留在這裡。傑那麼高大，索菲那麼小，兩人就此相持不下。從某天開始，傑會往索菲的房間重重踹一腳才出門，索菲則每天到森林深處的瀑布底下大哭一場，直到邁耶爸爸現身安慰她才有勇氣回家。她多麼希望那個曾經為她打抱不平的哥哥回來，他很快會回來，離開的一定都會回來，不是嗎？

一天索菲發現門上有黏稠液體的痕跡，她認為他以宣示領地的做法來冒犯、威脅、羞辱她。幾天後從未獨自離家的儒艮失蹤了，索

菲以她的動物直覺跑到森林瀑布去，在一處長滿灌木的低矮樹叢下找到了牠。牠的姿勢就像牠想討人撫摸時躺在地上的樣子。儒艮始終是一副孩童般的面容，讓人忘了牠的年紀，索菲以為自己可以哭出一個淚池，但此刻她一點都哭不出來。

在長達數個月的磋商後，小屋最後以合理再便宜一點的價格賣給了鎮上的魏格納家族。他們的主業是肉鋪，副業是經營旅人民宿，提供朝聖者休息的中繼站。滿頭白髮高壯如樹的魏格納先生承諾小屋不會有任何更動。

「就像這個小鎮和魏格納肉鋪的火腿一樣。」

索菲認為離開小鎮只是暫時的，她在這個地方生了太深的根。她帶著律師為她爭取的一部分出售小屋的錢，和那份信託的基金到北方的大學讀書。在那裡她受科學訓練，並且繼續留在「動物學研究所暨博物館」（Zoologisches Institut und Zoologisches Museum）接受環節動物專家穆勒教授的指導。

穆勒是索菲第一個知心的女性好友，畢竟太少人能理解尋找雨蟲這樣的古怪興趣了。穆勒教授說自己在投身這個領域時，多麼被男性同學鄙視，好像挖了蚯蚓後她就會缺乏女性魅力似的，「他們怕妳手指頭裡還留著泥土。」還好指導教授布萊特鼓舞她，認為只有她的決心和毅力配得上這種生物的神祕感。他告訴她說：「妳想要真的了解這種動物，就得到世界各地去，搜尋所有有泥土的地方。」過去幾十年來，她曾前往阿馬帕雨林，爬上樹，尋找藏匿在樹間泥土裡的藍蚯蚓，深入南非赫魯赫魯野生動物保護區，在犀牛與長頸鹿旁挖掘巨大蚯蚓；到東方土壤肥沃的湄公河畔稻米產

地，了解蚯蚓和農業的關係；去到原本不存在蚯蚓的北美洲，研究數百年來牠們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影響。她的研究室牆邊櫃子裡林立著長長短短的玻璃管，細如火柴或長如手杖的蚯蚓凍結在管內的時光裡。

索菲看著玻璃面倒映的扭曲的自己，一剎那間，她覺得自己和這些雨蟲一樣奇特粗鄙，一樣美。

「達爾文替蚯蚓翻了案，他說改變地球的物種裡面，蚯蚓絕對是名列前茅的生物，人類滅亡了世界如常，但如果蚯蚓滅絕了可是災難。」添加微信：PDF88PDF 代查代找任何类型语种电子书

索菲問：「是滅絕，還是被滅絕呢？」

穆勒教授看著一種罕見的藍蚯蚓標本，即使已經死去，牠的身上仍然發出藍色的金屬光。她不打算回應她這個問題，但並不是因為逃避。

「妳得自己去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她說。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索菲的身體發生了欲望。她想要有一雙小腳丫跟著她走來走去，小手指在她衣服上拉扯，小小的嘴吸吮她的乳頭。不過當她這麼想的時候，隨即而來的想法是：像我這樣的人也能有戀愛、性和生育的欲望嗎？

她看著眼前的觀察箱裡，一對正蚓糾纏不放，交疊，用生殖剛毛刺激對方，將精子射入對方的受精囊，分泌黏液，形成套住雙方的黏液筒，把彼此包覆起來，待一段時間後，黏液筒會脫離成為卵繭。無數生命在那裡頭等待時機。

偶爾她會撫摸自己的身體，在高潮過後掰開陰唇，對著鏡子想看到黑暗盡頭的子宮。這是多麼短暫又多麼深沉的一段路啊，普羅米修斯到底把什麼東西塞了進去？

索菲的雙眼就像失火時被濃煙刺痛一樣，像她這樣的小人國種族，只有遇到另一個小人國來的人才有繁殖的可能吧？那些在夜店裡、在大學校園、在相親場合裡的異性，都想找一個能改造下一代基因的對象。他們如果願意愛自己，會不會都只是為了獵奇？

那年春天對許多人來說都陰暗無比，各地豪雨成災，一種病毒在網路肆虐，形成了「雲端裂縫」的風暴。它就像是一種沉默的疾病在日常生活裡傳染，整個星球的自殺率提高了五倍，原本自殺率就高的國家顯得更加嚴重。

這種病毒一開始只是進入感染的雲端資料庫，但如果有任何可以追索的數位足跡，它就會追獵、破解，並且把你的一切「打包」起來。它並不只是靠平常的社群軟體互動次數來判斷，還會進入檔案的深處，冰斧一樣劈開每個最隱密的檔案，結合使用者在網路上的活動數據，找出一個或是數個最適合「撿到鑰匙」的人，寄出訊息給他們。那訊息會以詩句般的標題命名，許多人點下詩句後打開了他們親密之人的檔案，這種病毒以寄居、揭發人的記憶與心靈維生。

就在猶豫著自己的生活該往哪裡去的時候，秋天來臨時索菲收到了名為「The light that moving has man's life for shade」的鑰匙。

穆拉爾特平常是個安靜的小鎮，只有農作物、牛隻、森林、瀑布和白雪，但它也有少卻不斷、螞蟻隊一般的外來客，那是因為穆拉爾特是德國境內往「聖雅各朝聖之路」的中繼站，也是「田園牧歌之路」上的一個據點。有一些經過穆拉爾特的人和邁耶爸爸一樣是步行者或是單車客，他們全身髒污，背著大背包，像迷路到鎮上的熊。他們投宿廉價旅館，對於任何餽贈都無愧地接受。雖然朝聖之路傳統上是天主教徒的朝聖之路，但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會把這條路視為一種挑戰。

邁耶爸爸以前常說：「這世界上走路者自成一個教派，我的小索菲。」他常把一批麵包與乳酪放在小屋前供行者食用，他們回贈的有時候是故事有時候是笑容，或是自己刻的小木偶以及石頭畫。邁耶媽媽會把它們擺在小屋門口展示這些「恩賜」。由於距離朝聖之路終點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尚遠，部分朝聖者離開穆拉爾特時會搭便車或長程巴士進入法國，或搭恰好離開鎮上西行的鎮民的便車。

在穆拉爾特，沿著「Idyll」的標示走就是田園牧歌之路，沿著扇貝的標示走就是聖雅各朝聖之路。小時候索菲在邁耶爸爸解釋名畫與神話給她聽的時候，她發現其中一幅畫裡頭的人物帽子上也有扇貝，邁耶爸爸很驕傲自己的女兒的敏銳。那幅畫就是愛德華·伯恩—瓊斯爵士（Edward Burne-Jones）的〈愛引領著朝聖者〉（Love Leading the Pilgrim）。

邁耶爸爸說伯恩—瓊斯很受喬叟的影響，又因為製作玻璃工藝的關係，他的畫都兼具故事性與裝飾性。這幅畫有兩個人物，右邊是有著巨大黑色翅膀、頭戴花冠、左手執箭的愛神，祂的右手微微和一位身著僧袍的男子接觸，彷彿正牽領著他。男子身後是一片荊棘叢，似乎曾困陷其中，因著愛神的牽領才掙脫出來。扇貝的標識就別在（或者繡在）他的頭巾上。

索菲還記得當時邁耶爸爸將畫投影在白牆上，霎時散發溫暖如春的氣息，室內滿是嘈雜鳥鳴。愛神頭上的鳥群對映著散落、穿梭在荊棘叢裡的鳥兒們，而小索菲由於身高的關係，因此特別注意到祂的腳邊有一隻胸部紅色，有點像是鵓科的鳥，與所有鳥的方向不同，牠面向朝聖者。

「Love that is first and last of all things made, / The light that moving has man's life for shade.（愛是一切創造之物的初始與最終，此道流光中有人類生命之蔽蔭。）」邁耶先生朗讀了兩句詩。

「那是什麼？」

「是畫家的朋友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的詩。」

「寫給他的嗎？」

「寫給他也寫給畫吧。」缺了一截小腿的邁耶爸爸沉默了一會。「當然也可以說是寫給看畫的人。」

索菲心跳加速，像有一隻小鳥藏在胸口，得用手按住才行。她忍不住走過去摸那隻鳥，又退回原來的的位置碰觸了一下邁耶爸爸的假腿。

「也許我的小索菲有一天也會走這條路。」邁耶爸爸說。

走路去哪裡呢？小索菲沒有發問。因為那一刻索菲覺得**好像**已經到了遠方，不用走路、不用腿也能到遠方。

索菲不曉得為什麼是邁耶爸爸的鑰匙，而不是邁耶媽媽的鑰匙交到她的手上？也許話語跟鳥一樣找得到巢，跟蚯蚓一樣可以在黑暗裡消化出一條路。她接受過愛，但這是第一次進入另一個人的心。邁耶爸爸的檔案裡有大量到世界各地健行探險所拍下的照片，他曾走過阿帕拉契山徑、南極冰原、內蓋夫與戈壁沙漠，攀登格仲康峰……。照片裡的邁耶爸爸看起來如此英俊而有活力，就像是十八世紀的探險家，那些筆記則讓索菲如同在閱讀冒險小說。索菲沉浸在閱讀邁耶爸爸的人生，抬起頭來才發現屋外已是一片雪白。

不過四十歲的時候，邁耶先生出了一場意外。他先去了婆羅洲，後來又前去一個叫做臺灣的島國進行高山步道之旅。臺灣。索菲聽過這個地方，而且並不陌生。從小邁耶爸爸和邁耶媽媽就不跟孩子避諱他們的身分，邁耶媽媽不只一次帶她從桌上的地球儀找到名為臺灣的島嶼，告訴她那是她的出生地。

那年氣候大變，邁耶先生不幸迷途遭遇大雪，孤身受困在一座當地人稱呼的黑色山脈裡，山頭雪白一片，他誤判道路而下切河谷，不慎摔落導致多處骨折與韌帶斷裂，通訊器掉落深谷。只能爬行的

邁耶幸運地發現一處洞穴，那洞穴並非天然，而是人為挖掘。洞壁堅硬無比，深處停棲了不少冬眠的蝙蝠。十幾天絕糧的日子裡，他在那個洞穴裡靠石頭擊落的蝙蝠屍體維生，每天都用尖石在牆上寫新的遺書。洞穴外頭山色與溪谷相映，讓他感到壯美的絕望。島國的搜救系統已經發現這個獨自入山的外國人失蹤，他們派出熟悉當地山區的搜救隊，並且在天候好的時候出動直升機搜尋。

第一個發現邁耶先生並且把他從瀕臨死亡的夢境喚醒的，是一位叫做達赫的布農人。在搜救隊搜尋挫折連連之時，他因為一個吉夢而堅信登山者受困之處就在不遠處。他冒著惡劣的天候持續帶隊搜索，果然在溪谷發現了這個日本時代可能因軍事目的而鑿出的洞穴，虛弱的邁耶在裡頭沉睡，削瘦見骨。邁耶先生獲救後清醒第一天的筆記上寫：「我是在自己和他人的夢裡被救出的。」

另一個檔案則自述了他四十八歲漫步生涯告終的原因。那年他獨自進入剛果盆地的泥炭濕地，因為路況不熟且過於自信，沒帶太多裝備便深入沼澤，未料陷入一處濕泥流沙，一隻腳被深深吸入泥灘裡動彈不得。邁耶怕另一隻腳用力亦會深陷，遂躺在地上用腰部使力並大聲呼喊，不過只是徒然聽見自己的聲音淹沒在荒野之中。隨著時間過去，邁耶的體力逐漸流失，雨水又開始降下，為了避免夜晚陷入更為絕望的情境，他毅然將腿部的動脈綁緊，從背包裡拿出他必定隨身帶著的利斧，往自己陷入流沙的小腿砍去。

邁耶渾身是血爬向高處求援，昏厥後幸運遇上巡邏員，挽回了一命，而那截殘肢則永久留在泥地裡。「那塊泥地保留了我一部分的白骨。」邁耶在筆記上這麼寫。

因為這兩次應死未死的經驗，邁耶認為是上帝留他性命以便去完成一些事，因此他和邁耶太太在思考領養小孩時，選擇了一個出身於臺灣的孩子，以及一個先是被領養到英國，後又因遭受養父「不當對待」再度出養的剛果孩子——傑。索菲讀到這裡震動了一下，她的心頭百感交集，想起的不是每天早上門砰砰作響的壓力，而是他擊退欺侮她的鄰村孩子的高大身影。傑現在人在何處呢？

索菲上網比對邁耶爸爸稱為黑色山脈的照片，知道了它喚名「奇萊」（筆記上寫的ki-rai似乎是日語的拼音）。那山在冬季降雪時看起來冷峻如刀，白色山峰相連宛若互相搭肩的巨靈族，讓人錯覺它散發著金色的光芒。

索菲讀完邁耶爸爸「門內」的資料後（那裡還記載了他和邁耶媽媽的曲折戀情，以及他原生家庭的歷史，不過那是另外的故事了），一半被拯救一半陷入泥沼。索菲知道了世間如荒野，無論表面看起來多麼乏味的人生也必然有自身的哭聲。索菲知道自己一出生就被遺棄在那黑色山脈附近部落的教堂旁的乾水圳，也許，也許並不是沒來由地記得母親生她之時和她同哭的聲音。

一個靈魂的母親可以是紅樹林，先從自身冒出芽體，然後任其脫落在泥濘地扎根；可以是雌雄同體的蚯蚓與另一隻個體交配產生卵繭，而後將之遺留在黑暗的土壤裡生長。許多生物對後代的愛僅止於此就完成了，但一隻哺乳動物的肚腹腫大、脹圓，然後生下嬰兒，這樣就完事了嗎？

她想像那個生下她的女人，或許和她一樣是個缺陷者，她有沒有在懷孕的時候，猶豫要不要生下這個孩子？她有沒有猶豫過生下來以後，扶養一個畸形的、像她自己一樣的小不點？她，那個女人為

什麼沒有在懷孕的初期就選擇把她遺棄，而放任她長成這樣一個不完整的人形？

或許，或許她不是像她一樣是缺陷者，而是一個高挑或豐滿的雌獸，懷孕只是意外，嬰兒的畸形只是意外。那麼為什麼沒有淘汰掉這個豆莢裡異常的豆子？如果是滿懷期待的懷孕，又為何會把一個嬰兒遺棄教堂旁？為什麼不乾脆放入溪水就一了百了？半套的謀殺會比乾脆的殺戮來得慈悲嗎？為什麼神要安排接下來的一切，祂難道不知道，這世間連課桌椅、房間的電燈開關、火車上的座位都不是為像她這樣的人而創造的嗎？她在她出生時哭過嗎？恐懼過自己生下這個又小又皺的小孩嗎？她記得這個嬰兒出生時和她一起同哭的聲音嗎？

索菲在大學圖書館裡讀過《史氏人類畸形辨識模式》，那本書裡宣稱列出的所有孩子都有靈魂，他們都有能力接受與付出愛。但索菲沒有得到過那個女人的愛，她得到的是邁耶爸媽的愛，儒良的愛。但為什麼傑後來對她沒有愛？多數人為什麼對她沒有愛？愛是怎麼決定生成？怎麼給予？怎麼剝奪的？

索菲整個月沒辦法入眠，最終她選擇將這一切告解般告訴了穆勒教授。穆勒教授一面喝著來自非洲的咖啡豆所蒸餾出來的咖啡，一面安靜聆聽。

在穆勒教授的眼中，索菲是黯淡蚯蚓研究圈的一道天光，她是如此有挖掘的天賦，如此有挖掘的沉著。她能神祕地看穿一塊硬土，好像泥土裡的影像能透過她的雙手傳進大腦似的，敏銳的感應力在她的血液裡撲撲作響。她帶她走向學校裡的博物館，靜靜地領著她

再一次檢視館內所藏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標本。她走向一個角落，站在一個貼著*Amyntas formosae*標籤的標本前面（上頭另貼有一張標籤註明現在改列在Metaphire腔環蚓屬）。穆勒教授說，妳記得這個吧？這是一九〇八年由德國標本商梭德（Hans Sauter）在福爾摩沙南端採集，並且在一九二二年後由德國學者麥可森（W. Michaelsen）所描述的一個新種蚯蚓的副模式標本。聽說梭德後來受到日本人的監視，再也沒有離開這個島嶼，直到病死。

「為什麼要監視他呢？」

「這我就知道了。妳不覺得每一種生物的發現，都關係到人的命運，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是一群人。多麼像是一個故事，多像生態學。」穆勒教授在Ökologie這個字上加了重音。

與穆勒教授交談後，索菲決定暫停學業回到穆拉爾特，住回現在已經稱為「魏格納的朝聖者之家」的小屋。魏格納一家熱烈歡迎她，為她辦了一場派對，索菲的童年伴侶幾乎都來了，當然也包括那個第一次提醒她是小不點的沃夫岡。他現在已經是個健壯的農夫了，他的襯衫沒扣，褲子鬆垮，長成了很有魅力的鄉下青年，他的笑容裡似乎完全忘記了那件事。

索菲向他們說起自己將走一趟聖雅各之路，沒有一個人開口勸阻她，也沒有人露出妳怎麼可能辦到的神情。他們斟滿紅酒，唱歌歡送這個曾經被視為離奇古怪的小鎮雨蟲女孩，她離開過小鎮，如今歸來，不久又將離去，他們將一切視為下雪一樣理所當然。

在第一場大雪降下的隔天，索菲背著沉重的行囊上路（魏格納先生幫她減省再減省需要的物品，只是減省不了她堅持帶的大量標本罐）。

與多數的朝聖者不同，索菲走在路上時總是看著地面，故事（或一個人的人生）為什麼會像「生態學」？她不只一次想著穆勒教授的話，忘記了自己的O型腿，比常人更短的步伐，忘了自己並不適合長途行走。她的背包隨著步行愈來愈重。因為她只要看見可能藏有蚯蚓的土質，就會蹲下身子，用齒耙挖掘。挖掘的地方不止於陸地，因為在水中也會有帶絲蚓（Lumbriculidae），牠們還帶著這種奇妙生物的原始特徵。

據說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大雅各在耶路撒冷遭殺害殉道後，遺體不知被帶到何方，後來一位修士在暗夜得到啟示，並藉由星星指引，才在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找到，這條路因此成為後來教徒與民眾的朝聖道。修士得到的是星星的指引，而索菲靠的是生活在地底的黑暗雨蟲。

索菲不像一般朝聖者那般熱情，他們看到「小」索菲時露出的那種格外佩服的神情讓她想逃避，她因此選擇遠遠地避開其他步行者。她帶著她的雨蟲走過晨曦、小鎮、教堂、磨坊、荒野、泉井……，走過一片又一片發亮的苜蓿草原，看著游隼獵殺赤頸鴨，與一群鹿在森林裡共行。她腳底沾滿植物種子，踩在暫時隱遁的鼯鼠巢穴之上。她走過泥濘地、山風與溪流的交界之處、異常矮小的灌木林，與帶有童話氣息的隱世村落。她兩腿痠痛，臉露風霜，多年以來第一次頭髮超過肩膀。

春天降臨的時候，索菲終於以旁人三倍的時間來到「繁星原野（或墓地）的聖地亞哥」，她躺在大教堂的前面，許多路過的人走過時，俯看著她露出友善或好奇的笑容。但她希望那些臉趕快挪開，以免遮住天空的雲朵。

那天晚上她吃了兩個雙層巧克力甜甜圈，喝了一碗海鮮湯，做為給自己的獎勵，然後在廣場前清點她的雨蟲標本。休息兩天後，她繼續動身走到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這個曾經是歐洲人以為世界最西的地方。在海灘，她把身上的舊衣服脫下來，用打火機點燃。

在黑夜的火光中，她眼前出現隨身帶著利斧的邁耶爸爸，以及島嶼中央連綿不斷的山脈，山像個巨靈迎向她、向她走近……她低下頭看著自己，那帶她來到這裡的肥胖的手、微微隆起的乳房、過於突出的肚子和短短的腿。像候鳥用喙安撫身體，她珍重地用眼睛安撫它們。她從來沒有想過用利斧砍下它們。

如果不設基點的話，邊境外還有邊境。時間有時慢得讓人受不了，有時倏然落幕，喧囂漸止，但事實上它仍一如往常。月光將海邊的樹叢在海上投影成一道道的山影，黑色的山。那山上會有什麼樣的雨蟲在翻動著黑色的泥土呢？索菲發現自己對著山提問了。那白色的山，金色的山，黑色的山。



〈黑枕黃鸝〉。手繪：吳明益。媒材：色鉛筆、畫紙。影像後製：吳明益

## 人如何學會語言

### How the Brain Got Language?

狄子家住靠海邊的城鎮。小鎮的春天比島的其他地方晚，冬天比其他地方早。狄子有一頭島上孩子少見的捲髮和棕色瞳孔，每天清晨他會爬下床給要出門上班的父親一個擁抱，然後到冰箱前，盯著

用吸鐵吸在上面的一張紙看。紙上畫滿了各式圖案，那是狄子媽媽替他規畫的每日行程，叫做「今天要做什麼？」——床表示整理床鋪，牙刷表示刷牙，兩隻向前彎曲的手臂表示擁抱。狄子喜歡把排在第三和爸爸的擁抱提前到第一個做。不過，狄子心底最喜歡的還是畫著小狗的時段，因為那表示他和媽媽黃昏時會牽著那條和狄子同年出生，取名叫奧杜邦，曾被遺棄在山區，半瞎的黃金獵犬到山腳下的社區公園散步。往公園有一條深淺石磚鋪成的長長的路，狄子只選深色的走，因此遠遠就看到他一下子跳向東、一下子跳向西。

狄子上小學後以羞怯和寡言聞名，他總是直挺挺地坐在桌子前面，即使是下課也像一棵樹。以這年紀來說狄子話實在太少，因此遇到鬧彆扭不跟對方講話時，同學就會說：「哼，我要變狄子了。」

明知道沒有根據，但日後狄子媽媽堅稱狄子入學以前是個活潑，也愛講話的孩子（雖然很難聽懂他講的內容），是因為接種麻疹疫苗後才變的。當針頭插進狄子的皮膚時，他的眼神頓時失去光彩，接著劇烈痙攣、放聲大哭，高燒了一個禮拜，自此狄子語言的芽被掐斷了。但狄子開始變得對聲音敏感，一點聲響都會讓他像雛鳥求食一樣脖子一顫。

狄子的媽媽是鳥類畫家，畫鳥的時候，她會放鳥鳴叫的錄音。聲音就是鳥的形體，她常這樣說。她畫畫時狄子總是在身旁，凝神注視，不，凝神傾聽。有一天狄子媽媽發現他在鋼琴課的空白琴譜裡，畫了不少歪七扭八的豆芽菜，以及一些前所未見的符號，似乎別有意涵。狄子媽媽隨著樂譜哼唱，某些鳥鳴聲遂在腦中浮現。

她不禁問：「狄狄這是什麼意思？」狄子一面指著某段音符，一面抽出媽媽畫的鳥圖卡片，彷彿在說：哪些曲折婉轉的主音是繡眼畫眉和冠羽畫眉，哪些輕聲點綴的是粉紅鸚嘴、綠繡眼和臺灣叢樹鶯；哪些尖銳高音是松雀鷹、紫嘯鶉、大冠鶯，而哪些中低音是蒼鶯、小白鶯和黑冠麻鶯。「你聽我放的鳥叫聲畫的嗎？」狄子搖搖頭，指向窗外遠方社區公園通往山上的小徑，狄子媽媽的解讀是：「那邊。」

狄子顯然還不會寫這些鳥的名字，但標示的鳴聲與音譜的對位確實無誤。狄子爸爸回來時狄子媽媽打開門，她淚眼閃閃，讓他一度誤以為她又準備要離開他了。

狄子媽媽覺得聖靈充滿，禱告似的對丈夫說：「我們可能養了一個懂鳥語的特伊西亞斯！」

狄子在學校待的時間愈長，愈發顯得他的孤僻疏離。他對算數和背誦的科目毫無興趣，對聲音的記憶卻顯得非凡，音樂課他不開口唱歌，但能把老師和同學唱的歌完整地記下譜來。

「今天要做什麼？」如果出現石階的圖，意謂著狄子媽媽會帶上集音盤、立體麥克風、防風罩、防震架與相機，牽著狄子出外錄音拍照。狄子媽媽從來不必對狄子比「噓」，因為野外的狄子和教室裡的狄子一樣從不發出聲音。他是沒有人撥動的弦，沉默的共鳴箱。

日後狄子回憶，當時他能清楚地「看見」森林裡那些微細、害羞，又自在坦然的聲音，像一隻一隻毛茸茸的小鳥飛進他的耳朵

裡。他以為所有的小朋友都定然如此，無一例外，因此他沒有也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說他所「看見」的。

遇到較長的假期，狄子全家會到森林、濕地與中海拔湖區露營，狄子媽媽照例會帶上她的錄音設備和相機。雖然在網路上可以找到這類照片或錄音，但狄子媽媽堅持要自己所拍所錄才算數。她抱著狄子，靠近他的耳朵，指著他的眼、手跟心口慢慢地，珍惜每一個音符那樣地說：「你要記得，畫鳥一定要真的看到，從這裡到這裡，因為那會影響畫的筆觸。」

狄子喜歡媽媽靠著他的耳朵說話，像一隻鳥為另一隻鳥理毛。他也喜愛筆觸這個詞，因為和「觸」連在一起，「筆」好像是活著的——它摸摸這裡、摸摸那裡，然後圖畫紙上就出現一隻美麗的鳥。狄子的父親對鳥並沒有像媽媽一樣的熱情，但他會撫摸各種樹木的質地，用指關節敲擊樹。一起出遊時他總是帶著他的手繪板，偶爾拿來為跑到他身邊用眼睛跟他說話的狄子拍照。狄子的爸爸是傢俱公司的設計師，現實世界的苦多少嚐過一些，他打從心底擔心兒子是特伊西亞斯。他告訴狄子媽媽說：「妳知道，設計的話啊最好是與眾不同，但跟人不同不一定是好事。」

以世間的道理來說，狄子爸爸沒有錯。狄子因為不太能辨識父母以外說話者的情意，總會無意間惹惱一些人。狄子爸爸一開始帶著他四處求醫，幾年後除了付出一大筆金錢外，只是成就了兩個精疲力竭的人與依然如故的狄子。狄子媽媽一天早上突然領悟，她的兒子並不是生病，只是住在自己的星球上而已，如果她不陪他的話，那個星球就真的只有他一人了，因此即使不戴氧氣罩都應該陪他繼續下去。

為此她和狄子爸爸有過幾次磨擦：「他只是很少願意說話而已，但你不能說他不聰明啊，你看，你看他畫的譜！」

狄子每天固定的活動是，睡前幫媽媽把桌上所有色鉛筆按照顏色順序重新排好，那順序遵守的是狄子所制定的原則。狄子幫每一枝色鉛筆都取了名字，黃色的叫做黃鸝，綠色叫綠畫眉，黑色是大卷尾，紫色是翠鳥，七十二色的鉛筆各有自己的「巢」。當爸爸媽媽爭吵的時候，他會把它們打亂，等到他們和好時再重新排列整齊。

「有一天我們不在了，他能靠聽鳥叫聲維生嗎？」狄子爸爸說。

即便如此，狄子媽媽決定停止讓狄子成為醫生的一個病例，而花更多時間讓他坐在她旁邊，看她畫並且聽各種他還未有機會親眼看見的鳥。「有一天，我們會聽遍全世界各種鳥叫！」狄子媽媽給出承諾，然後她像所有媽媽一樣親吻了兒子，問兒子是否愛她？她原本沒有預期狄子會回答，但狄子看著窗外說話了。

黃尾鵯冬天一定會來。

狄子媽媽忘了那年院子裡那隻黃尾鵯有沒有來，但那年冬天實在難捱，幾次南下的大陸冷氣團就像寒冷不是吹在皮膚上，而是吹進腦袋跟靈魂裡。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從夏天開始，狄子就取消了擁抱爸爸的例行活動，偶爾狄子爸爸硬是要抱狄子時，他也會把手背在身後，像一隻小麻雀。當時狄子爸爸和狄子媽媽都以為那是狄子長大的表現，但到冬天的時候，狄子媽媽才知道，特伊西亞斯不但懂得鳥語，也是預言師。

這世間有無數的父母認為孩子不應該、不必要知道的事，孩子都清楚得很。那天狄子回家時，狄子媽媽給了一如往常溫柔的微笑，一如往常在他耳朵旁邊說話，唯一的變化是，隔天早晨的「今天要說什麼？」沒有擁抱的圖了。那夜爸爸雖然仍然睡在他的書房裡，但那是他留在家裡的最後一夜。

冰箱上的圖裡沒有擁抱的那天清晨，狄子媽媽一如往常準備了早餐及便當。上學前，狄子瞥見爸爸書房的窗台木框邊有一隻死去的綠色金龜，回來的時候他刻意去找，結果綠金龜仍在那裡。這並不尋常，狄子媽媽每天畫圖前會仔細地打掃，像一種儀式。日復一日，那隻綠金龜的光澤沒有褪去，四肢也沒有變動，好像在那邊默默地粉身碎骨死去十次，又意味深長地重生了十次。

狄子媽媽一開始還撐住自己，但很快地變得沒辦法像以前那樣注意到狄子身上所有微細的變化。過去狄子媽媽總是一接過他的書包，就知道今天狄子在學校是愉快還是痛苦，她熟悉兒子甚於自己。這個冬天她因此漏失了一些對狄子很重要的訊息：沒有人願意和她兒子共同分組實驗；數學老師因為狄子拒絕回答問題而彈了他的耳朵，說他啞巴狗；體育課玩躲避球時幾個男生刻意拿球往他身上砸，大喊：「先把弱的淘汰掉」。

愛是一種需要強大能量，像鳥類順利換羽所需要的那類事物。愛會鬆弛，愛會失能，愛也會被烏雲遮蔽。此時奧杜邦扮演了不為人知的援助角色，牠把巨大的身軀挪到狄子面前，用光澤滑順的體毛吸收狄子的痛苦，用巨大的頭顱溫暖他的胸口。

那段時間狄子媽媽不斷強迫回想起自己年輕時曾經想要慵懶的、被豢養溺愛的生活，然後讓自己被這樣的念頭反覆折磨，終於沉溺

到一個比高山湖還要冰冷的地方。那裡充滿了杉樹的氣味，陽光銳利到她得緊緊眯眼躲避鋒芒，樹和人的影子在地面都短短的。

她不再用色鉛筆與水彩畫鳥了，改做單色木雕版畫。那些鳥的顏色褪去，羽翼變成硬直的線條，鳥的神情一律孤單清冷。她一有時間總忍不住去點擊前夫的臉書，然後被那個曾經愛過，並且長久照顧過她的人的生活折磨。色鉛筆散落在桌上，沒有秩序才是唯一的秩序。

幸好還有狄子。每逢假日，狄子媽媽仍會帶著狄子和奧杜邦到各處山徑尋鳥。只有在聽見臺灣白喉噪鵲發出奇特的笑聲，或一群煤山雀像抖落一地黃金屑那樣群鳴而過時，他們三個會相視一笑。

狄子日後回想，他的人生有兩回走入隧道，但只有一回是真正失去恆星。十五歲那年他們不再帶著奧杜邦去山徑尋鳥，牠已經老到髖關節無法負荷過量步行。十八歲那年奧杜邦決心讓狄子獨自面對世界，牠在動物醫院的病房裡撐到狄子從考場回來，用牠巨大、足以容納一家人的愛情與回憶的頭顱最後一次占據狄子的手。狄子把牠抱出來（他此刻已有能力抱起體重減輕了百分之三十的奧杜邦），用這一生中最流暢無比的節奏，唸出一段媽媽書架上一本書裡王爾德的句子：「如果你想要有一朵紅玫瑰，你要在午夜的月光下用歌聲孕育，然後用自己心臟的血去染紅它。」每一個音節狄子媽媽都聽得清楚無比，並且把這段話抄在她的電子筆記裡。

這一定也是預言。狄子媽媽想。狄子剪下奧杜邦耳邊的毛髮留下，其他的部分則交給火燄，他們把奧杜邦的骨灰撒在常去的那條山徑，那樣牠就可以和他們永久共享鳥聲。

狄子上大學後受到一位專研鳥類行為學的徐教授賞識，他發現這個寡言、面目清秀、頭髮微捲的青年有非凡天賦。比方說一回野外調查時，眾人一時分不清一隻寬嘴鵯細微的乾澀顫音來自何方，狄子默默指出了正確的方位。教授仔細觀察後發現，他總是比全部的人都要早知道鳥聲的正確方向。而進行捕捉樣本採血的行動時，又展現出俐落的手法與耐心——他總是又快又精準地將鳥從鳥網取下，將採血針插入鳥體取得微量的血液。狄子經手的「樣本」從未多吃一點苦，多處於緊張的狀態一秒鐘，直到被放走時，牠們都以為自己作了一場短短的夢。

當時徐教授正好進行了一個關於特定鳥種在島嶼東部的鳴叫是否具有區域特性的研究，於是便在狄子大三的時候鼓勵他直升研究所，成了計畫的助理。很快地狄子就沉浸在鳥鳴研究裡。

雖然各種錄音程式早已輕易地可以和手機連結，但狄子仍一直維持著童年的習慣手工記譜。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著迷於模仿桑德思（Aretas A. Saunders）彷彿天書的《鳥鳴指南》（*A Guide To Bird Songs*），用自創的特殊符號記錄鳥鳴，並且手描聲線圖。每當鉛筆線條隨著耳機裡、記憶裡的鳥鳴起起伏伏時，狄子就想起媽媽說過的「筆觸」——「筆觸要跟著心走」，唯有這樣，才能深入羽色的表象之下，探觸鳥的鳴管、心臟，以及靈巧難以參透的腦袋。

探究鳥的鳴聲或許和探究外星人的語言難度不相上下，在全世界數千鳥種裡，大部分的鳴叫聲都是鳥兒從蛋殼裡帶來的。但像鳴禽、鸚鵡、蜂鳥和琴鳥……則會模仿其他的鳥、環境或是其他生物的聲音。不過，有些鳥一生只需要唱一首歌就夠，另一些鳥一生卻能創造出數千首歌曲，這中間的差別在哪裡呢？

鳥在飛行間鳴叫，為了社交而鳴叫，受了傷鳴叫，進行領域保護而鳴叫。一隻幼鳥孵化發出乞食聲開始，就不斷學習用不同的聲音表達自我——哪時候是愛情來了，哪時候是要離家了，哪時候是返家，哪時候是較勁，哪時候是絮絮對話。鳥的鳴管相較於人類的喉嚨要複雜、有彈性多了，牠們甚至可以同時發出幾種旋律，啼嘯，啾啾，炫耀花腔。狄子在筆記本上寫下他從某本書上記下的話。

在森林裡他不需要跟任何人說話，有時定點記錄甚至不用移動。他真的像童年時同學開玩笑說的那樣變成了一棵樹，眾鳥停憩其上，雨從雲層落下，滴下的雨珠濕潤了泥土。

兩年後這個研究計畫完成了初步的成果，徐教授發表的論文指出數種島嶼普遍型的留鳥，居住於北部與東部的鳴聲確實有所不同。這一面驗證了鳥的部分鳴聲確實可以後天學習，一面也暗示著鳴聲也呈現區域性演化的特質。但一個鳥類學家無論再怎麼大膽也不會輕易提出的論斷是：那可能意味著一種我們還不曾真正理解的，同樣身處於這個地球上生命的微妙「文化」。

坐在研討會台下的狄子興起了這樣的念頭：有一天，有一天我也要寫一本《綠霸鶉的鳴唱》（*The Song of the Wood Pewee*）<sup>1</sup>，有一天我要證明鳥兒們自有自己的文化。

狄子比所有同學加倍勤快地跑野外，他每天寫給媽媽的email都夾帶著十數個神祕、沒有註解的鳥鳴錄音檔。當狄子媽媽聽到罕見過境鳥野鴿、黑鶉、花雀、日本樹鶯、黑翅山椒鳥……，甚至是迷鳥寶興歌鶉、蒙古百靈、栗頭鶉鶯這些他們過去沒有錄到的鳥鳴聲時，眼淚就不可控制地流了下來。她很想跟旁邊的人說：「我們可

是養了一個特伊西亞斯！」但事實上她只能說：「**我可是養了一個特伊西亞斯！**」

狄子一步一步朝向童年時媽媽在耳畔提起的承諾，他選擇了幾種鳥種，準備開始編寫一本屬於他的《綠霸鷄的鳴唱》。其中最讓他心動的便是普遍可見的、平凡的棕背伯勞，這種鳥模仿聲音的能力非常強，眼神剔透聰明，像有無窮的話語等待訴說。

日後狄子將無法分清那是哪一次散步發生的事。在腦中的畫面裡，只選擇走深色地磚的他有時那麼小，有時那麼大。而那公園也有時小得像一間公寓，有時卻龐大如同童年時全家一起去鄉村玩過的向日葵迷宮。

他記得媽媽在燦爛開放的食茱萸樹下對著還是孩子的他說：「狄狄啊，你要知道，鳥可以在空氣很稀薄的高度飛過幾千公里，但是在我們的手裡，只要一緊握就死掉。」另一個晚上，媽媽邀他去山徑散步，說：「你的能力不可能不被發現的，這個世界不是收留你，而是它需要你。」

此刻狄子已經高過媽媽一個頭了，換成她說話時要仰望他。就這樣一個晚上一句，花了一周才慢慢地告訴他這幾年她所打的另一場仗：惡性腫瘤已經讓她失去卵巢，而現在可能占據她的身體了。狄子看著媽媽，這才發現她的臉頰已不再富有彈性，眼神黯淡，身體就像放了太久的李子鬆弛了下來。

而他甚至連她曾經入院都不知道。蹲伏一旁沒有人發現的臺灣夜鷹，突然發出尖厲的「追伊～追伊」的鳴聲，朝遠方飛去。

狄子為媽媽安排好後事後，疲累地坐在爸爸設計的椅子上，桌子是爸爸設計的書桌，放著《島嶼鳥類辭典》的讀書架也是爸爸設計的讀書架。他看向窗外，那隻已漸漸被他遺忘的綠金龜再次進入眼簾（此刻他已經知道那是一隻常見的青銅金龜）。突然之間他理解了，綠金龜是媽媽刻意不動的。

整個葬禮狄子都像在夢裡，他的腦中不斷播放著梅湘（Olivier Messiaen）的〈鳥兒醒來〉（Le reveil des oiseaux）。這是他小時候賴床時，媽媽彈給他聽的起床曲。不知道為什麼，無論多麼冷、多麼不情願起床的天氣，聽到這首曲子狄子很快就清醒。梅湘用鋼琴模擬鳥兒們陸續清醒的啁啾聲，讓人親見鳥兒從巢裡跳出，一邊鳴叫，一邊展翅，一邊閃爍著發亮的眼睛，鑽進草叢，或者飛越稻田、湖泊與霧氣瀰漫的中高海拔森林的身影。而此刻，狄子終於明瞭進入隧道與失去恆星的差別，他沉浸在〈鳥兒醒來〉裡，因此沒有聽到任何一位親友安慰他的話，也完全沒有理會前來協助處理後事的父親。

狄子回想自己的人生，就像媽媽說的那樣，活在一個只有自己的星球上。不過曾經他爸媽和奧杜邦都搬來與他同住，那星球愈來愈現生機，各種鳥也跟隨過來定居，幾乎快成就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生態系，但百萬年的演化也可能瓦解於一瞬間。此刻狄子的星球黑夜漫長，溪流裡沒有水，也沒有任何可以扎根的土壤。他茫然地坐在書房的椅子上看向院子，意外發現那扇窗的隔音如此之好，幾乎聽不到所有來自窗外的音響。更奇妙的是，就連自己放下馬克杯的碰撞聲都聽不到。

各種念頭在狄子的腦袋裡競爭，某天醒來時他才發現數個月已經過去。這段時間他會上網購買日用品，卻不會檢查email或任何訊息。因此直到此刻，才知道徐教授寄來希望他繼續攻讀博士，成為他研究室團隊一員的消息。他又花了幾天來下決定，方才發現夢遊之境有一部分是現實。並不是窗子的隔音突然變好了，而是他真的聽不到大部分的聲音了。

經過檢查之後，醫生的判斷是病毒造成的神經性聽力損失，因此詢問狄子：「是不是前陣子有什麼症狀？比方說感冒之類的？」狄子回想，在媽媽過世後，他確實經歷了幾次發熱畏寒的病癥循環，但他都置之不理。「也許是這樣造成的吧。」但原因是什麼不重要，現實已然如此。狄子得側著頭，才能模模糊糊聽見醫生的聲音，在聽檢報告裡，2000Hz和4000Hz這個區段的聽力損失最為嚴重，整體來說右耳的聽損已接近80dB。

護士把醫生的話打在螢幕上。「投藥應該可以改善狀況，但完全恢復是很困難了。不過你的左耳比右耳狀況要好一點，還是要積極治療不能讓它跟著惡化下去。」

狄子步出那幢古老建築風格的醫院時，剛好一群白頭翁從眼前的榕樹飛到另一棵樟樹上。要是以前，他會連鳥的數目都「聽」得一清二楚，但如今卻只聽到被扭曲得不像鳥聲的怪異聲響。

鳥是如何開始鳴唱的？而人究竟是如何學會語言的呢？

狄子思考了幾天，決定去一個地方，那是他第一次受到聲音打動的行程，位於東部高山的一處古道。

他根據媽媽留下的通訊錄，聯絡了當時帶他們進入這條封閉道路的當地嚮導。碰面時狄子才發現當時健壯如山的賽德克獵人，此時已經是七十歲的垂暮老人了。狄子花了一些工夫透過老人的孫女筆談，用手機投影出當年他們全家與獵人的合照。老人抽了一根菸，又抽了一根。他答應用他的老野狼載狄子到斷崖前，兩天後同一地點接他。唯一的要求是狄子不會真的「越嶺」，只停留在廢棄的山莊這頭。

機車的前方上方都是白花花日光，照在綠色的山林以及遠方的雪峰。天氣晴朗如此，能讓洞穴看起來彷彿金礦。

到隧道口後老人不發一語，從後褲袋拿出扁水壺，用瓶蓋斟給狄子一杯，看他喝盡後再斟一杯灑向土地與山谷。狄子點頭致意，走入隧道。

這個一千兩百公尺的高山隧道當初是為引水工程車而鑿的，由於工程艱難，地形險峻，僅容一車通過。當年狄子爸爸開著車，將照後鏡收起，小心翼翼地穿過這個幾乎與車同寬的S形黑暗之路，每隔一段時間就輕按一聲喇叭，以防萬一對向有來車。

參差破碎的隧道岩壁看起來就像天然的洞穴，有很長的一段路一點光線都沒有，車燈照現了山脈心臟平滑肌般的大理石紋。不平整的路面處處是深淺不一的水窪，車子跛腳似的一頓一頓，像是缺乏決心。狄子還記得自己突然在車子裡尖叫，爸媽一開始被嚇到，因為不知道他是興奮還是恐懼。開到一半，前後皆不見隧道口的時

候，媽媽要爸爸把車停下來，熄火，讓狄子沉靜下來。那一刻他聽到爸媽的呼吸，水流從山壁上滴下來的聲音，連美麗大理石紋也化成奇特的旋律。遠方尚看不到光亮的隧道口，有一群混合著各種山雀的群體正陸續穿過。牠們的鳴聲，每一根羽毛相互摩擦破空的聲音，都傳進狄子的耳朵無一遺漏。

而此刻隧道因為這幾年來數次大地震，已變得扭曲而歪斜，中間有一段崖石崩落，部分路基幾乎懸在空中。不久前的一次地震讓隧道再次崩塌，電力公司工程人員與當地的獵人，硬是清出一條足夠讓人通過的窄徑。在出發之前，老獵人瓦旦請孫女播放影片讓狄子知道路況，他心底雖有準備，但還是一步一步踏實了才敢往前。

狄子穿出隧道後，彷彿重獲新生，他鬆一口氣繼續往前走，找到他記憶中的廢棄山莊，在平台處展開營帳。他坐在營帳外看著山勢隨霧氣變化，樹影因風吹動成綠色水流。黃昏，鳥群歸巢的時刻，狄子幾度誤以為自己的耳朵安然無恙。他花了一些時間，才明白那並不是「真的」鳥聲，而是時間安放在他記憶之耳裡的聲音，那些聲音和眼前出現的鳥並不同步，就好像音軌錄壞的影集。

他在山莊睡了兩日，聽了兩日，而後回頭再次穿過隧道。這次他刻意將頭燈關上，用手摸著洞穴岩壁往前。現在他聽不到，也看不見了，但仍在走路。狄子花了一個多小時，隧道盡頭才出現一元銅板大小的光亮。人沒有聲音可以活，看不見也可以活。狄子想跟媽媽說。

隨著光亮點變大，一種怪異的感覺升上來，因為洞口似乎有一個身影。人在山上會對人影的形象變得敏感，那是因為沒有預期人會出現的緣故。狄子原本認為可能是老獵人瓦旦，但距離相約的時間

還有兩小時，而且那影子比一般人小得多，看起來就像一個孩子。狄子先出聲示警，隨即打開頭燈，對方聽到後停在原地，似乎也回聲表示知道，因為狄子感覺到地上水窪的震動。大約十分鐘後，兩個身影在明亮的洞口相遇。

那是一個小女孩，不，臉孔是成熟的女人，只是四肢較短，腳踝細小，肩膀乍看之下像是無法承受頭腦的重量。狄子順著她的身影往後看，老獵人瓦旦抽著菸，站在樹影裡。

瓦旦迎上前來，比手劃腳了一番，意思是女孩是他載來的。狄子不曉得她是怎麼說服老獵人瓦旦的。「小」女孩背著幾乎是身長三分之二的大背包，腰際插著一支一半是鏟子、一半是爪耙的工具，手上戴著很特別的一款手套，顯然打算穿過隧道。她對狄子露出微笑，但微笑的本身帶著說不上來的生疏與尷尬，隨即往隧道走去。

狄子從後頭大聲問女孩到隧道另一頭做什麼？他很久沒有這麼流利地說出一句話。女孩回了頭，以不像中文的唇形回應了他。回話後她敏銳地發現狄子似乎聽不見，遂轉身回來，從背包裡遞給他一根玻璃管。

狄子跨上老瓦旦的機車，用手抓著機車後架，撲撲撲地盤旋山路而下。霧悄悄聚攏，風聲振動耳膜傳入腦中。狄子單手拿著女孩遞給他的玻璃管，裡頭是一條靜靜扭動的，十公分長左右的蚯蚓，上頭貼著用花體字寫的學名標籤。狄子不知道為什麼初次見面的她把這個給他。狄子一直只把蚯蚓當成一些鳥的食物，因此從未好好觀察牠們。不知道為什麼，此刻在流動的視野裡，他卻彷彿聽見牠的體節蠕動時，所發出的微細聲音。

剎那間，狄子被各種鳥聲環抱——黑喉鵪度冬期在草原掠過時叫聲像兩塊石頭敲擊聲的「tsack-tsack」，藍腹鵪在森林底層以優雅的步伐搭配的「ker嘶、ker嘶、ker嘶」聲，白腰草鵪從稻田濕地裡傳出的刺耳尖銳的「tuwee」聲，赤腰燕在空中響亮的乾澀顫音「schwirrr-schwirrr-」，極其罕見的黑鵪一面展翅美妙飛行一面發出的「plik plik plik」他只親耳聽過一次……聲音並沒有離開他，那些他走過的，年復一年反覆追尋某些鳥種的道路，那些他記錄並記憶的聲響並沒有離開。老瓦旦感受到身後的年輕人心跳加速，他回想起第一次跟著父親上山尋找山豬獵徑的那一天，他的心跳也是這樣突突突地從後頭，傳到騎著機車的父親的身上吧。

生物能以氣味、肢體動作、觸覺來傳遞訊息，聲音不過是其中一種方式而已，蚯蚓甚至不是用聽覺器官來感知聲音，而是以體表的剛毛來察覺震動。狄子翻閱著手上的蚯蚓圖鑑上頭這麼寫著。瓦旦的孫女告訴他，女孩來自德國，準備沿著山路橫斷島嶼，沿途尋找各種蚯蚓，她已經走過許多山道了，她也送了我一隻蚯蚓，說是在村落裡挖的，她要我看完以後放走牠。

所以她不會回到隧道這邊來？

她搖搖頭。

可是，蚯蚓有什麼好看的呢？瓦旦的孫女自顧自地問。

歸途的時候，狄子反覆回想這幾天所聞所見，最後的畫面總是停留在女孩對他微笑的那一刻，一個念頭像是鬆動泥土的蚯蚓巢穴緩

緩成形。幾天後狄子報名了民間協會開設的手語課程，當他第一次打開門進入教室時，雖然做好了心理準備，還是被眼前的景象震動了。好多雙手在各自揮舞，好多聲音在空中被釋放，傳到的不是耳朵裡，而是眼中。

坐在狄子旁邊的是一位纖細、臉上長滿雀斑的少年，他是老師分派給狄子的助教以及「對話」的對象。他對狄子微笑，打出了一連串手勢。意思是自己從小因病而重度聽障，算是天生的手語使用者，也懂得唇讀，以後有什麼問題問他就行了。狄子還以微笑、搖搖頭，此刻他還不懂這個世界的語法。

等到日後狄子學會手語之後，他將回想起這位手語名叫「雀斑」的少年，當時對他提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先天的聾人嗎？」當狄子表示聽不懂而搖搖頭時，他下一句「話」是：「我希望你是。」

狄子以驚人的速度熟悉這種無聲的語言，他才發現了自己身體始終藏有那麼多「話」。他想，如果手語是每個人的第一語言，說不定他小時候根本不會因為「說不出話來」而覺得無助。

有時狄子夜半醒來，發現自己正用手語打著夢話，有時對著媽媽，有時對著奧杜邦，雖然狄子不願承認，但有時確實對著爸爸。

他以為已經忘記的事手都記得。

大部分聾人的「手語名字」取自於個人形貌的特徵，比方說有人臉上的特徵是眼睛旁邊有痣、捲髮、酒窩或疤痕，手語名字就成「眼睛旁有痣」、「捲髮」、「酒窩」或「有疤痕」。如果再比出小拇指（女性）或大拇指（男性），就能同時交代性別。

狄子的手語名字叫「深的眼睛」，這是雀斑為他取的。他說狄子的眼睛是他看過最深的，雖然這名字在聾人裡並不尋常，「但是只有它適合你。」雀斑說。

雀斑說自己在還沒有學會語言的時候生了一場大病，雖然硬是被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代價是失去聽力。到了成長期，醫生才發現他本身的發音能力也有缺陷。因此從醫學上來說，他很接近天生的聾啞者。雀斑的夢想是開一間只能用手語的安靜咖啡館，偶爾可以找老師用手語讀書給聾人聽。

「讀什麼書呢？」

「都好。我喜歡書，店名就叫用手讀書吧，也許。」

「如果／你／開店／告訴我。我家／書／超多。」深眼睛比了一個誇張的手勢，「這麼多。」

雀斑告訴深眼睛，打從出生就活在聾的世界的人往往會很好奇：樹長葉子會有聲音嗎？清晨是什麼聲音？太陽落下是什麼聲音？推糞金龜推著糞球時是什麼聲音？一群蝴蝶飛過你身邊的時候是什麼聲音？當然他現在已經知道，那些都是沒有聲音的。

「野外／聲音／多／安靜／卻／吵」狄子努力地搜羅自己「手的詞彙」，「只是人不知道如何表達。」

「媽媽／告訴我。」過了一會兒深眼睛補充。總是這樣，深眼睛每做一個動作都得想一想，他想也許這樣會讓他像是另一種「口吃」。

雀斑告訴他，聾的世界是「聽人」不能了解的。比方說一群聾人聚在一起時也會很「吵」，那是因為無法以電話交談，所以一有碰面的機會便會盡情地打手語，把話一股腦地「說」出來，再加上許多手語得用臉部輔助，因此聽人總是覺得聾人的表情誇張得奇怪。有一些人會因為聾人竊盜集團的報導，先入為主地認為在街上打手語的人都在「密謀」些什麼事，事實上不過是他們平時找不到可以對話的對象，一旦見面就難以壓抑興奮感而已。

雀斑說，所以我會避免跟聽人接觸。

有一回下課後他們聊到很晚才走出教室，突然一個黑影從前面掠過。

「那是什麼？」雀斑問。

「夜晚出現的鳥。」深眼睛不用想就知道那是臺灣夜鷹。

「我以為是蝙蝠，一直。」雀斑用手表達驚訝。

和雀斑分開後，深眼睛搭上捷運。他環視乘客，多數人盯著手機，有些人則是閉上眼睛休息。深眼睛想到，人類的演化中，視覺是極度優先的器官，這會不會是為什麼賞鳥稱為bird watching，卻不稱bird listening的緣故？人類的祖先就是用手勢，再加上噫嚶喔喔的初階語言，建立起在嚴酷大自然裡生存的溝通模式。深眼睛讀過一本關於演化的書，提到手指是人類擁有的美麗又珍貴的器官，人類的手指配合腕骨可以做出繁複細微的動作，是重要的演化關鍵。手指在數數字時是屬於科學的、理性的，但也可以是情緒的、感性的。手勢因為稍縱即逝，也會和話語一樣，偶爾得再「說」一次。手勢比畫時的物理距離，也會出現誤解。

想到這裡，看著車窗上雨滴的深眼睛突然產生了一連串的疑惑：聾人會賞鳥嗎？鳥有沒有一套手語名字？鳥的叫聲能不能用手語表示？

深眼睛忘記身在何處，熱烈地想著這些問題，他的手像雲雀一樣在空中亂轉，匆匆搭上反方向的捷運，跑到雀斑家的公寓樓下撥打手機。深眼睛熱切地問下樓開門的雀斑知不知道手語怎麼表現不同的鳥？雀斑想了想，說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照鳥圖鑑上面的文字表現，另一種方式則是利用「顏色＋特徵描述」，就好像人的手語名字一樣。

只是這樣的話，每個人取的鳥名可能會有差異？深眼睛再追問手語是不是有表達鳥鳴的方法？雀斑搖了搖手，「聾人知道鳥叫要做什么？」

因為鳥有世上最美麗的聲音啊。深眼睛無聲地說。

深眼睛跟雀斑提及他的想法，他想組織一個「聽障者賞鳥會」，帶大家去山上賞鳥。原本以為雀斑會認為他異想天開，卻沒想到他大力支持。深眼睛於是開始從原本手語鳥名的基礎上，編造一套新的語言。

一開始深眼睛模仿自然手語的規例來創造鳥名手語，如此一來「紫嘯鶉」便成了「紫色／聲音尖銳／溪邊」，而「卷尾」則成了「黑色／分叉尾／吵／啄人頭」。不過深眼睛總覺得這樣的手語鳥名似乎欠缺了什麼？他在捷運上、走路時、吃飯間都不自主地用雙手思考。他希望有一套手勢，既能表現出鳥的形態，也能表現鳥的聲音。不過手勢難以狀聲，許多鳥的叫聲也不只一種，該如何化繁為簡呢？能夠化繁為簡？應該化繁為簡嗎？

深眼睛問雀斑說：「手語有那麼多事無法表達，為什麼？」

雀斑回答：「口語也有很多事沒辦法表達啊。」雀斑停頓了一下繼續說：「我覺得……任何語言，都有表達不了的事。」

有一天，苦思鳥鳴手語的狄子在圖書館意外拿起一本書，那是生物學家大衛．喬治．哈思克（David George Haskell）所寫的作品。在書裡他形容棕頭牛鸛（brown-headed cowbird）公鳥的叫聲：「聽起來像是黃金融化後往下流淌，凝結後撞到石頭，發出了鈴鈴的聲響，結合了好聽的液體流動聲以及金屬的鏗鏘聲。」而北美紅雀（northern cardinal）會發出「像是在摩擦打火石的聲音。」

深眼睛突然想起媽媽曾朗讀阿爾曼魯（Rae Armantrout）的詩句給他聽：「倘若以別名／稱呼一件事物／有其暗藏的樂趣嗎？」

（What if there were a hidden pleasure / in calling one thing / by another's name?）沒錯，無法直說的事，為什麼不試著用暗藏的方式去表現呢？

他體會了初次登陸格拉帕斯群島博物學家的心情，一刻不止地直奔回家翻閱媽媽留下的自然書櫃，一本一本地翻找其中形容鳥聲的句子。他找到梭羅寫畫眉的鳴唱：「是注入我靈魂的藥劑。它把每分每秒都變成永恆的早晨。」為什麼小彎嘴畫眉的手語名字不能稱為「永恆的早晨」呢？他對著虛空的母親說。約翰·亞歷克·貝克（J.A. Baker）說尖銳的夜鷹啼鳴就像：「一注美酒從高處落下，墜入深沉而回音隆隆的桶中。」是啊，夜鷹的聲音就是「高處落下的酒」，不是嗎？媽媽？

當沒有這類現成句子可以引用時，他便得思考一個全新的句子。於是黃嘴角鴉便成了「黑夜殺手的呼吸」，黃鵲鴿的鳴聲是「掉落在草叢間的銀針」，紅隼是「從天而降的匕首」，杓鴿吹著「孤寂的口哨」，黑枕黃鸝則是「水草在溪流中緩緩擺動」……。

他開始向雀斑訴說，每天帶他到郊山步道，一種一種鳥確認，一句一句「話」修改，直到他打出來的手勢讓雀斑看到那種鳥時會同時煥發神采。

從兩個人開始，「深眼睛與雀斑的賞鳥會」成員愈來愈多，他們手眼相傳，假日出來「聊天」並且賞鳥，孩童的學習速度比年長的聾人更快，他們幾乎「認得」這些鳥的叫聲，在看到的同時就打出

手勢。偶爾會有其他的「聽人」賞鳥人，在山徑、海邊遇到這支壓抑激動噫呀之聲，誇張揮舞肢體的隊伍，都以為那是什麼神祕的宗教團體。

漸漸地不只是聾人加入，也有愈來愈多聽人參加，學習鳥鳴手語。賞鳥會的唯一原則就是不能發出聲音，「唯有無聲才能傾聽」，這是雀斑想出的標語。

隔年春天，候鳥北返的時分，新一梯的賞鳥會出現了兩個人。

當深眼睛發現那男人出現在室內基礎課時，他幾乎無法舉起手來。教室的前頭與後頭隔著大洋，飄著煙霧，大雨一波一波，與海浪同向拍擊。雀斑察覺到深眼睛的異常，接手課程，並且在課後載他到兩人需要安靜對話時會去的郊山山坡。

深眼睛的舌頭、手和心上全是一層灰，像被暴雨擊落的冬候鳥，他的手結結巴巴。他變得比他記憶中更瘦了，雙眼有如濁流，頭髮也稀疏許多。但他記得他的味道以及胸腔的聲音，曾經每天早晨，他第一個聽到那個聲音。深眼睛花了一段時間藏起那個聲音，為什麼要在此刻再度出現？

他將一切破破碎碎地用手訴說，雀斑無從看到手勢所想表達的全貌。蚊子嗡嗡地在他們身邊飛繞，旁人看起來像是深眼睛試圖趕走牠們。

雀斑有自己的心事，他曾經面對過自己的問題，躺在房間裡三天，研究天花板滲水的每一道裂縫。他以為自己最後會化為一道煙從那些裂縫裡飄升，但並沒有。事情從未了結，沒有事情真的能夠了結。

雀斑問深眼睛：「你知道雲端裂縫嗎？」深眼睛點點頭。「你收到過鑰匙嗎？」深眼睛搖頭。「我收到過。」雀斑說。

雲端裂縫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名字，在日本它叫「深入遊戲」（ヤリコミ），在挪威語叫「冰斧」（Isøkse），在德文叫「黑夜」（Nacht），而在臺灣就稱為「裂縫」。「裂縫」是如此主動而讓人難以理解的存在，它會侵入中毒者的雲端硬碟，把破解的密碼傳給它分析出來的某個人，寄出詩一樣標題的信件，遞出一把「鑰匙」。有人恐懼有人期待，許多人拿著鑰匙打開檔案，被別人描述的自己所震驚，或知道了最親密的人的祕密而感到痛苦。

「我前一陣子收到了我媽媽的鑰匙。」雀斑的手勢比平時慢，不懂手語的人不知道手也能同時表現壓抑、哀傷與優雅。「我之前騙了你，我不是天生的聾人。你知道嗎？『傷心』它本身，比手語的『傷心』，或者說話的『傷心』都要來得大。」

深眼睛拉了一下雀斑的手，那不是為了打斷他的話，而是為了把溫度傳給雀斑，這也是一種語言，他想。

但深眼睛很想獲得一把鑰匙。

那天晚上以後，狄子開始希望媽媽的電腦感染「裂縫」。他終日開著她的電腦，嘗試網路上大家公布的「如何讓人的電腦裂一道縫」的各種方法，他想知道他們之間的一切。況且，他現在有無限多的話題和故事想對媽媽說。每天晚上下課後，狄子就動筆寫信，上傳到媽媽沒有關閉的雲端硬碟裡，他想，如果有一天「裂縫」感染了她的雲端硬碟，那些信就會再次寄回來給自己。那時或許就有答案也不一定。

不過狄子用遍了一切方法也沒有收到「裂縫」寄來的信，這讓他懷疑，會不會自己根本不是媽媽最重要的人？媽媽的「鑰匙」難道寄給了他？

「六月把樹木的每一片新葉都引出來了」，狄子每封信裡，都附了一個個的影像檔，那是他發明用來形容各種鳥鳴的手勢。「妳知道嗎？我還記得妳跟我說過，鳥聲沒有化石，這會是永遠的遺憾。我想用身體記憶聲音，我知道妳會喜歡。而且這些手勢，也許連奧杜邦也看得懂。」

課堂上，深眼睛漸漸忽略那男人的眼光，因為他發現，他除了用安靜如湖的眼神看著他的手勢之外，別無其他意圖。另一個理由是，深眼睛不願意放棄帶領這個營隊，因為隊伍裡有「長睫毛」。

當室內課結束，正式到野外踏查時，深眼睛決定寫一封信，跟媽媽提起她。

「長睫毛」是春天加入的賞鳥成員，妳知道嗎？她用手勢打出每一種鳥名時，是我這一生裡看過最美麗的……。嗯，我還沒有想出要怎麼形容。深眼睛回想第一次見到小翠時，有一刻腦海裡所有的

鳥的聲音都不見了——八色鳥、花翅山椒、綬帶鳥、黃山雀……他惶恐地在腦中搜尋這些聲音的記憶，才發現這些鳥聲都化為了這個無聲的女孩可能的聲音。她總是長髮垂向一邊，眼神充滿好奇，就像剛剛出生，一切都正要開始。

深眼睛覺得應該跟媽媽坦白，所以又補上一句，我私底下叫她小翠。我知道那是以前爸爸叫妳的名字，沒有別人會那樣叫妳。所以如果妳不願意把名字借給別人，**請務必要告訴我。**

每個周末「深眼睛與雀斑賞鳥會」的隊伍就出現在森林裡，當隊伍拉長時，彼此就得用大動作來喚起其他成員的注意。這些動作偶爾會驚起沒有被發現、卻暫時潛伏在賞鳥者身邊的鳥。每當有一隻鳥從不可思議的地方飛竄出來，都會讓這群無聲的賞鳥人激動不已。

一般來說，只要是沒有完全喪失聽力的聽障者，都會習慣把「優耳」（聽力較佳的那一耳）朝向任何他們能聽到聲響的方向，這是本能也是直覺。雀斑注意到，深眼睛總是把優耳朝向小翠，避開那個男人。他也注意到，只要有小翠在隊伍裡面，深眼睛連手語都打得結結巴巴，有時甚至得深深地吸一口氣後才能繼續。而那個男人幾乎從來沒有把眼光朝向鳥群，他只專注於深眼睛的手勢，那變化萬千的絮絮鳥語。

深眼睛喜歡小翠在隊伍裡問他問題，她對他的解說不明白的時候，就會微微皺著眉頭，將注意力更加放在他身上。當她想表達懷疑時，就會傾斜著頭，撇撇嘴，眼珠往上一吊，彷彿世間的一切都不值得肯定。而她的微笑，總讓他想起那個在隧道口遇到的小個子

女孩，尷尬卻清澈透明，意味無盡。她現在走到哪裡了？還在島上嗎？不知道發現了多少種蚯蚓？

寒冰曾經慢慢地、慢慢地把生命之谷凍結起來，連鹿都因為找不到青草而停止跳躍。但此刻溪水解凍了，水草開始擺動。

在山裡尋鳥時，不可避免地有時候隊伍會拉得很長。深眼睛會在密林裡或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朝著小翠的方向，無聲地打出他給黑枕黃鸝的賦名：「水草／擺動／溪流裡／緩緩的」。一次又一次，在小翠沒有看著他的時刻，深眼睛用手說：水草在溪流裡緩緩擺動。

這一天他們在東部的一座中低海拔森林裡尋鳥。山徑蜿蜒，陽光從林隙間落下來，空氣裡浮動著一股清新又夾帶著腐熟落葉的味道。深眼睛悶著頭走，有時幾乎忘了自己正帶著一支安靜的隊伍尋鳥。在一處山陰面，深眼睛回過頭看了低處，或許小翠正在那附近，抬頭看著樹冠層的動靜，尋找鳥蹤。深眼睛看四周無人，一如往常舉起手來，朝著小翠的方向「說」：水草在溪流裡緩緩擺動。

深眼睛看到自己的手勢形成一股音波，撥開了樹冠層的樹葉，那棵櫟樹的幾百萬片葉子因此顫動。水草在溪流裡緩緩擺動。突然間，小翠的臉出現在樹冠的空隙裡，因為她正拿著望遠鏡抬頭看著他的方向。

她放下望遠鏡時一臉驚喜，以為他真的看見黃鸝，興奮地用手語回了一句：「水草／擺動／溪流裡／緩緩的」，然後努力地將臉往前傾、抬眉，想讓深眼睛知道那是一個問句。

水草在溪流裡緩緩擺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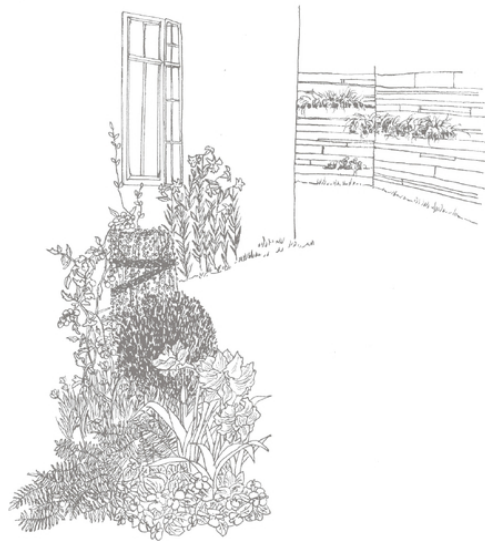
深眼睛的手僵在空中，不是的，**沒有黃鸝**，他想這麼回她，但又不想這麼回。

就在那一刻，一個黃色的身影從不知何處無聲地飛了出來，那粉紅色的嘴喙，黑色的過眼線，鉛藍色的腳，那一身像太陽一樣的亮黃色飛羽，是一隻島嶼已經相當罕見的黑枕黃鸝，牠用紅色的虹膜轉動眼珠，先朝深眼睛所在的位置看了一下，又朝小翠的位置看了一下。

牠擺動了幾次尾羽，清清楚楚地張開鳥喙用力鳴叫，那聲音連石頭都聽見了。然後牠展翅在空中畫出幾道波浪，消失在午後的森林裡。

---

[1](#) “The song of the wood pewee *Myiochanes virens* Linnaeus: A study of bird music” 原為華萊士·克雷格 (Wallace Craig) 發表在《紐約州立美術館期刊》第三三四期 (*New York State Museum Bulletin No. 334*) 的作品，該期刊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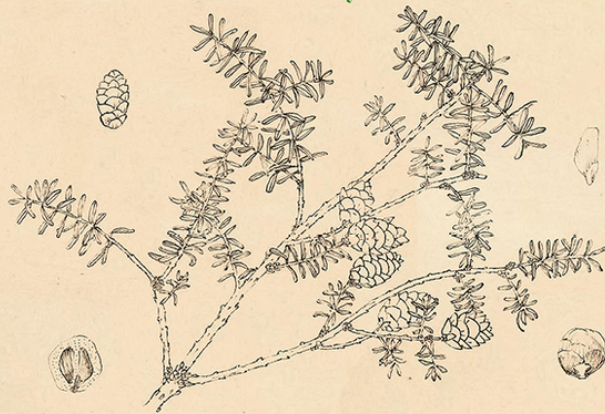
手繪：吳亞庭

你需要在這片土地經冬歷夏，等待時機。松樹的果實需要兩三個季節才能成熟，有些植物的根會在沙地裡休眠達七年之久，直到遇上一次降雨才又重新開始生長，而杉樹五十年才開一次花。

——瑪麗·奧斯汀 (*Mary Austin*) ,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Tsuga chinensis* var. *formosana*



〈臺灣鐵杉〉．手繪：吳明益．媒材：色鉛筆、畫紙．影像後製：吳明益

# 冰盾之森

From the Ice Shield a Forest Grew

他們一定已經葬身在冰盾上了。他們葬身在冰盾上了嗎？

敏敏還記得送走他們的那天，正午時分拖曳車在零下五十度的淒冷空氣中，朝低懸地平線之上幾釐米的太陽駛去。車子排出的廢氣在冰盾上飄升，隨即被北風吹成漩渦或是藕斷絲連的綿絮，而後消散。她站在工作站的入口，天光在大地凝結，地平線漸趨模糊，他們的身影消失在一片寂冷裡。

敏敏回到三四步就能走完的世界裡。木頭和冰組構的牆將雪擋在外頭，穩當而完備的生存必需品都在觸手可及之處，還有什麼比這更讓人欣慰的？她掃視四方，床頭的防風燈，天花板上的油壓燈就是全部的照明了。燈的光線只集中在一點上，使得室內感覺更為黑暗。不過朦朧也有好處，瞳孔適應這樣的光線後，會覺得似乎置身在一個寬廣的處所——一切不都是這樣嗎？看不盡所以無盡。

在等待的日子裡，除了例行記錄以外，她還得每天整理一次雪牆隔出的燃料與食物地道、清點食物與醫療用品，並且清理通風口和雙動頂門<sup>1</sup>。基地裡也有幾本書籍可以供她打發時間，比方說《舊約

全書》、《醫學事典》、《白鯨記》和一些探險筆記。其中一份是阿蒙森（Roald Engelbregt Gravning Amundsen）日誌的副本，另一份用海豹皮包覆的筆記本寫的日誌則沒有署名。她決定把它留到最後讀。

臥鋪固定在北面牆上，離地約莫三呎，床的右側有張小桌子，擺在桌上的是以乾電池驅動的記錄顯示器，用來自動記錄風向雞和碗狀風速計所得到的資訊，得時時注意電池是否失效，或玻璃滾輪和指針凍住不動。捲動記錄紙的滾輪是靠類似鐘錶的齒輪裝置驅動的，要每天上發條。這些瑣碎卻馬虎不得的工作會綁住她，讓她少一點時間去想此刻在冰盾上的他們。

小屋的東南角則有一個三角型的木架，分為三層，每一層都縮小一些，就像一個小金字塔。最底下用來擺放無線電發報器和接收器主機，旁邊連接著一具電鍵。結構輕巧的發報器由重量僅有三十五磅的油動式三百五十瓦特發電機驅動，另有五十瓦特的自動振盪器，和標準型的「超外差式接收機」（Superheterodyne Receiver）。第二層擺放的是緊急無線電裝置——包括兩具手動式十瓦特發報器，以及兩具小型電池驅動式接收器，續用時間各為一百小時左右。備用零件則都放在最上面那層。

敏敏閉起眼睛，在心底浮現著小屋的一切細節，她必須在黑暗裡也對這些器材的擺放瞭若指掌。「要像妳對自己的身體那樣熟悉才行。」這是賢志大哥一直叮嚀她的事。她一向把賢志大哥的話當成聖經。

敏敏每天都會趁太陽還在的時候推開雙動頂門到屋頂去待一段時間。這絕美的景致會讓人第一眼著迷，隨著時間過去，它的魅力將

會因為你身體警覺到生存不易而逐漸消褪。極目所及都是堅硬無比的冰，漫漫荒原，動靜全無，缺乏熱力的太陽在煙霧迷離中彷彿一個詭異的外星飛行器在地平線附近緩緩滾動。雪因為極度低溫而融合成結晶體，摸起來就跟砂紙一樣粗糙，又硬又脆，渾然不似亞熱帶高山偶爾降下的那種軟綿綿的雪。在這樣的冰地上行走是**沒有腳印**的。不但沒有腳印，隨著永夜逐步來臨，光線會弱到連最明亮的時刻都照不出影子。

沒有腳印也沒有影子。

賢志與艾倫離開之後夜愈來愈長，偶爾天際微光之時即可見滿天星斗：南十字星、水蛇星座、獵戶星座和三角星座……與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星象截然不同，這些空中的珠寶似乎觸手可及。敏敏當然知道自己看見的是冰晶折射星光所造成的迷離幻影，那光來自數百萬光年之外。但她就是覺得那是**摸得到的**，並且不由自主地伸出手。

除了風與氣候的記錄外，敏敏的另一個工作則是觀察雲的密度、濕度與亮度。以前她從來沒有想過雲是有分亮度的，但每一天的雲、每一朵雲都有絕不相同的邊緣、紋理，以及獨特的對「光亮」的詮釋。她舉起手邊的亮度卡來比對，然後把最接近的編號寫在日誌上。

即使是短時間的散步，敏敏仍然時時注意不要走到任何看不到小屋旗幟的位置，因為在這個隨時雪霧瀰漫的世界裡，你只要像小時候玩矇眼捉迷藏遊戲一樣閉上眼原地自轉幾圈就會全然失去方向。

艾倫和賢志離開的第二天她與後勤工作站做常態性的聯繫，他們應該五天後就會彼此「碰到」。計畫是艾倫把賢志交給後勤工作站派出的人員後，和另一個後備工作人員來到前進小屋。他們討論過大鬍子彼德森，不，他太聒噪了；也討論過佐藤，她眼前浮現一個精幹、敏捷、矮小，卻沉默工作的身影，嗯，她比較希望是佐藤過來。

敏敏打開發報機，真空管亮了起來，簡直就像在黑夜山頭俯瞰一座城市的夜景。她開始按發報鍵送出點線密碼。

這裡一切平安，他們平安嗎？今天還沒有收到訊號。

一切平安。後援隊伍已經出發，準備在冰盾上相遇。

敏敏鬆了一口氣。所有來到前進工作站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隨時會與世隔絕的世界。一個人的時候最忌諱的是焦躁不安，她從書架上拿下《白鯨記》，這是她在美國念小學時就讀過簡要版的一本書。她將防風燈移近一些，讓微弱的光得以照亮隨意翻開的某頁：

三艘小艇輕快的艇頭，像無聲無息的鸚鵡螺殼般穿過海面疾馳而去；接近仇人時，這才放緩下來。當他們划近牠的時候，洋面變得更光滑了；好像鋪上一張地毯；好像一個午間的草原，那麼靜穆地鋪展開去。最後，這個屏聲息氣的獵人已非常迫近他那似乎是無可

置疑的獵物了，連牠那光閃輝煌的整個背峰也清晰可見，彷彿是一件孤寂的東西，在海洋上悄悄蕩去，一面不斷地噴出一圈最精緻的、羊毛似的、碧綠色的泡沫來。

此刻這段文字對她而言如此有效。她翻回第一頁，開始讀下去。

暴風雪在第三天的睡夢裡開始。這片冰雪大陸總會有突如其來短暫的、局部性的暴風雪，這倒是預料中的事。雖然人在屋裡，但敏敏知道驚天動地的狂風在空氣中蘊釀，風向機一開始嘎嘎急轉，最後嗚嗚作響，記錄儀上下振動，就像是有個瘋狂的魂靈抓著描繪筆。

冰積從入氣口飄了進來，堆了一地。她趕緊清除，並且放了根竹籤微微夾在一側，萬一通風口完全被冰封，至少確知容易鑿開的位置。風雪不斷增強，暖氣消耗的速度也就變快。小屋的燃料用的是乾洗溶劑汽油，排氣管從暖爐沿著牆壁到床腳，然後轉彎往上。當初設立工作站運建材來的時候，部分接管不知道為什麼遺失了，賢志機智地用了兩頭割開的錫罐當成連接管。不過也因為這個小小工程，他在屋頂不慎踩空摔了下來，一開始看似無恙，卻在當夜出現了嘔吐、頭暈的症狀，第二天甚至無法平衡了。

暴風雪在隔天停了。不，並沒有停，風動儀仍然在快速地記錄著。但活動通風口已被冰封，她聽不太到外邊的風聲了。還好空氣仍正常循環，這是因為通風口設計成U字形，讓它不那麼容易完全堵塞。

敏敏推了推雙動頂門，果然卡住了。室內暖氣使頂門四周的雪融化，而後水很快被低溫再凝結成寒冰，這將會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環。不過暴風雪不是該停了嗎？敏敏終於想起一直避免去想到的賢志和艾倫，雖然他們裝備齊全，但這風雪也持續太久了……。

他們是不是已經找到了避風處？會的，艾倫是她認識最優秀的求生者，他能在沒有星星的時候找到方向，能在無界之地找到道路，何況他帶著的可是最優秀的六隻雪橇犬，只要在適當地點把帳篷搭好，他們就是彼此的暖氣。不知道為什麼，有的時候她信任艾倫勝過賢志。通訊時間一到，敏敏再次打開發報機，呼叫後工作站傳來了訊息。

一切平安。後援隊伍已經出發兩天。保重。

敏敏腦中出現一個荒涼的畫面，在一片白色的大地上，兩側邊緣有幾個微小的黑點正在移動接近彼此，但只要一閃神，這兩群黑點就有可能渾然不覺地擦身而過。她搖搖頭甩開這個念頭，得先活著，才能再見。

小屋的水源就是冰，但卻有不少探險者在這種冰寒大地裡渴死了，一般人無法理解。這是因為冰的結晶體硬如岩石，加上低溫無法直接以舌頭舔食，要拿來以熱融解成淡水也殊為不易的緣故。所有能活存在此地的生物都有一套珍重淡水的方式。

透過取下通風口，敏敏可以伸出鋸子從側邊鋸下一塊冰，然後放在爐子上加熱，直到它流動起來。天窗結了霜，當暖氣運作時，霜就融化成水滴落地上，形成一根根的冰筍。這些冰筍使得小屋地面的溫度降低，但卻也是她方便「採收」的水源。

一切安全嗎？暖氣正常嗎？

安全。他們安全嗎？

安全。放心。救援隊已經上路。

真的有「路」可上嗎？敏敏從那樣的文字裡讀到的反而是不安。每天清晨醒來（她得信任鬧鐘，但如果有一天它凍僵了，時間也就停止，重新運行起來也是錯亂的），敏敏會伸手摸摸無線電發報器是否還在，然後她會貪婪地深深吸口氣，直到肺凍得發疼。這裡的每一卡熱量、每一口空氣、每一口食物都是珍貴的，因此這不是聰明的做法。但疼痛讓她清醒，讓她對漫長的一天有心理準備。

第十一日，她照常鋸冰、清除冰積後，推開雙動門走到屋外。就像透過磨砂玻璃看到的世界，沒有什麼能確定的。紅、黃和綠光在天空中流動，時而像童年時光她在農場第一次見到的羊群、海邊樹林被風吹動形成的綠浪，或是群泳的銀色針魚。真美。她的聲音在空中好像也凍住了。人在這麼具有傷害性的絕境仍然可以感受到美嗎？她拿出筆記本想把這一切畫在紙上，但一用力鉛筆就應聲折斷，在寒冷的世界裡一切都是脆弱的，連油燈芯的微火都熄滅了。

就在那一刻，她看見遠方似乎有一個黑影在移動著。

敏敏心跳加快，從短梯上跳了下來，在這像外星球一樣的寂境，任何和自己體型相當的事物都讓人腎上腺素開始分泌。她冷靜下來，那影像逐漸在她腦中重新凝結成形。海豹，那應該是海豹，很可能是獨行的威德爾海豹。那海豹似乎也朝她這個方向看了一眼，然後繼續往冰盾離去。

也就從那一刻開始，她懷疑起，也許他們已經葬身在冰盾上。那獨行的海豹就是一種暗示。為什麼不是暗示呢？這世間萬物都是暗示，只是我們讀不讀得懂而已。威德爾海豹的小小耳洞，又圓又亮的眼睛，就是一個完美的，永久沉迷在進退維谷憂傷裡的暗示。

總是這樣，一開始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小失誤，現在似乎成了重要的變數。錫罐沒有辦法好好地毫無縫隙地連接兩邊的排氣管。敏敏發現排氣管冒出的煙塵瀰漫在工作間裡，她的呼吸變得急促、胸悶且一直咳嗽。她把艾倫留給她的圍巾浸濕後塞進那個縫隙時，突然悲從中來，一切都會被冰磧掩埋的，當風雪停止時，一切會光滑得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

無線電的內容永遠是救援隊**正在前進**，總是**快要遇到**。他們就像是冰盾上虛構的一支隊伍，永遠在**前進**，永遠到不了。不過今天終於來了比正在前進更讓人灰心的消息。

因為風雪過大，我們暫時撤回救援隊部分人力，會隨時整裝出發。

他們呢？

我們相信在某處堅持著。會派出小隊用接力的方式搜索。

相信什麼？或許他們迷路了，已經葬身在冰盾上，這也是一種相信。於是她第一次哭了出來，一開始只是低聲嗚咽，不久後便徹底失控，她使力踢踩積在地上的冰積，用冰斧朝冰壁劈去，直到砍出一個深深的凹槽。一顆眼淚準確地滴到冰筍的尖端，像乳頭一樣懸掛在那裡。

雖然天寒地凍，但在暖氣有效時窩在睡袋裡仍會微微出汗。早上一起床暖氣弱化，襪子和靴子再次凍得硬梆梆的，睡袋上也結了薄霜，像被冰雪女巫施了魔法。敏敏仰躺在床上做幾套體操，逐漸加大力道摩娑自己的身體，直到確認不會陡然起床後跌倒。接著她開始日常：鋸冰、融化堆積在通風口周圍的冰，把地上的冰筍敲掉，檢查各種儀器是否正常。一般人並不真的認識冰冷的恐怖，它會鑽進各個小零件的縫隙，讓一切倏然停止，就好像在海上遇到美杜莎。到了零下六十度的時候，塑膠會像餅乾般易碎，火燄再也無法點燃了。她得阻止一切進入那樣的靜止時空裡。

敏敏知道此刻外面潮濕晦暗的雪花旋轉著自虛空降落，如果還存有期待，就得和這樣的天候比耐心。她打開一個罐頭（房間各處至

少藏有十幾個開罐器，這是艾倫的細心），用藍色火燄加熱它。她決定今天喝茶的時候要加兩顆糖來鼓勵自己。食物與燃料都暫時不虞匱乏，那至少是數個月的分量，無論如何，那時候冰雪一定早已停止了。唯一要擔心的是孤獨。

吃過第一餐以後敏敏會開始寫信給賢志與艾倫，有時候則是單純抄書。敏敏寫字很用力，她常會看著寫過日誌下一頁的無色筆跡，回想昨天寫了哪些字。

雨有父親嗎？露珠是誰生的？誰是冰的母親？天上的霜是誰生的呢？誰使水像石頭一樣堅硬？使海面凝結成冰？

她已經讀完所有的書，現在讀的是那份不知名的筆記。她發現每翻開一頁都看到自己，似乎在他們建立這個工作站的同時或之前，就有人已經被困在這裡過了，似乎她做的一切都是在重複他人所做過的。

「對抗各種意外，還可以用天生的機智和技巧應付，但要對抗黑暗，就只有靠自尊心了。」「唯有像動物冬眠時靠自身的脂肪維生般浸淫於知性中的人，才能自得其樂撐過來。」文字像聲音一樣從腦海深處裡浮出來，像是探頭的海豹……那頭威德爾海豹。她從那個黑溜溜的眼珠裡看到自己，在這個闖無一人的冰雪之地，能寫文字，留有記憶、愛與情緒是最溫情的恩典，同時也是最嚴厲的懲罰。

這天敏敏發現雙動頂門完全封死了，她用各種方式敲擊、拉、踹都沒有效，她一度失控洩憤砸壞了一盞防風燈，但很快就深呼吸重新掌控了情緒。別急，我還有一個出口，是通風口，只是暫時不能從那邊爬上去整修外面的儀器。通風口比雙動頂門窄得多，從那裡勉強爬出去不但無從攀附，更有回不來的危險。冷靜下來以後，她用點線密碼傳遞了訊息，敏敏想像訊息穿透冰雪，飛越眾星與極光簾幕，到另一個人看顧的機器上。

雙動頂門壞了，困在小屋裡了。

別出去，別擔心，食物與燃料應該充足，天氣一轉好救援隊就會出發。

天氣會有轉好的一天嗎？由於沒有雙動頂門這個出口，屋外的風動儀很快地在沒人維護下失去效應，她也失去了每天看看外面世界的樂趣。這時候敏敏才知道，**看到世界**對人這種生物是如此重要，即使它是荒涼、冰雪漫天、隨時會奪人性命的世界亦然。

日常工作突然減半讓敏敏委頓了下來。人類的感官無法時時保持敏感，特別是在固定的、無變化的情境下，人會漸漸遲鈍、毀壞。敏敏發現自己發高燒時已經過一晝夜，她作了惡夢，流了一身冷汗。

她把醫藥箱拿了出來，依據醫學須知為自己配藥，然後燒爐取暖。在孤身一人的情況裡，你沒辦法讓那生命之火一直燃燒著，一

且睡著了，在沒有人看顧的狀況下，奪去你性命的可能就是那盆爐火。疾病當然可怕，它會讓你的意志比身體早一步脆弱，讓你在獨處時從「渾身是知覺」到「渾身無知覺」，讓你分不清實境與幻境。

不知道過了多久，敏敏終於受不了繼續困在屋裡成為冰雪的俘虜，她打穿通風口，硬是擠身出去。這才發現雪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停了，這讓她重燃希望，幾乎大聲歡呼。她鑽回小屋裡拿出竹標，每十步就插一根在尚未結晶化的雪地上，以避免自己不辨方向，當插盡手上最後一根時，敏敏抬頭看見了環繞著月暈的巨大月亮。幾道數倍於月亮直徑的同心圓豐腴色帶將它圈圈圍住，紅、藍、黃光暈就如同巨大的環狀彩虹瀑布，眨動流光，瞬息萬變，敏敏以為來到天國之門。不知道過了多久，像更高的某處有人伸手將那些色彩撥開，流光從月眉周圍迸出，海浪一般湧動、糾結、一波波往外擴散，而後消逝得比昨夜的夢境更不留痕跡。

敏敏覺得在這樣的世界裡死去也算是自然（好吧，或者神）挑中的，她直挺挺地躺下，閉上眼睛。幾秒鐘後直覺讓她睜開眼睛。有人。

她轉頭過去，發現和她並列躺著一個男人。她凝視著他的側臉，他的氣色這麼好，就好像馬上會翻過身來擁抱她一樣。她的口腔裡出現了彷彿來自幻界果園裡的蘋果氣味，就像是情人剛剛給了她一個吻。啊，原來你在這裡，原來你根本沒有離開。

接著敏敏就睜著眼進入了永夜。她以為會有音樂播放出來的，但沒有，也許是腦中掌管聲音的部分也被凍住無法流動了。有人吹熄了防風燈、油壓燈，最後是遍布在身體裡的每一盞燈。不知道過了

多久，一道光線突如其來地打在她臉上，敏敏閉上眼，她很想哭出來，也想笑，最終她什麼都沒有做，只是躺在那裡，像一具冰雕。

小鐵在一株高達三十米，生長於山崖邊的鐵杉上採樣時，總是忘記該想什麼，眼前這棵大樹毫無保留地將它的蒼老、美與病痛在他面前展示出來，讓他無法分神、不敢怠慢。

有一種神祕的病害正在肆虐著這批鐵杉，樹為了抵抗死亡，奮力創造新梢，以至於一時看起來仍欣欣向榮，不過這是假象，那些可疑的枯葉、不明原因的死枝，以及局部冒出的真菌才是樹面臨的真實狀況。他的任務是採取生長點組織、各種年齡的樹葉以及感染處的樣本讓研究者可以判斷，這種經過漫長時間演化至今的植物，為什麼突然間先從最外圍、最高處凋零？

小鐵調整了一下身上的攀爬系統，轉了個角度。映入眼簾的是一根白化脆化的伏長枝。這讓小鐵眼前浮現ama（父親）這幾年來脊背嶙嶙可見的肋骨，但他想不起ina（母親）的樣子，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人需要照片的緣故。

小鐵的父親被登山客稱為阿木師，相傳如果能吃到阿木師的晚餐，一天行走的疲憊將盡失，凌晨再吃一頓早餐，保證精神百倍順利登上三角點。只要你預訂，無論晴雨霜霧，阿木師和妻子兩人會依據客人提供的出發時間，早一步各自背著幾十公斤的食材到山莊。即使背負重物，多數登山客都遇過被他們倆超車的情景。他們幾乎認得這條山路上的每一顆石頭、每一棵樹、每一處崩壁，他們步伐沉重卻有著輕快的韻律。當你聽到「呵」、「啣」、「呵」、

「啣」的呼聲時就得靠著山壁讓路，那是阿木師和他的太太來了，喊「呵」的是阿木師，喊「啣」的是他太太。

阿木師晚餐會準備海產粥這種不符高山節約瓦斯與縮短準備時間概念的餐點，會悶熏香魚，甚至令人驚奇地在登山客面前變出一整顆大西瓜。阿木師的太太則會用附近盛產的紅豆和鳳梨，設計各種餐後甜點。有些人為了這「兩千米上的奢華」再來一次，久而久之，阿木師的餐點和雲海、鐵杉以及在三角點上眺望蘭嶼，都是這條山路的必備行程，少了一個就是遺憾。

小鐵出生後山徑上的身影變成了三個人，阿木師心甘情願地獨自背負所有的食材，阿木師太太則背著小鐵和廚具。漸漸地能走路的小鐵變成跟著後頭，「呵」、「啣」的節奏尾音多了一聲「嘿」，那是小鐵的童音。到了八歲入學前，小鐵已經領在前頭了。也就是在那一年，阿木師太太為閃避落石在崩壁處滑了一跤，和香魚、山豬肉、茶壺和野菜翻滾下山，直到數十公尺深才被一棵扁柏擋了下來。好強的小鐵走在前頭，他一心想把ama和ina遠遠拋在後頭，到了山莊不見他倆的身影，還高聲歡呼起來。

從此山徑上又恢復兩個人的身影，「呵」與「啣」。發出「呵」的是小鐵，發出「啣」的是阿木師。不幸讓阿木師變糊塗，他煮的餐點總是不知道少了什麼調味，由於甜點和醃漬小菜向來都是妻子處理，它們不再出現在菜單上，漸漸被客人嫌棄單調。而為了強迫自己入睡，阿木師往往喝了太多酒，任由黃鼠狼把客人的食材偷走。小鐵的時間感則停留在那天下午——ama將ina平時最愛的那口鍋子包上kaimadhane（女性編織的苧麻布）從窗口搬入屋內，埋在房子中心柱後右側的放置柴火之地——那是年輕一代族人已經很少使用的埋葬法，逝者與生者，魂靈與肉體共居一室。

小鐵高中畢業後，阿木師也許是放了心而決定忘記一切，一開始只是忘了將機車鑰匙丟進座墊箱，買酒忘了帶錢，漸漸地他忘了部落裡的耆老和故友的名字，忘了鳥的叫聲和上山該準備什麼食材，幾年後連星星和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就連昔日的登山客在路上遇到他叫「阿木師」他也不回應。不過他仍會等小鐵睡著後，騎那輛打檔的野狼，穿過蜿蜒的山路來到登山口，獨自一人夜攀到大崩壁的前面，望著月光下那棵斜立崩壁下方的巨大樹影。漸漸地，他連那棵樹的地點也忘了，只是茫然地在村子森林間的山徑漫遊，直到被人發現。

小鐵決定把脫下「阿木師」身分的ama留在家裡，他知道自己的性格無法負擔日復一日單調折磨人的照護工作。村子裡一個鄰居剛升上高中，與ama感情很好的女孩願意幫忙日常看護的工作，為了付她的薪水和醫藥費，他找了鄰近部落另一個爬山高手，也是高中同學的舒有（suyu）組成了「有鐵有木工作室」。漸漸地老客戶回流，新客戶都愛上了這兩個有著健壯體格，走過你身旁會有獸的氣息衝鼻而至的高山廚師。小鐵現在已經長成一個高大臉上卻少笑容的青年，幾年前開始他就沒有再剪過頭髮，而是紮成馬尾，這讓他的輪廓愈顯銳利粗獷。舒有矮小鐵半個頭，留著俐落的平頭，有著比小鐵更粗壯的小腿，洗菜時總張闔著嘴，你只有在離他很近時，才會聽到他哼唱著沒有歌詞的曲子。他睜著眼睡覺，從來不講夢話。

為了節省經費，敏敏和阿賢每回登山都沒有搭過「有鐵有木」的伙。敏敏長得一副娃娃臉，笑起來時雀斑格外明顯，算不上特別美麗，但有一種吸引人的天真纖弱氣息；阿賢則是高瘦白淨，渾然不似登山人。

那天晚上睡不著的阿賢在山屋外的長廊睜著眼看著森林，和小鐵邊聊著天邊趕走前來偷肉的黃鼠狼，舒有蜷在睡袋裡鼾聲驚人。隔天早上小鐵破例請了他跟敏敏早餐，他倆邊吃著邊和其他登山客用詠歎調般的聲音說：「這哪裡是海拔兩千能吃得到的東西啊！」

小鐵沒想到，看起來斯文年輕的阿賢是島上少數的攀樹師，也是高山植物研究者。吃了小鐵幾餐後，他們變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阿賢提議將自己的研究經費挪出一部分，邀請高山廚師可以考慮兼職攀樹師的助理，小鐵豪爽地答應了，「樹本來就是我家。」他說。

阿賢從最基礎的繩結開始教他，發現他對樹的情感與知識遠超過一般科班研究生。而小鐵參與攀樹一開始只是好奇，他心底想：看看你們是不是真的比我懂樹，不久後卻上了癮。他享受拋擲豆袋到狹窄樹杈，然後打出一個完美布萊克結（blake's hitch）時的成就感，也喜歡把玩各種新式的扣環與繩索。但最打動他的是早晨在樹上醒來時，鳥兒突入樹叢，與他雙目相對瞬間的驚喜，這是身為山的族群也不常經驗的事。第一回和阿賢攀上一株千年紅檜二十米高的樹杈平台時，他簡直以為自己登上了一座島。那些附生的蘭、蕨等維管束植物和苔蘚、地衣，鋪展成一張巨大的空中眠床。

像是每一種樹都在小鐵身上下了蠱，一段時間後他將「有鐵有木」留給舒有，自己跟隨阿賢到處攀樹，試著進一步去聽懂阿賢滿口的學名、術語以及研究議題。小鐵攀爬樹的姿態十足野性，利用腳鎖繩索上升的速度就像有個巨人在樹頂幫忙拉提。當他在空中從一處樹杈懸盪至另一處時，阿賢敏敏常常同時發出驚呼，那可是世界級的身手。

敏敏因為懼高，總是擔任地下記錄員，在樹上的他們有時候會朝下開玩笑說：「掉下來要接住我們喔。」為了避免偶爾撞見的登山客，提出像樹葉一樣多的問題，他們三人創造了一種結合英文、拉丁文、臺語和魯凱語的「樹語」。工作時他們用樹語對話，以此宣稱三人進入了旁人不得窺見的樹的國度、樹的時區。

小鐵很快發現，敏敏與阿賢並不是那種無風無雨的情侶，他們都是個性自我的人，彼此都想掌控對方而保持自己的自由，只是阿賢多半退讓，避免那張滿弓的弦就此繃斷。當然，這對阿賢來說並非尋常之事，從小到大，敏敏是他唯一會退讓的人。

阿賢性格兩極，小鐵愈和他接觸愈發現他有著和外表截然不同的陰鬱，常常莫名地（也許他自己看起來是有理由的）陷入怒氣和沮喪，但另一些時候，他又是如此天真、慷慨地為朋友做任何事。有一次部落祭典的時候，鄰居無法分身照護，阿賢記得他提到過這件事，默默出現，不讓他在照顧父親和祭典間兩頭燒。

認識久了以後，阿賢和敏敏會毫不避諱地在小鐵面前上演火辣的爭執吵鬧、相容、重修舊好的戲碼。小鐵就只好無奈地擔任調解與傳話人。據說任何的調查團體三個人是最適當的，因為兩個人一旦起爭執就往往完全無法對話，唯有存在著可以判決卻又不輕易判決性格的第三人，小組的運作才得以繼續。

小鐵旁觀他們的感情一再破裂一再和解，有時半夜阿賢或敏敏會默默鑽進他的帳篷。小鐵痛恨自己只是這樣的一個角色，卻莫可奈何。小鐵最後一次聽到他們的爭執時隔著帳篷，他並沒有聽清楚起火點，因此無法預料待會是誰會掀開他的帳篷。

「隨便妳，不想待就下山吧。」小鐵僅僅聽到爭執的最後一句話。那晚是阿賢鑽進他的帳篷，什麼話也不說地側著身背對他睡下。隔天早上起來，敏敏的營地空無一物。

阿賢發現敏敏不在後，把氣發在儀器身上似的草率收拾說要到另一個樣區去，小鐵本想跟著去，但他回說：「一個人我比較能知道接下來怎麼做。」小鐵同時被兩人推開，也不禁生起氣來。

無論如何不要一個人，在森林裡太久。小鐵日後懊惱自己忘記了ama的忠告，忘了提醒阿賢。一個星期後阿賢被巡山員發現昏迷在一株遠離樣區的高大鐵杉下，他的吊床仍掛在樹上，頭部微凹，雙眼被凝固的血黏住，從此沒有醒來，也沒有死去。

「張開眼睛吧，妳安全了。」

敏敏閉著雙眼。她看見自己穿過一片防風林，樹林後是一幢白色的、各處都看得到的仿歐式民宿建築。她按了電鈴，出現的不是每次那位長相冶豔的護理師，而是一個和自己一樣滿臉雀斑的女孩，只是身形高些。她領著她進去大廳，下到地下室最深處的房間裡。診間非常準時地在預約時間打開，一個雙鬢斑白頭頂禿得發亮、福泰而眼神銳利的中年人，坐在一張看起來像是日本時代設計風格的醫生椅上。那就是她第一次見到因「意識情境治療」被心理學界排斥的程博士的情景。敏敏坐下後，他從單向空中螢幕翻閱著敏敏的自述，從敏敏這一邊看過去，就只是一個人用手指在虛空中比畫。

「並不是完全不想活下去不是嗎？」

敏敏點點頭，又搖搖頭。

「卻又怕自己支持不下去對吧？」

她點點頭。

「妳仔細看過了『重生』的介紹？」

「是。」

「人類是一種生物，行為都是為了求活，而不是求死，所以選擇死亡是很特別的決定。這期間妳兩度住院療養身心狀態，兩度順利地從那邊離開，這表示妳的意志很強，只是生理與心理陷入混亂。以妳的狀態，申請非自然死亡是不會被接受的，除非執行者是妳自己。」

「我知道。」

「嗯。」程博士停頓了一下：「妳知道人為什麼會起雞皮疙瘩嗎？」

「冷，或者害怕？」

「沒錯。但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感動，經驗了前所未曾經驗過的事。人為了求生，對體驗沒有體驗過的事有一種特別的情緒反應。『重生』的理論是，瀕死經驗有助於人活下來，因為除了帶給你恐懼以外，瀕死而未死也會讓你體認到活著的珍貴。」

「可是要怎麼看待那個呢？我是說醒來以後。那是一個故事，還是真的我的意識，屬於我的經驗？」

「在『重生』裡我們設定大綱、基本場景，但故事的細節、人物，都是體驗者自己——妳的大腦填補的。比方說妳選的這個方案，場景是仿一九三三年，曾經困住李察·柏德（Richard Evelyn Byrd）的南極前進基地，但除了這間小屋，其餘都是妳自己……只有妳自己才能建立什麼。嗯，也只有妳才能離開。『重生』是為絕望的人準備的，是我投入一生的研究，好像樹木罹患重病時的枯枝要割除了才能癒合，但自然界裡的樹只有等外力來做這件事。我不敢說它全無風險，比方說，比方說對那些認為死是唯一自己能掌控的重度憂鬱症者可能無效。不過，妳記住，一旦這過程對妳造成困擾，妳也可以立刻回院來做記憶去除的療程，這部分療程包含在費用裡。妳已經把我們的合約帶回去考慮過了，不是嗎？」

敏敏點點頭。

敏敏睜開眼，出現的不是救援隊，而是頭頂禿得發亮的程博士。這是第幾次了？

艾倫和賢志都死在冰盾上了。一定。一定是先是賢志死了，然後艾倫為了傳遞訊息給前進冰盾的救援小組，做了什麼決定，發生意外跟著死去，雪橇犬才會四散而遇到搜救隊。一定是這樣的。

敏敏的淚水止不住地從雙頰滴落，她從小就是個愛哭鬼，她不曉得是為他們的死去而哭，還是為自己的重生而哭。

「你看得到我經歷的？」

程醫師搖搖頭：「除非妳告訴我。那是妳的意識，妳在意的人和事。『重生』的理論是，藉由預先知道經驗是無害的、可掌控的，然後自主性踏入那個世界去經歷一些事，情感就會在經過痛苦後像受傷細胞那樣癒合。這是妳第三次經歷『重生』了，我想聽聽妳這次的經驗。當然，不一定要現在，妳也有權不講。」

「一再體驗同樣的事，難道不會變得無情嗎？」

「如果無情是人類能活下來的力量，那它在演化中就有意義。」博士戴著「意識之眼」——一種接受訊息電波，藉以分析體驗者部分意識活動的儀器——看著她。

「有一點我特別想知道，前兩次援救出現的時候妳都沒有睜開眼，為什麼這次不同了昵？」

「站那麼高不會害怕嗎？我光看手都出汗了。」

「當然會。」

「看不出來呢，你看起來超超超冷靜。」

炎熱的季節雲層都集中在一部分的天空裡，她向前走，停在一棵大樹下，樹的直徑不算粗，卻非常高，至少有五十米，這是一棵臺

灣杉。樹上的男子發現了她。她在樹幹上敲了幾下，那是他們獨創的對話密碼，改造自一種古老的點線密碼，和「樹語」並用。

樹上是小鐵，站在另一邊側枝的是兩個十幾歲的少年，正興奮地朝手持鏡頭和家人揮手。小鐵回敲樹幹回覆：「再十分鐘。」

他先幫助他們垂降下來，開始收拾裝備，並且送他們到出口，一個打扮貴氣的中年女性站在那裡等待著。

「好玩嗎？」

「太嗨啦，下次還要來爬另外一棵！」

「那就要看你們的表現，下次月考考好一點吶。」

「謝謝你們的體驗，等一下服務人員會幫你們把剪輯好的錄影存進雲端，很高興為你們服務，希望下次能再指定我擔任教練。」

敏敏變得更加憔悴了，白髮從她的馬尾一旁露出來，以她的年紀來說太早了。在敏敏的眼裡小鐵卻愈變愈年輕，可能是因為他把長髮剪了，變成俐落的平頭。兩人坐在「樹屋咖啡廳」裡，一時無言。添加微信：PDF88PDF 代查代找任何类型语种电子书

將近三年的時間，她把全部的精神都花在照顧阿賢，小鐵則照顧著他的父親。敏敏的耐心讓小鐵覺得不可思議，一開始他勸阻她，她就愈刻意投入展示意志，就像愈拉愈緊的繩結。最後他只好選擇避而不見。

小鐵向敏敏要了阿賢的近照看了一眼，他已經完完全全成為看不出根系是否還有活力的倒木了。他回想和阿賢日漸親密的那段時間裡，自己也沒有在阿賢口中聽到他家庭的事，只知道他和舅舅住在一起，敏敏也是完全沒有和家人住。他們似乎有意無意地把他排除在私人記憶之外。在多次回憶那天的細節時，敏敏反覆提到，那天是她和阿賢吵架後，唯一一次他沒有立刻下山來追她的。人總是這樣，會一再回去記憶裡追究愈來愈淡薄的細節，卻以為自己找到愈來愈多的線索。一切可能都只是因為累而已。心的疲倦是一種慢性的毒物，它也讓他對父親的愛消磨殆盡了。

阿賢昏迷的這段期間都靠研究機構的保險費，但從舅舅那方支應的生活費已近用罄。一開始的時候，敏敏一度在小鐵和阿賢舅舅的建議下，替阿賢做了「意識測知」，報告顯示的是阿賢並沒有繼續活著的意願，依他的條件，是可以嘗試非自然死亡申請的。但敏敏知道結果後反而發了脾氣：「我花了這麼多的心血照顧他，結果他竟然想死？竟然想死？這不公平！還有你，勸我做這什麼鬼測驗，人的意識、人的生命可以這樣決定嗎？可以嗎？」

那天晚上敏敏在浴室裡試著割腕，但最後一刻她自己叫了救護車。她對於他醒來仍有期待，她認為他一定是為了要讓她死心，才會在意識測知時如此反應。

「不是這樣。」小鐵說。對話像是森林裡迷路的山客，走了好長一段路又回到原處。

「那應該是怎樣？」

「妳不必這樣。夠了。」

「夠了嗎？什麼是夠了？你為什麼不幫你爸做意識測知？」

「如果我爸還有意識可以測的話。」

要是我才不希望這樣活著，有時候他會想，如果有神的話，死亡也許是祂唯一仁慈的發明。但他沒有說出口。

「我想請你教我攀樹。」出了咖啡廳敏敏才說出口。

「妳不是有懼高症嗎？」小鐵一邊收拾繩索，一邊尋思著敏敏的要求是不是認真的。

「也許從低的開始。你們廣告不是說很安全嗎？」

「是很安全。」

這些年來敏敏幾度快被那種隨時會只剩孤身一人的恐懼給掏空，這是她求助「意識之森」的原因，畢竟他們的廣告詞太吸引人了：「只有經歷過瀕死的人才能理解希望。」她有時候想，也許阿賢是她的生命線，她不願放棄他的原因一方面只是單純的驕傲、不想認輸，但有另一些原因是她自己也不想提起。

當她和家人決裂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臺北各處的網吧輪流住宿，那時她迷上了一款叫做「冰盾之森」的遊戲，在裡頭她是一個森林精靈，擁有強大的，以各種昆蟲為名的法力，能將身體的一部分化為螞蟻的大顎、蝗蟲的大腿、蝴蝶的翅膀……。她把遊戲裡的

自己帶到生活中來，於是她到昆蟲展打工，參與森林導覽行程，遇上了導覽員阿賢，敏敏把這視為她人生裡最有意義的「命定」。和阿賢相遇之後，敏敏認識了真實的森林，也發現雖然外表看起來不同，但骨子裡阿賢和自己是一樣類型的人，他們開始彼此凌虐也彼此支持。這段期間，她把照顧阿賢時回想的一切寫成圖文手帳，存在雲端上一個命名為「冰盾之森」的檔案夾裡。

也許有一天你會讀到。在那裡你不能拋下我。敏敏在手帳的封底裡這麼寫。

「反正你教我爬樹吧。」

小鐵則在阿賢的意外後，再接了一個調查鐵杉病害的工作，雖然確實協助團隊找到枯病的病原體，但第二期的計畫就不再有攀樹員的經費了，這類政府的案子總是這樣，把環境問題當成是一年一標的燈節來做，而沒考慮到科學研究是馬拉松。他一時接不到任何新的調查案，而舒有的「有鐵有木」已經找了新伙伴，他只好進入「虛構森林」這個機構任事。

「虛構森林」是很大型的投資，投資者聲稱他們不是在建造一座傳統的「樂園」，而是要讓人重拾「慢生活的真實森林體驗」。他們建造了一幢巨木外觀的圓型建築，遊客從樹基進入主幹，隨即轉往枝桠或下到根部去享受不同的活動，比方說目睹根部如何吸收水分的過程，或是真菌如何侵蝕的實境。

小鐵負責的是場館命名為「傑克與魔豆」的攀樹區，為了創造擬真感，攀樹區裡是有不少「半真樹」，那些是從高山上「合法」採

集來的枯立巨木——臺灣杉、鐵杉、紅檜、黃檜……，經過人工重整後，全樹都接上了不凋落的人工葉片。

藉由引進的陽光，館內也栽植不少灌木與花朵，並且放養各種昆蟲與鳥類。為了增加攀樹者如同置身原始森林的感受，周遭還會以自然環場音響播放不存在的樹蛙、蟋蟀、流水、熊蜂鼓翅的聲音。你甚至偶爾會遇到具攻擊性的胡蜂或極少數的樹棲蛇，當然，這是用超擬真全像投影技術呈現的——這是一個馴化過的，沒有侵略性的森林。「雖然你也能在其中體驗到恐懼，但**絕對安全**。」文案上這麼寫。

為了讓消費者不感枯燥，提供攀爬的巨木當然不只一株，也會移動位置，並且將樹葉與枝桠重新裝飾。而隨著人工設計的天光演替，你甚至可以安排來這邊夜攀。當然如果你包了場，那麼場館的情境就由你決定。

「這不只是一個娛樂場所，它甚至能培訓年輕科學家，讓人更珍愛這個環境。」當身著高級野地外套的專案經理這樣跟他解釋時，小鐵覺得哪裡不對，但又想不出來。

做為一個曾參與過好幾個研究案的攀樹師，小鐵除了擔任「原樹等身現場投影」的攝影工作外，還負責現場布局與糾錯。畢竟沒有植物知識的包工會把樹葉裝反、放進不合生態區位的生物投影，在錯誤的位置誘發真菌……。但有時他的指正卻會被經理糾正：「如果真的這樣布局，體驗者會受傷，也不吸引人、不好看。我們是在創造，不是複製。」

小鐵在心底覆誦了一次公司的slogan。他發現在那句slogan裡，**真實**用了不一樣的字體。

雖然敏敏過去看小鐵和阿賢攀樹看得多了，小鐵還是從繩結開始教，為什麼布萊克結能靠摩擦力發生作用？繩子與扣環的承重該怎麼計算？怎麼判斷攀爬繩倚靠的那段枝桠是健康而安全的？敏敏看著他的手，有時竟分不出來是小鐵的還是阿賢的。

小鐵還讓敏敏每天協助他整理公司收場時的器材，許多cube（拋繩袋）裡的投擲繩纏成一團無盡的死結。小鐵提醒她：「解結的方式是沿著打結的方向推，讓繩子鬆開，就好像整理結的方式不是用蠻力就能把它拉緊一樣。妳要順著繩子。」這是阿賢也說過的話。

敏敏站在地面以豆袋投擲繫繩時異常準確，坐在吊帶上的協調性也極佳，但只要到了八米以上她的呼吸就開始紊亂，手心與額頭冒出冷汗，甚至張惶失措到在半空中嘔吐起來。但敏敏一天一天地將高度推高，用身體推進、腳鎖攀爬、單繩上升，敏敏要對抗的是身體自然反射出的「逃離危險」的訊號，這些從身體深層出現的訊號就像潮汐一樣強大。她問過小鐵不怕繩子斷掉嗎？

「都到了這樣的高度，想這些事沒用的。該斷的就會斷，這才叫意外。只要做好裝備檢查，妳就只能信任它們。」

「信任樹嗎？」

「信任繩子，也信任樹。」

這幾年她恨透了自己，有一陣子她看見噴水池會掉下眼淚，坐在馬桶上，卻怎麼樣也提不起力氣站起來沖水；一回在捷運廁所裡待太久，因此驚動了警衛來敲門……。幾度她覺得自己無法再戰了，未認識阿賢前的過去又「重生」回來，在狀況好的時候理解這世間還存在著善與幸福，轉眼間又感覺一切像流沙般逝去。

在看護阿賢的時候，她心裡面想他是否還存在著意識的殘餘星火？那裡頭是否還有屬於她的灰燼？她想起初識阿賢時，他帶原本只是著迷於遊戲的她上山，兩人隔著帳篷聊天，她問為什麼會想以研究樹做為主題？樹不會動，不像動物或昆蟲那麼有趣。阿賢的答案是：「因為樹的死亡跟人的死亡定義並不同。有時候啊，妳在森林裡看到百年前已經被砍斷的樹，樹幹內部已全數腐朽為腐植質，邊緣卻還有些綠綠的。這是因為地底下的樹根根尖，還是可以透過包覆的真菌，和其他樹交換養分。所以那一部分還活著。」

「這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聲音許久沒有從另一個帳篷傳來，一直到熄燈後的某一刻：「不是所有的關係都會有名字。」

敏敏閉上眼睛想像，臺灣粗榧、臺灣紅豆杉、阿里山千金榆、高山杜鵑、鐵杉……這些植物在地底下還有另一種面貌，它們的根彼此交纏，有的科學家認為它們可以用一種化學語言交流；在一定的高度以上，則是人類「離開樹」以後就很少再看到的世界——那裡有細小美麗的金花蟲與蝴蝶、還未被命名的樹蘿，千變萬化的苔蘚和堅強異常的附生蘭。憑著想像她就目睹了這一切，敏敏覺得佩服自己。她是一個靠閉上眼睛來理解世界的人。

「在野外攀樹和在虛構森林裡不一樣，妳要注意樹的健康狀態，如果有真菌組織或子實體的出現，可能就是樹從裡面開始爛掉囉。」

「我知道。」她早已經不知道聽阿賢說過多少遍了。

「嗯，我差點忘了，以前我們爬的每一棵樹都是由妳確認的，妳比我懂。」小鐵敲敲一棵黃檜：「這棵樹已經死了，是我們把它裝飾成像活著一樣，它裡頭甚至打進了鋼骨，跟超高大樓一樣只會晃動而不會倒下。」

敏敏投出豆袋，小小的紅色袋子像鳥一樣飛進樹杈，賓果！她把繫線綁上攀樹繩，裝上護樹裝置，掛上側枝。當敏敏往上時，小鐵發現自己的視線離不開她，她好像樹梢指向的天空，讓他想朝向它上升。

「絕對不可以閉上眼睛」是爬樹的第一原則，那是為了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危險。為了避免恐懼，敏敏只好看著眼前最近的地方——眼前掠過一層一層的小枝與樹葉，敏敏幾乎無法相信這一切都是**假**的。攀樹和攀岩不一樣，上升時你的周圍是空的，除了繩索，什麼都抓不到。敏敏從來沒有真的克服過對高度的恐懼，或者說，恐懼是不可克服的，你只能與它共處。

幾個月後她終究跟隨小鐵攀爬上虛構森林裡最高的五十米大樹，並且開始自己在不同的林地裡自主訓練。在一座真正的森林裡，迴盪在身邊的蟲鳴鳥叫，以及濕度造成的不適感都讓敏敏覺得心安許多，每回攀登時她就會再一次體認到生命脆弱無比的事實。

霧林區下起雨來，這是這座雲霧森林的常態，它甚至曾在將近百年前創下一天降雨一千多公釐的紀錄。一高一矮的登山者用頭燈照著眼前路，高大的那個用鐵架背負了看起來異常沉重的物事，而矮小的那個領在前頭，不斷提醒高大的那個身影前方的路況。

「右邊是新出現的滑坡喔，上次來還沒看到。」那是敏敏的聲音。如果這時有月光的話，你將會看到小鐵的背負架上有一張L形的椅子，綁在座椅上無意識蜷曲著的是一個也走過無數次這趟林道的男子——阿賢。

直到練習攀樹一年後，已經熟悉所有樹上動作的敏敏才對小鐵透露她的想法：「我想把阿賢帶到樹上。」

「妳瘋啦。」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想法時小鐵不禁這麼說。

「如果真的瘋了也好。」敏敏回答。

小鐵知道敏敏是認真的，一個曾經尋死之人，又能在先天的懼高下學會攀上幾十米的高樹，這樣的女人甚至可能把樹葉一片一片摘下來放在你面前。

「而且我要在明天就做這件事。」

小鐵聽了歎了一口氣，說：「妳至少要給我時間考慮，做一些準備吧？」

敏敏搖搖頭：「任何事情考慮或做準備以後，就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我不讓你有機會考慮，不讓你有時間說服我。」敏敏帶他到車子前面，打開車廂，那是完整三套的攀樹裝備，這個小小的後車廂已經表達她的決心。

黃昏的時候他們把醫院裡的阿賢穿戴整齊，抱到輪椅上偷偷推上車，開離市區後，再次進入那條他們擁有無數回憶的山路。

由於要繞過檢查哨，因此還得多走一公里的路程。阿賢比小鐵背過的所有重物都還要沉重，他得注意濕滑的山路，調整呼吸，留心腳步。背負重物最要緊的是呼吸，「你要知道，什麼都會呼吸，樹會呼吸，山豬會呼吸，雲也會呼吸。」小鐵想起ama曾對他說。

「鐵也會嗎？」小鐵問。

「也會。」

小鐵想不透自己為什麼就這樣被敏敏說服了。他想起過去做研究時，他和阿賢常常在不同的樹杈上用雙套索結（midline clove hitch）傳遞採集罐給對方，有時阿賢傳來的是一隻寶石般的甲蟲，有時傳來的是一隻蝴蝶。蝴蝶在罐裡撲翅，渾然不知牠的世界已經縮小成億萬分之一。小鐵也想起他們在千年神木的巨大樹杈醒來的情景。

「幹，好像不在地球上？」

「不在經驗裡面。我以前讀過的一本哲學書這樣說。」阿賢說：「人只能活在自己的經驗裡面，但今天早上我們不在自己的經驗裡

面。」小鐵覺得自己永遠講不出阿賢這樣的話，那樣的阿賢讓他有些陌生，以及說不出來的疏遠。

「可以放下來了。」敏敏說。

小鐵放下阿賢，仰起頭來，數株巨大的鐵杉在他們面前四散拔高，他們在樹的面前如此渺小，特別是敏敏，穿著白色風衣的她就像一個發育不良的小女孩。按照他們在車上討論的計畫，先由小鐵攀爬到預定高度安裝好滑輪組與鎖鉤，再拋繩垂降下來，將固定好的阿賢拉到樹上。敏敏從後頭抱著阿賢，在他身上打上一個又一個的繩結，這些都是小鐵教給她的。她用手指在他背後敲「樹語」，就像有時候她也會在床邊敲樹語對他說話一樣。小鐵「看著」那樹語。

當人沒有意識時身體會變得更沉重，他們慢慢地將阿賢拉高，敏敏有時被小鐵的汗水滴到，她眨眨眼睛，感覺到痛。因為拉抬的作用，偶爾阿賢看起來像半張著眼，露出的眼珠在黑暗中微微發亮。敏敏以頭燈檢視眼前的鐵杉，感到在「虛構森林」裡未曾體會的莊嚴，眼前每上升一公尺或許就是十年的光陰。

隨著高度升高，二頭肌和大腿開始痛苦，汗水從肩胛骨沿著背脊流下，氣力被繩子吸盡，汗水浸濕彼此的身體。夜色將盡，他們終於順利把阿賢拉到最高點下方的側枝上，解下頭盔，並且用牛索結和半索結把他和主樹固定在一起。

一陣風吹來，在兩千五百米高山上的四十米巨樹頂端，隨風擺動時，就是暴風裡的一葉孤舟，他們起了雞皮疙瘩。

敏敏與小鐵不約而同關上頭燈，小鐵也伸手將阿賢頭上的那盞熄滅。黑夜裡森林底層的光線和樹冠層截然不同，敏敏抬起頭來，覺得自己迎向的彷彿是從海底抬頭所見的光。她想起在「重生」最後看到的那次奇異的流光，極地的奇景和鼻腔裡高山霧林夜間釋放的各種氣味混合在一起，沒有人的眼和肺能同時感到這一切。有那麼一刻，敏敏覺得她能看到氣流的流動，能看到所有生命在這個高度下被風吹動所引發的環環相扣擺動，就像一場無止境，令人屏息的舞蹈。

「妳看到了嗎？」阿賢問。但敏敏看過去，他卻是閉著眼的，那是小鐵的聲音。他扶著樹的主幹，將安全繩綁上樹，然後以腳尖為軸心，雙手放開向後躺下。他不知道敏敏為什麼選這棵樹，敏敏沒有告訴他，阿賢也沒有告訴他這樹在整座鐵杉林裡的意義。再一次他在他們的門外，不過這一刻他感到滿足。健康的樹跟生病的樹看起來聞起來完全不同，小鐵想起ama身上的氣味，房間裡充滿了那種大樹被真菌感染時所散發出來的味道，讓人不斷心往下沉。真正的山和林地，生與死的氣味並存，就像此刻。

敏敏閉上眼，她聽得到阿賢的呼吸聲。她想起每回在月事來臨之前，身體多麼想懷上這個男人的孩子。在進行「重生」時，她隱瞞了程醫師許多事：她那老是覺得是因為生育她才失去美貌失去丈夫，因此常用語言的箭矢射向她的母親；與阿賢相遇之前，四處都是絕壁，所有善意都可能是為了奪去妳身上的什麼而存在的。阿賢告訴過她，生命無非是「債」與「償」（她聽了笑說，你應該去讀哲學系）。她用這來衡量過去自己所有的關係，她認為要到平衡的那一刻砝碼才能移下——即使這天平從來沒有平衡過。

在黑暗裡敏敏繫好安全繩索後，空出雙臂擁抱阿賢，兩人就像懸浮空中。她的小腿肚彎曲地勾上他的小腿肚，手伸進他尚稱濃密的頭髮裡頭，那是所有靈長類都共有的理毛動作。她期待阿賢的手臂有力地反抱回來，手伸進她的髮隙，將她的頭壓往胸口。但當然沒有。手從他的頭髮鑽出，撫摸著他的臉頰、冰涼的脖子，曾經結實但此刻已如鬆垮布袋的肌肉，和窪地般的小腹。她發現他似乎勃起了。

雙動門哐噹一聲打開。敏敏睜開眼，那對明亮並充滿著靈長類特殊氣質的雙眼。她奮力把開了縫隙的雙動門往外推出一呎，鑽出小屋，用繩子拉起裝備，背負起來往冰盾走去。太陽在地平線附近仍然乏力，但無風無雪，顯得寧靜而安詳，讓人以為沒有傷害性。他們在冰盾的某處，那隻海豹就是暗示，阿賢說過，暗示具有雙重性。

擁有記憶的人要用心打理失去記憶的人留下來的所有物事，這是命定。這次她要往前走，在冰盾上走，死也得死在接近他們的地方。這簡直太美。

樹身一陣震盪，一股介於陌生與熟悉之間、野性的氣息迎到面前。他從樹的那一頭盪了過來，單手抱住她的後腦，給了她一個幾乎窒息、無法逃避的吻。整棵樹再次搖晃起來，一切都在放大，都在移位，讓人暈眩。雨線在星光與月光下看起來忽斷忽續，在他們身上摻雜了汗、體液與淚水，復又滴在樹葉上，在濕冷的空氣中滾成圓形，然後擊中某片樹葉上的一隻舉尾蟻……水滴裂成幾個更細小的水滴，其中一個包裹住牠，有一刻牠就像被凝結在冰裡，整座森林都反射在完美的球面上。

---

1指可以朝上推，也可以往裡拉的設計。這是避免單向卡死的狀況。



〈臺灣雲豹〉。手繪：吳明益。媒材：色鉛筆、墨紙。影像後製：吳明益

## 雲在兩千米

The Clouds Are Two Thousand Meters Up

就像隘寮溪必須從哈尤溪說起，一切得從那張里谷烙 (Lrikulau) 的皮說起。

阿豹年輕的時候曾有一段找不到自己的日子，它的開頭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新聞。警察的報告寫：「經查老婦迷失山林，登山民眾發現時已氣絕多時，經相驗無他殺跡象。」媒體的報導寫：「魔神仔?! 豪宅監視器留下老婦最後身影!」雖然很少人看見這則新聞，但阿豹痛恨這樣報導，他本來就是一個脾氣難以控制的人，那天他跑到電視台去放了一把火，雖然沒有釀成大禍，但還是讓他吃上了官司，指導教授出面為他作保才暫時脫身。

阿豹說自己的ina只是回去山裡，拒絕再走出來，ina回去那裡了。

那年阿豹還在攻讀生態研究所，研究的題目是百步蛇的產卵行為。ina失蹤的那天，他也在另一座山上尋找「祖靈的化身」，清晨他在林地旁醒來收拾帳篷時，一條百步蛇游到他的面前，在空地上迴轉了一個大圈，畫了問號以後離去。阿豹當時知道這是個預兆，可是他參不透。

ina回去山裡，他放了火後，卻什麼也沒跟待他如子，並且保釋他的指導教授說。他只是從此不再出席任何meeting，退出所有同學間的聯繫群組，專注於作夢這件事，日復一日，他等待能在夢裡見上ina一面。

阿豹當時有一個幾乎算是女友的研究伙伴美玲。一開始美玲去阿豹的家找他，但阿豹就像刻意避開人的山羊，站在峭壁逆風處，讓她看不見也嗅不著。幾個月後，她把一封教授的介紹信推進門縫裡，附上一行字：「總得養活自己吧。」美玲知道這是最後一次在紙上跟阿豹對話了，她做的夠了。

光在這個小鎮裡移動得很慢，它照著那些紅色、黑色的土磚，也照著鐵皮浪板的房屋。黃昏時阿豹用相思樹劈成的柴火在房屋中間生火取暖，熏走蚊蟲。他想著耗盡自己的生命大概還得要多久的時光？為什麼生命不像燈一樣按了就熄呢？

幾天後阿豹去應徵了那封介紹信裡的工作，職位是一個地方生態館的解說員。解說中心的館長和他的指導教授是同窗好友，徇私錄取了他，事實上阿豹對森林和動物的理解，也是應徵者裡最豐富的。解說中心有一個展示廳，以及兩間教室，擺放了少得可憐的標本，偶爾進來的幾個遊客，總是刻意在出去前喊：好無聊啊。

一天阿豹一大早去解說中心開門，瞥見大樹底下那輛公用電動腳踏車手把上掛了一個黑色袋子，他原先毫不在意，但隔天發現袋子還在。他湊近一看，袋子裡是一包用報紙包著的東西，打開層層包覆，是一張獸皮。阿豹趕緊拿進室內，珍重地在桌面上展開，那雲朵般的花紋和閃閃發亮的細毛，每一根都柔軟地刺進他的心底。

雲豹。有身有尾，四肢完好。剝製者是個高手。

當天阿豹把這件事跟主管報告，小鎮解說中心的監視器通常都是裝飾性的，畫面總是無盡的黑暗。主管決定按照一般失物的處理辦法，先上網公告三個月再說。

三個月後，雲豹皮仍無人認領，事實上連小鎮解說中心的失物網頁與最新消息都沒有人點過。由於館內仍藏有一張當地人捐贈的黑熊皮，本就計畫這幾天請一位黑熊專家前來鑑定，阿豹建議主管把雲豹皮一併給專家看看。沒想到黑熊專家反而對那張雲豹皮深感興

趣。她反覆摩挲，時而眼睛靠近時而嗅聞，用電子放大鏡仔細將每一塊雲紋拍攝到手機裡，和資料庫裡各地區的雲豹花紋比對。

「好像不同？」他們三人互看了一眼，不約而同起了雞皮疙瘩：會不會這是一張真的臺灣雲豹皮？

這些年來，生物學家幾乎都已經認定了島嶼已無雲豹是事實。這個島只有幾隻日治時代留下的剝製與浸泡標本，一個頭骨，一隻在陷阱裡發現的已死幼豹，幾個疑似的獸足腳印，數張大約在一九〇〇年左右，日本人留下來的人類學式的照片——照片中的原住民，穿著雲豹皮背心。

更早之前，擔任英國駐臺副領事的羅勃·史溫侯（Robert Swinhoe），在一八六二年發表了一篇極為重要的島嶼生態報告，稱為〈論福爾摩沙島上的哺乳動物〉（On the Mammal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裡面提到臺灣的哺乳動物有獼猴、臺灣黑熊、臺灣石虎、雲豹、麝香貓等等，他取得的三張雲豹皮，現在還存放在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裡。

當然，Ngudradrekai（寒帶的人，魯凱族自稱）是留下了一些里谷烙的故事，里谷烙就是雲豹。據說魯凱族的祖先，原本住在Shikipalichi（西基巴里基）這個地方，因為和其他部落產生了衝突，於是帶著獵犬一樣忠心、鷹一樣自由的雲豹，在熊鷹的空中指引下翻過中央山脈來到Kochapogan（古茶布安）暫時住下來。當部落領袖pulalugan（布拉魯達安）和他的弟弟來到這裡時，身邊長尾如箭，脊骨嶙嶙的雲豹伸長脖子，俯身向前舔了溪水。哥哥本來希望繼續前進，但舔過水的雲豹卻拒絕。哥哥便要弟弟回去西基

巴里基，帶領整個家族遷徙至此。古茶布安也就是今天說的「舊好茶」。

雲豹要我們住下來。

阿豹翻閱資料時讀到這裡，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氣，眼眶濕潤起來。雲豹曾如此親切地跟隨族人遷徙。他想像滿身疲憊，翻山越嶺的族人牽著雲豹從樹林和碎石地穿出。阿豹想像身旁就有一頭，此刻他正伸出手去撫摸牠。一鉤細細的新月掛在天上，手掌傳來這頭美麗大貓喉頭的震動。

以那張雲豹皮的出現為時間點，阿豹恢復成阿豹了。他活力十足地加入一個追蹤雲豹的小型研究團隊，隨著他們到廣闊的山區安裝攝影機，檢視獸徑。雖然像以往一樣徒勞無功，但阿豹懷抱希望。

有一天阿豹到一所國中去演講關於附近山岳的生態，講完時負責邀請他的生物老師陪著走到站牌。在巴士就要到來的前一刻，戴著粉紅色毛線帽的女老師突然問：「那張雲豹皮怎麼了？」

「哪一張雲豹皮？」

「掛在解說中心外面的那一張啊？」

「妳怎麼知道解說中心外面掛了一張雲豹皮？」

「因為，」女老師的記憶很清楚，卻無法看見自己的未來。「那是我掛的。」

小說只寫到這裡。關想起妻告訴過他，有時候就是這樣，你有一個故事開頭，但無以為繼，它儲存在你的電腦裡，像一個受精卵，但你找不到適當的子宮讓它發育。關花了一些時間才漸漸回憶起妻確實跟他提過這個未盡的故事，不過幾乎是立即性的，身上的警覺系統開啟了。關是如此不願面對妻子寫這個故事時的那段時間，避免自己看到任何妻的遺物。轉眼已經十年了。

但關還是想起前陣子收到的那封email，他原先不想理會，但也沒有立即刪去，直到半年後，他才在小鎮的麵攤吃麵時，從電視新聞裡知道那是電腦病毒寄來的「鑰匙」。

電視台誇張地報導「裂縫」發生以來各地的慘劇，一位挪威女性茱莉在學校間接殺死了二十六人，原因是她得到了過去他們小學班導師奎斯林的「鑰匙」。奎斯林長年以來以她的情人身分與她交往，但事實上他染指了數十位像她一樣畢業於同一所小學的少女，這一切都記錄在他的雲端硬碟裡。「雲端裂縫」以大數據分析，將檔案的「鑰匙」寄給了茱莉，而那些檔案裡甚至顯示，校方某些人是知情的。茱莉沒有直接殺死奎斯林，她用自己的化學專長在辦公室裡釋放了自製的毒氣，因而造成了這起悲劇。

「裂縫」出現之後不斷進化，原因是許多電腦高手受到它的侵襲之後，反而愛上了這個病毒的概念，因此從設計者刻意開放的後台，參與了它的「演化」。較新的版本是它會按照檔案的型態繪製一座宅邸，用鑰匙打開大門後，你會以形象化的姿態在場景裡走動，行動者會看到無數由物品幻化成的「抽屜」（花瓶是抽屜、樓梯板是抽屜、馬桶也可能是抽屜……），由進入者決定是否打開。每開一個抽屜，甚至會主動播放起「你」跟「屋子擁有人」共同喜歡的音樂。得到鑰匙的人，因此從玄關、客廳，漸漸深入他人的廚房、衛浴，或者是房間。

關收到的「鑰匙」通往的是妻子的房子。那天晚上他將「鑰匙」插了進去。

妻子的檔案宅邸外表是樸實的磚造矮房子，關走進以後發現裡面什麼都沒有，只在地面上有一個上掀式的木門。他打開這個木門，發現是一道樓梯，樓梯之下是一個放置各種小箱子的空間，然後轉角又是另一道通往更深處的樓梯。

每道樓梯的盡頭都是一只箱子，每一個小箱子的造型都不同，有古老的牛樟木箱，也有華麗俄羅斯雕刻風格的木箱，每個木箱裡都有一篇紙本的小說。數道樓梯往更深之處延伸，有的樓梯並非直直往下，它會傾斜向前，甚或以無法判斷的離奇角度旋轉。關因此很怕太深入了自己會走不出來。經過半年的摸索，關走到了一處潮濕的空間裡，當他直覺性地往壁面一扶，一個像滿月似的燈慢慢地明亮了起來，照亮了房間。這個房間的四周長滿苔蘚，如果不是那個月亮燈掛在那裡，很難分清上下左右。

月亮燈所在位置相對的另一面，有一個白色的瓷盒。靠近時響起的是一部古老的電影配樂，他還記得當年妻走出電影院時的眼睛，簡直就跟眼前的月亮燈一樣。關先把聲音關上，而後打開盒子。

All Things Beautiful。

事件發生後半年，關賣掉北部的房子，放棄在律師事務所的工作，用自己的儲蓄加上妻的保險金買下了位在島嶼南方，有間十五坪小農舍的四百坪畸零農地，埋下妻的骨灰。小說裡那個主角躺在床上有體無魂的生活方式他自己也經歷過，那是一種超越麻木與單調遲滯的絕望，世界凝縮到只剩下幾個畫面。

妻死去後關不再信任人，甚至可以說是懼怕。他不再進城，斷去和親人與朋友的所有聯繫，購買軟體刪除掉自己所有可能的數位痕跡，不再回北部。

關並不太清楚自己是從哪一個時間點振作起來的，比較可能的徵兆是某天他推開門到戶外取水，眼前突然出現了一隻孔雀。

孔雀毫不在意地拖著長尾巴從他身邊走過去，穿過他房子的大門、大廳，從後門出去。關跟在後頭，孔雀跳上地上的一根木樁，發出像喇叭一樣的響亮鳴聲，隨即緩緩地將尾羽平展，然後抖動身體數下，像縮時攝影裡的花朵一樣唰地開了屏。雖然小時候在動物園裡見過孔雀，但這是關第一次目睹孔雀開屏，牠身體的藍紫色就像是金屬打造的，每一根尾羽在展開後隨著身體的律動輕擺，像一片星圖。

不知道過了多久，孔雀從木樁躍下，收起尾羽，鑽進他後院的草叢消失不見。倘若不是地上那根有著眼紋的鳥羽，關一度以為自己作了一場夢。他在陽光下仔細端詳那根尾羽，只不過是鳥身上萬分之一的生理結構，竟讓他感到華麗莊嚴。臺灣應該沒有孔雀吧？為什麼這裡會突然出現一隻孔雀？那一整天的下午到晚上，他都沉迷在那個結構裡，直到他拿出鉛筆，將它描繪出來，心底的波瀾才逐漸平息。

妻死去的那段時間，關決心和所有生物敵對，因此在這之前，關從來沒有這樣仔細看過一根鳥羽，或者如此看待過人以外的其他生物。但他的妻子不同，她曾寫過一些園藝、步道的書，熱衷參與一些生態團體的活動。談戀愛的時候，愛意讓他不覺得彼此的節奏有什麼不同，但婚後常常假日都是關一個人在家裡睡到午後，晚上才見到或許從山上，或許從海邊回來的妻。

從孔雀出現的那個時間點開始，關決定以妻的墓地為中心，種植一座花園。多年來妻一直問他能否遠離臺北，回到南方居住，「現在我們一起在這裡了。」他參考妻寫的園藝書選擇植物（他似乎能從她的描述語調裡感受到她偏好哪些植物），上網購買種子，將土地規畫成長橢圓狀，模仿鳥的羽枝與羽幹走勢，種上不同的野花，讓鵝巒鼻野百合、燈籠草、山菊、野棉花、左手香、高士佛澤蘭輪番開放。關沉浸在每天掘土澆水修剪枝葉的時間感裡，覺得所有盛開的花朵都是她，每一叢灌木、每一棵樹也是她。當某種花開得過盛，他就整理成一束一束放在路邊，並在旁邊置放著一個奶粉罐做成的存錢筒，讓取走花束的行人，留下他們自己覺得適當的金錢。每天都會有陌生的人取走花束，留下銅板，每天拔去枯死病死的植株，挖穴埋種，看著細小的新芽彎曲如指朝光生長，這是關認為世間仍有善意的一瞬。

妻除了寫園藝栽植指南外還寫小說，她用兩個筆名來區分這兩者的身分。妻在每一篇文章的檔案夾裡，都有她為什麼會寫那篇文章的線索，包括她寫作時所收集的龐雜資料。因此關在獲得鑰匙後仔細閱讀妻的每一篇作品時，覺得自己好像踩在她的腳印之上，經過這麼久的時間，他終於和妻來到同一扇窗前面看著風景。

婚後妻很少跟他說她的寫作計畫，因為妻很容易看穿他無心的眼神，他並不關心她的創作。關從大學和她相識以來就是兩種人，他們的愛情並不建立在激情或是崇拜上。但此刻關卻被妻的小說吸引，特別是這篇沒有接續的小說。妻為什麼要寫下這個故事？女老師為什麼要掛上那張雲豹皮？他採收楊梅種子時想著這件事、修剪過山香時想著這件事、挖掘疏水溝渠時想著這件事。故事裡那張雲豹皮真的是臺灣雲豹嗎？又是誰剝製的呢？哪裡遇上的？雲豹又是怎麼死亡的呢？

「雲上二千米」的檔案夾裡，妻還蒐集了中高海拔植物群落的調查資料、海外雲豹的繁殖報告，有一篇談高海拔地形如何影響空氣升力與雲層形成關係的論文裡提到：一九八六年美國紐約動物協會專家羅彬歐維茲博士（Dr. Alan Rabinowitz）指出，如果島嶼至今仍有雲豹存在，那麼大武山區應該是最有可能的地點之一。而他也發現了一幅用電腦軟體自繪的地圖，妻似乎有計畫想回去大武山區一趟。

當釘耙翻動堆肥時，腐植質的氣味瀰漫了整個花園。或許彼時，他知道妻在寫作時，也有點自卑與妒嫉吧？在妻的眼中，自己是什麼形象呢？和自己興趣與個性都不同的妻，為什麼會答應自己的追求呢？

幾天後，關上網訂購的包裹陸續寄到，包括了登山背包、高山爐具、多功能的外套。關也上網申請了入山證。（「你是行動派呀。」他想起剛戀愛時，關問妻為什麼喜歡他的時候，妻曾對他這麼說。）

他決定離開花圃。花圃是她的存活之地，她活在他的勞作裡，他以為這一生不用再接觸其他人了，但現在他要去去做一件事。他把鐵門拉上，從外邊伸手進來拉上鐵栓，扣上一顆拳頭大的銅鎖。

關初入山區時先走的是登山客路線，這條路線通常是三天的行程：第一日到山莊、第二日攻頂、第三日下山。不少登山客訂了特地從山下運上來供應的山中伙食，聚集在陽台用餐。關避開人群，走進林間吃著自己準備的乾糧與網購來的真空包炒飯，人群讓他不安。

那一夜關完全失眠。山莊太過嘈雜，許多登山客兩點鐘就起床準備，毫無同理心開著刺眼的頭燈整理裝備。關雖然是自備帳篷住在離山莊有些距離的營地裡，遠遠傳來的聲音和光線仍讓他頭痛欲裂。

睡不著的關只好到附近森林夜行。他第一次領略了森林和花圃的區別，在花圃裡無論植物多高他覺得自己都像是一個俯瞰者、施予者，花圃甚至會發出渴求你的聲音，但在夜裡霧氣瀰漫的森林，連不知道從何處傳來的流水聲聽起來都那麼讓人感到神祕且難以掌握，讓關感覺自己在這裡是多餘之物。一旦把人工光源關掉，光憑肉眼你無法看清周遭的景物，無法確定自己的腳步，樹影山霧溪水

斷崖與鬼怪妖魔同義，圍聚在你身旁，是你闖進它們，那不是人的力量能造出的聲音，不是人的力量能造出的黑暗，不是人的力量能掌控的生死。

關也在深夜裡無預警地面對了其他生物的眼睛——他尚無能辨識那是鳥類或是哺乳動物，在黑暗裡每一種生物都保持著警覺，每一種生物都是狩獵者也是獵物。後半夜已經陷入深沉疲累的他坐在一棵巨檜前，風聲掃去霧靄，陽光從背面照亮眼前林地，世界像軟炭筆所描繪的那般展開，和他過去在法學書籍與法庭上看到的風景截然不同。關想起大學時第一堂法律課教授說法律是人類最基本的尊嚴，但也許，也許多年來他見證的不是尊嚴，而是人如何失去尊嚴。

如果妻還活著的話，他多想跟她分享這個發現。他會像戀愛時那樣，叨叨絮絮地跟她講他一切自以為比她高明的東西。她會說那是鹿散發麝香，雲雀啼鳴。唯有人類以話語和腦袋裡的夢想求偶。關想起妻的房子裡，那些沒完成的破碎句子，都收在一個不起眼的紅色絨布珠寶盒裡，裡面用古老的一種包裝口香糖的錫箔紙，把每一個句子包裹起來。

關回到山莊時天色已亮，兩個年輕人在戶外廚房區忙著收拾碗盤，想登頂的登山客都出發了。他坐在長凳上收拾裝備，沒有和他們攀談的打算，不料矮小的那個年輕人突然遞過來一碗熱騰騰的、冒著煙的粥。

吃吧。關搖搖手說，不用了。

吃吧。菇都是我們自己採的，沒有毒，不用怕。

關對突如其來的善意帶著戒心，他又推卻了幾次，但年輕人拿碗的手堅定有力，最後推過來的力道甚至有些粗魯。

關見無法推卻，只得接過來。喝下第一口湯的瞬間，關聽到自己的胃發出感歎，他從不知道在山裡喝一碗熱粥是這麼幸福的事，像是有人用溫暖無比的手，從喉頭一路為你撫摸到胃，再回到心的位置。

我舒有，可以叫我小有，他小鐵。他指著另一個年輕人。小鐵轉過來對他點點頭。他們的膚色深得驚人，幾乎像影子了。雖然日日園藝勞動，但和他們比起來關顯得蒼白。

我姓關。

我們經營高山廚房。年輕人指著綁在木柵欄上的一個小小招牌。有鐵有木工作室。

遞回碗時關覺得自己該說些什麼，卻又想不到應該說什麼，原本該要道謝的他，脫口而出的句子卻是：你們聽說過雲豹嗎？

雲豹？舒有露出一個似笑非笑的疑惑表情。

小鐵邊洗碗邊搭腔：早就滅絕了吧。

嗯，滅絕了。關有點不好意思地重複了一遍。

在山莊休息一天後，關避開登山客的熱門時段登頂。因為比多數登山客都晚出發，而山路只有一條，關無可避免遇上回程的登山客，他的戒心在一次又一次被動的點頭裡放下。關在天色將暗之時才走到空無一人的三角點，在最後的微光裡同時感受到了海峽和大洋迎面而來的上升氣流（就像妻收集的那篇文章所寫的）。原來這就是上升氣流，他想。

隔天清晨下山後，關暫住在一處以聖母為信仰的美麗小鎮裡。他打定主意再入山一趟，上一趟他發現自己缺了不少裝備，所以立即再上網訂購。在等待的時間裡，他在小鎮閒逛，拍了許多小商店門口所裝飾的面容各異的聖母像，連續三天都吃了牛肉麵、豆花和甘蔗青茶。

之後關就留在小鎮，租了個小房間，方便每周登山。從三日登頂，變成兩日，半年後終於可以一日單攻，甚至還有體力走進豎有「禁止入內」的小徑裡。這些小徑多半坍方了，管理單位怕登山客誤入歧途，刻意用牌子封阻在入口。

關偷偷地將足跡往山徑之外拓展，圓規一樣逐步加大，一圈一圈交疊畫過整個大武山區群峰。

關走在青剛櫟、大葉石櫟、木荷、烏心石、楠木、木薑子混生的天然林裡，循著不是路的路向上走入鐵杉、臺灣杉的針葉林。島嶼的林相垂直變動，讓步行者的心境也隨之遞變。只要聽到登山客的聲音，他就默默潛伏，不發出聲息，一步一步倒退遠離。

天亮之時他會從胸口掏出一張地圖，看著每一條「黑路」，對照周遭山勢。指路給他的正是舒有。

怎麼樣我才能留在這個山上？舒有就像個老師一樣，回答他所有有關於山的問題。

有時間留就留呀。

不，我的意思是，怎麼樣可以不用來來回回辦入山證留在這山上？

加入研究團隊，或者走黑路。

黑路？

政府不允許登山的人走的路，有危險的路。

你可以告訴我嗎？

舒有遲疑了一下，他甚至有些惱怒。你不認識這座山，才會這麼自大。黑路通常很難走，有危險。

關被動地點點頭。

舒有別過頭去處理毛蟹，他用尖刀熟練地將綁住牠們的麻繩割斷，反手一刀將肚腹挑開。

不是所有的山都需要人的證件，重要的是，山讓不讓你待在上。

幾天後關又跟舒有在山路上相遇，舒有不發一語，把身上的番刀解下，像當初遞湯給他一樣強硬地遞過來，關低頭一看，那刀鞘上刻著精美的百步蛇菱紋。這把刀送你，路認得它。

關帶著舒有送他的刀跟地圖，環繞諸山，尋找新路，累積資料。他把所有的數據輸入一個叫「Thinking like a mountain」的程式裡，那張地圖上的線條愈來愈多，幾乎讓山的一半變成黑色的。他刻意標出某些路徑，那是舒有教他判斷的獸徑，而他在那些獸徑上設置了「毛髮陷阱」。

毛髮陷阱是最早研究貓科動物的科學家，在資源有限下發明的研究方法。他們在樹幹抹上貓薄荷的氣味，或者用鋁板垂掛在枝條上，利用陽光的反射來吸引牠們。無論是石虎或雲豹都是貓，這是寄望牠們玩耍的習性，讓魔鬼氈能有機會刮下毛髮或組織。關從妻關於〈雲上二千米〉的檔案裡讀到這種幾十年前就已少用的，吸引貓科動物的方式。妻在上面註明，雖然顯得有些落伍，但這種方法可以擷取毛髮做遺傳分析。這十年來的園藝生活，讓他默默改變了思維。對待植物或生物或許都一樣，有時候最沒效率的工具，最有可能引發奇蹟。

關還從海外網購了十架無線傳輸的夜視攝影機，這種攝影機能在夜間靠紅外線補光攝得清楚的影像，並且自動上傳雲端，依照時間與地點形構成一幅影像的記錄地圖。他將它們安裝在霧頭山、大母山、肯杜爾山、和巴油池林道間，每個裝設地點都在他的地圖上標示出一個亮點。在整片黑暗山林裡，那個亮點就像是一顆顆忽明忽滅的星星。

關當然知道多年以前，尋找雲豹的人們，累積動用了一千多台相機，在十六萬個工作天裡，拍攝了上百萬張照片，卻一隻雲豹也沒有拍到。一般來說，其他還有雲豹生存的國家，通常在一百到八百個工作天之間就可以拍到一張照片。這十架攝影機出自一種絕望的觀看。關的目的不是尋找雲豹，而是感受和小說裡的人物一樣的心情——如果阿豹後來也像他一樣上山的話，等於他們都在做一件徒勞的事。

人為什麼不能做徒勞之事呢？活著本身難道不是一種徒勞之事嗎？

每隔一段時間，關的雲端就會多出一批地圖。關一看就知道是舒有幫他詢問老獵人，新標示出的獸徑。關把那些地圖和自己繪製的資料圖合併，繼續疊出一條又一條的黑路，那些黑路編織出一座黑色的山。

日復一日，雲端下載到個人終端器的照片影片，拍到的多半是臺灣野山羊、獼猴、食蟹獾、鼬獾、羌仔虎（黃喉貂）、山羌……。這些生物在島嶼瘋狂開發的末期，勉強在道路開發、森林流失的破碎棲地陰影裡活了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即使這些先進的夜視攝影機已不再需要突兀的閃光，但那些動物仍舊意識到什麼似的，在經過攝影機的一瞬間，抬起頭來望向鏡頭。牠們百萬年演化而成的夜視之眼，以靈敏的靈魂直覺，盯著這個超出牠們尋常經驗的物事，瞳孔因此閃閃發亮。

關看著這些影像，總會意識到妻的眼。過去他常在深夜醒來時，看見不眠的妻坐在書桌前面，聽到床的這邊發出動靜的那一剎那，妻依動物直覺轉過頭來看著他。她的眼睛有時哀傷有時憤怒有時絕望，他現在才曉得那是因為妻的心和她筆下的人物結合在一起了。

這遼闊深奧的山裡有原住民、外地居民、登山客、各式各樣科學調查的人、採集者，也許只有他這樣一個變成園丁的律師，最後還帶著半篇妻子的小說上山的人。一座山在科學研究者和一個寫小說的人的眼裡，有什麼不同？雲豹的滅絕，對做科學研究的人和一個寫小說的人來說，又有什麼不同？

又或者，就像妻寫的：消亡是世間唯一的公平？

關不斷在山區行走，留下愈多自己的氣味在山林裡，愈熟悉這片山林的氣味，就愈迷惘起來。有那麼幾次，關完全忘記了自己為什麼來到山裡。山裡每一天都一樣，每一天也都不同，動物和植物以一種不可見的方式生長著。那些從各處獸徑傳來的照片仍然不見雲豹，但偶爾他會怔怔地對著照片裡的水鹿或黃喉貂，直覺性地感受到什麼——似乎照片裡還有另一雙眼睛在看著自己。

入秋的某一天，關正想解開一架安裝在鐵杉上顯示已經故障的相機，突然一條繩索從空中拋下。關抬起頭，一個高大的身形從樹上垂降而下，關警戒地急遽後退而跌倒，定神後才發現那是高山廚房組合中高而沉默的那一個，小鐵。

原來這攝影機是你裝的。小鐵伸手拉起嚇倒在地上的關，他是故意嚇他的沒錯，但沒想到關反應這麼大。

想拍什麼呢？

關想起有次舒有提到，「有鐵有木」要拆夥了，小鐵可能會去當攀樹師。過去關從來沒有想過，攀樹也可以是一個行業。

什麼都拍啊，拍到什麼是什麼。你怎會在樹上？

採樣。不過這一棵不是採樣對象，因為好玩爬的，你看，它到中間的部位就歪向懸崖，很特別。你想拍雲豹？

關看著他。

你那天不是問我們雲豹的事？很少人會提起雲豹了，那是沒有人見過的動物，神話動物。小鐵指了指樹上。雲豹也會爬樹。

嗯，我知道，牠還能頭下尾上地從樹上走到地上來，我看過影片。

你是研究雲豹？

不是。

我看你愈來愈厲害，爬山，我在樹上看過你好幾次。現在只有登山客跟信教的人會到山上了。

信教的人？

嗯，最近有一個教派，帶著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上山搞奇怪的儀式，還發生了跌到山谷下的事，死了兩個人。你沒看新聞嗎？

沒。你是獵人嗎？

每一個魯凱人都是獵人。

這條路會是雲豹的路嗎？

獵人會追蹤獵物的路，但獵人走過的路獵物會避開它，牠們會學習，你得用雲豹的心態思考……。不過，沒有雲豹了，沒有雲豹自然就沒有雲豹的路。不可能有動物逃得過魯凱獵人的眼睛的，雲豹現在是故事了。死了才會變成故事。我們魯凱族人常說這是一座祖靈之山，意思就是人變成故事了，變成故事以後，就成為山的一部分。

我讀過魯凱族人遷徙到舊好茶的故事。

嗯？

我太太有一半魯凱的血統，她母親……只是她從來沒有回到部落。

她呢？

過世了。關後悔對小鐵提到妻子，他不應該對任何人提她的事的。

抱歉。嗯，你聽說的那個關於舊好茶遷徙的故事，還有一個頭，或許你太太也知道。

故事的頭嗎？

嗯。

關將眼光投向小鐵。小鐵的眼鬱暗而冰冷，一個拉上鐵柵欄的人。

據說在最早的時候，在遙遠的神山上，一個全身皮膚病的女孩，遇到一隻俊美的雲豹。雲豹對這個女孩充滿好感，所以不斷舔著女孩像樹皮一樣粗糙且長滿了瘤疣和膿瘡的皮膚，白天也舔，晚上也舔。一段時間之後，那些雲豹舔過的地方，竟然都結了痂然後脫落了，最後長出跟月亮一樣的新皮膚。

雲豹治好了女孩？

不知道算不算治好。總之後來，女孩跟著雲豹在這片山區生活，有了後代。

人跟雲豹？

小鐵點點頭。

關和小鐵爬的那棵鐵杉伸向險崖，如果樹也算一種路的話，那株大樹真的像無路之路。不知不覺間，小鐵和關低頭看不見自己的腳了，因為雲海湧動起來，它不像真的海那般有著巨大聲響，只是時而陰鬱，時而明朗地流動著，流到山徑就變成霧。那些由水氣組成的雲霧，沒有一刻凝止，有時如同巨大的虹彩瀑布，帶動、翻滾，夾雜著紅色橙色黃色的天光，形成一個又一個漩渦。當你在高山久了以後，對高度與遠近的感受會漸漸和平地時不太一樣，此刻關和小鐵就像是身處海濱，那虛空的世界彷彿有靈，呼喚他們一躍而下。

好想跳下去啊。

好像有人在下面喊你對吧？其實是一種暈眩的錯覺。

嗯。

這個高度是最適合看雲海的高度。

是麼？

我學校的書念得很爛，唯一的一本書就是我ama，ama，我爸爸。

關看著雲海，妻也是說故事的人。

ama說，講故事不是給別人聽，是為自己好。因為在講故事的時候，你要把自己想成另一個人、一棵樹、一頭山豬，通過這個，你

才會變成真的人。

真的人？

小鐵站了起來，把自己腰間的背帶扣上攀樹繩上的快扣，雙腳內彎夾住繩子，張臂如弓，一手拉繩，一手推動繩結，以極快的速度往上升。他的身影和巨大的樹幹，以及地面湧動的霧氣之間，充滿了力量與靜止的對比，讓關看得入迷。不多久，小鐵已經消失在視線外。樹將他藏起來了。

你來這裡，會知道雲豹怎麼想的。小鐵的聲音像從雲端傳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在花圃圍繞的房子裡通常無夢的關，在山中的夢卻多彩多姿，夢裡盡是已不復見的事與物。童年時從父親手中飛走的一枚紅氣球、沒有萌芽的百合突然在某一年全數從泥土裡竄出，以及中學時那條固定從學校回家的道路……。會在夢裡出現的物事意謂著它已成過去，關相信人是不可能夢見自己沒有經驗過的事的。記憶存在於腦袋裡，而腦也是肉體的一部分，腦所製造出來的夢境不可能指向未來，夢境只是經驗的蒙太奇而已。

夢境只是肉體和經驗的產物，是我們站在地上卻假想自己已經飛起來的錯覺。妻也寫過這麼相近的句子。不到樹上就不會理解雲豹。他進去那個隱藏在一道一道往下樓梯裡的箱子，把這句話包在一張錫箔紙裡放進妻的盒子裡。

這些日子除了在山中生活以外，關把妻的文字讀過一遍又一遍。文字是這麼容易造假、欺騙、違心的工具，真的可以用來理解他人嗎？如果妻還活著，她會恨那個只為了「說話」，毫無目的奪去他人性命的人嗎？如果當時大難不死，妻會從此對人，甚至是自己身而為人感到恐懼嗎？又或者，不死的妻，會因此願意懷一個孩子——那個他一直想擁有，卻一直未曾到來的孩子嗎？

關遇上小鐵的那天晚上，睡在小鐵留給他的「樹間帳」裡，這種帳吊掛在兩樹之間，像一枚蛹。睡夢中他察覺帳篷外有異聲，戴上頭燈走出帳篷，卻只見對面的樹一陣晃動，在夜霧裡彷彿什麼都沒有發聲。他像一隻貓頭鷹俯瞰林地下層，突然發現自己身在高處，產生一陣腳底發涼的恐懼。

隔天關一如往常從雲端存取相機自動上傳的照片，發現散布在遼闊山區的相機都拍到了一個似人似獸的影像。關將它投影出來放大來看，是一個全身赤裸、削瘦，身上似乎覆滿泥土的「人」，趴在地上以「四足」奔跑……。空中立體投影十分擬真，因此那畫面與眼前的樹影疊在一起，就彷彿「他」還在某處似的。

影子不像高大的小鐵。關檢視相片拍攝的時間，感到不可置信，如果這些影像裡是同一個「人」，那豈不是在數小時內，來回在他未回收的九架相機裡？這九架相機可是分布在數十公頃的範圍裡，那得要多快？關終於知道為什麼偶爾在密林裡，他總是觸電般「直覺」到有什麼觀看著他。

也許昨晚是「他」刻意讓他目擊的。他的身體聽起來裡面有一個交響樂團，而森林一片靜寂。

關留上了心，找到了幾個足跡，他甚至趴上樹上嗅聞氣味。影子留下的訊息是重疊的，氣味、腳印和移動時所壓折的枯枝像是他留給他的詞語，讓他「知道」他就在周圍活動，在看得見他，卻不讓他發現的某個地方，讓關漸漸習慣他、接受他的存在。他想起妻子筆記裡摘錄過一段貝瑞·羅培茲（Barry Lopez）講過的話：食肉動物會和牠們的獵物交談。對話決定獵食的結果，確定獵物是否做好了死亡的準備。

三天後的午夜，他察覺樹帳外有動靜，就著月光，看見帳外樹枝上有一個瘦小的身影。關熄掉營燈，如此一來那個帳外的影子就更明顯了，那不是雲豹也不是熊，就是一個人的影子。

我姓關，你是？

影子沉默著。

這十年來關雖然沒有和任何人接觸，但他知道，要取得他人信任，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目的說清楚。於是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自我介紹，像對著闖無一人的森林演說——只是偶然，只是妻子一篇未完成的小說。他連隱瞞著舒有和小鐵，關於他妻子如何死去的部分都說了，原因很簡單，他覺得此刻外邊的這個「影子」是不可欺騙，也不必欺騙的。

沉默了幾分鐘，影子終於出聲，那是一個低沉沙啞，像熏製過後的男聲：你裝攝影機跟毛髮陷阱？

對。沒有惡意的，想試試看能不能找到最後一隻雲豹。

人都說自己沒有惡意。

你一直在觀察我？

影子沉默著。

如果你一直在觀察我，就會知道我確實沒有惡意。你也在找雲豹嗎？

大概，十幾年了。

這麼久了，為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找雲豹？

一切得從那張雲豹皮說起。森林落起雨來，雨打在兩樹之間懸空的帳篷上，發出輕微的啪啪啪聲響。關覺得有些口乾，拿起水壺來灌了一口。放下水壺時，他朝手掌倒了一點水，朝水上吐了長長的一口氣，水起了波紋，這確實是實在的物理世界。但那影子剛剛講的，分明是妻寫的小說，那篇應該只有他讀過的，藏在樓梯與樓梯之下，月光燈房間盒子裡的那篇未完成的小說。

影子再次沉默，他似乎在適應重新使用語言這件事。一年一年過去，雲豹都沒有出現。我相信雲豹只是躲起來，不想讓人類找到而已。為了**向雲豹**表示我和那些人不同，我開始用雲豹的生活方式在這片山林裡生活。

雲豹的方式？

我想，如果想知道動物怎麼在野外生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跟牠們一樣生活，鑽進洞穴、把鼻子埋進土地、除了睡覺以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覓食上。

也許是因為寒冷，關覺得頭痛欲裂，就好像某種大貓此刻正用牠的掌墊壓住他的耳，讓他聽到從身體裡發出的嗡嗡耳鳴。接著張開牠可以張開達一百度的上下頷，用那布滿神經的犬齒刺穿他的頭顱，碰觸到腦髓。雲豹會跟蹤山羌，等待最適當的時間咬住牠們的喉頸直至斷氣，撕開溫暖的肚腹，把牠們叨上樹，用舌頭舔血水，磨擦樹幹留下身體的氣味。人可以這樣活嗎？

雖然是同一座森林，但雲豹看到的跟我們不一樣。

關的妻子曾經告訴過他，自己的人生實在太貧乏了（這句話在妻死去之後才開始傷害他，它讓他感覺他們的婚姻生活是無意義的、不生動的），只得尋找屬於旁人的事來寫。妻**曾經**在書上或是新聞上看到什麼可能寫成作品的事就會跟他講，任何白日夢、妄想、錯覺跟謊言。「曾經」，關好像第一次學習到這個詞，第一次體認到這個詞是感傷的。

雲豹這個故事太像真的，因此關上網查過，是否有發生「偏遠生態解說中心有人刻意留下一張雲豹皮」的事，既然曾上網公告，那就應該會在網路世界留下蛛絲馬跡才對。果然他找到了一個曾經存在網上過（此刻已刪除）的公告訊息，那來自東部的一個小鎮。從時間點來推理，不久後妻就寫了這篇小說的開頭，又過了一段時間，她可能為了取材或返鄉，搭上了一班南下的火車，而當時他正忙於一件案件——同樣位於東部另一個城鎮的居民，以一條河流為名義控告一間跨國工廠。

關總覺得他是在電視上看到妻最後一面的，熊熊烈火燃燒的火車，看起來就像道具一樣在人們吃著麻醬麵、排骨飯、肉羹的小吃店裡播放。記者尖聲說這是島國第一次發生火車爆炸案，爆炸導致列車出軌，最終有十八個人罹難。電視台請來名嘴推測發生原因，由於火車並沒有乘客名錄，妻的名字第一時間並沒有出現在螢幕上。

關想起……不，他不願想起。他不願想起程序，不願想起曾經擁抱的如今成為灰燼。她不可能是殺戮真正的目標，她跟其他人一樣都只是替代品。

有些媒體推斷凶手就是死者之一，唯有這樣才能合理化警方查案陷入泥淖的窘境。網路直播名嘴紛紛搭上這個輿論浪頭，有的說放置炸藥的是國際恐怖組織，有的說是對岸敵國讓島嶼騷亂的陰謀，有人認為是選舉的恩怨，有人說只是瘋子、殺人魔……。

人類這種生物一旦陷於驚懼，就不再在乎其他人的感受了。人們貪婪，積極地考古死者的一切，好像唯有死亡能激發出他們的熱情。關面對警察追問的痛苦，在這個時代，每個人的生活痕跡都在

網路被清楚地記錄了下來，妻死前的行蹤透過手機、公共運輸、監視器輸入電腦，形成了「一堆數據」指向的日常身影——她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去超市？為什麼買過一張往婆羅洲的機票又退回？她南下的真正用意是什麼？為什麼你不和她同行？她抽雲絲頓的菸嗎？那為什麼電子發票裡有？

關全然不知道要怎麼回應這些提問。妻就在這樣全無頭緒的事件裡喪生了，死後繼續被剝開衣裳、皮囊和腦殼。一開始似乎只有警方擁有這些資料，接下來似乎直播網紅每個人都有了一份似的，他們拿出手機，說自己有「別人沒有的資料」。

關直覺接著就輪到自己了，因為有人說「他表現得一點都不傷心，實在是太不像丈夫的反應了。」他任職的事務所開始被清查，經歷也像是故事一樣被拿來做為談資。在那些話語裡，他是一個沒有立場與中心思想的律師……這種人可以信任嗎？關看著那些報導，似乎也變得不信任自己了。

半年後警方宣布破案，是同時喪生的一個二十幾歲、身家完全找不到一點問題的年輕人幹的。製造炸彈的材料部分來自海外，部分分批透過網路購物的管道購買，但警方卻一直找不到犯案動機。

但一切都遲了，關無法在熟悉的地方待多過一分鐘。也許「裂縫」從那時就已經開始了。你的結婚照、私密畫面、想殺死上司的衝動、寄給已逝情人的訊息，或是破碎的、不復記憶的希望，個人弱點，以及暗中對世界暴露的羞恥、憤怒、恐懼與傷悲，都有可能從那個裂縫掉落出來。電腦公司則趁勢推出「更安全、更人性化」，幾乎沒有縫隙的新型「滅跡」軟體。「網上與生活的痕跡在

一彈指間就可以消去無蹤。」人們在關上電腦的同時就隨手消滅自己在數位世界的痕跡，就像貓掩飾自己氣味的焦慮。

**擦掉嗎？** 程式每隔一段時間跳出視窗提醒。

關回想起拿「鑰匙」打開房子那段時間，就像在看一部倒轉錄影的紀錄片，從妻結識他，回溯到前兩次戀愛、畢業、求學，最後停在初戀，比她對他陳述過的更為真切且細節宛然。在樓梯的樓梯之下，那個像是白骨般的木頭所搭建的樓梯末段，那個包覆著翠綠新葉的盒子裡，那哺乳類的脊椎剛剛生成，像極了魚骨。

關對自己陳述。只能局部袒露讓他痛苦，但即使是局部的袒露都好。以我的痛苦，換取你的痛苦，痛苦是人類結盟的形式，是人類的社交。

很對不起，但我現在混亂得很。因為我太太生前寫過的一篇小說，和你的經驗幾乎一致。她把裡面的主人翁取名叫阿豹。

影子「站」了起來，阿豹？好像對他，也好像對著整片森林說：今天會有雲海。

地表的水氣，蒸散後隨著氣流沿著山脈上升，到一定高度後遇冷凝結成雲，這雲還未到降雨的程度，也無法再升高，於是漸漸堆聚在山谷形成雲海。據說北大武的雲海跟其他地方不同，是因為它飽含了圍繞著南臺灣海峽與大洋兩邊的水氣的緣故。那天小鐵說，登

山客只看這座山的雲海一次的話，會以為它和其他大山的雲海沒什麼差別，人總是這樣，看過一次的事情就會說我看過了……。

關終於下定決心掀開樹帳，但已不見影子的蹤跡。天色開始出現微微的粉紅色的光亮，七彩雲海總是從粉紅色開始的。

天光之前關潛身到登山客最喜歡聚集的觀景台下方（沒有人知道他就在那底下的絕壁與他們共享雲海），靜靜看著眼前的雲海翻湧。

那雲海如此厚實、真切，就好像人可以輕易漫步其上。雲結合成一幕幕往事，復又流動散去，從不凝滯，沒有停歇，無法類比，那是所有生境共同展演的影像，是仙界、人境、也是地獄。日後人類不管發明多麼強大的全景立體投影，都無法呈現此刻。

此刻。他想起小鐵的話：對我們魯凱族人來說，雲海裡的水氣有我們的祖靈，和這山裡倒下的樹、死去動物的眼淚。

一隻熊鷹飛在森林頂端，穿入雲層之中，他一度在雲裡看到妻子的臉龐，漸漸她消失了，彷彿是第二次的分離。

午後關收拾好行李，決定隔天天一亮就下山去，是時候回去了。當夜色來臨之時，關無法入眠，他突然有了接續寫那篇小說的衝動，於是便起身開始打字。關寫著女老師和阿豹熟識後，終於願意帶他進入父親的房間，那裡藏有老獵人如何因為誤殺最後一隻雲

豹，終究悔恨而死的祕密。至於雲豹的所在，老獵人留下的唯有一幅曖昧的地圖。關寫阿豹如何與女教師相愛，因變故分離，他終究孤身帶著地圖進入山中癡心地尋找雲豹。

日復一日，阿豹尋找不著雲豹的身影。長年待在山中，讓他對最微小的翅膀拍動、殘缺陌生的獸類腳印以及鼻孔噴氣的聲音保持警覺，他的癡心讓他在夢中化為一頭雲豹，也在森林裡成為一頭雲豹。他開始熟悉泥土的氣息，認得每一處水源，用身體的磨擦將氣味留在他每天經過的樹上。他試著殺死水鹿，用牙齒撕咬水鹿的肉體，舔舐牠的內臟，奮力將牠的殘肢拖到樹上。鹿血從樹枝的末端滴垂下去，他用臉頰磨擦樹皮，直到磨出血，和鹿血合而為一。如此日復一日，形成雲紋般的傷痕。他用指尖緊抓攀樹，指甲一次又一次脫落，重生復重生，轉為黑色的爪。他模仿尋覓不到同類的最後一隻雲豹嚶嚶哀鳴，藏身樹上看盡日落日出。他刻意避開一切人煙，淚溝和山谷的水流一樣向鼻翼兩側延伸，兩旁長滿了羊齒與蓼，纖弱的豆娘在那裡產卵，點點晶瑩。

關寫著寫著，霧攏了過來，帳篷像小舟一樣漂流在黧黑的森林裡，在兩棵大樹間隨風擺盪。他寫著寫著，聽見從地心、從樹根深處發出了一陣不可思議的鳴聲，透過樹幹、纜繩，傳遞到他的雙手。他從帳篷的縫隙往山下望去，但雲厚霧重，什麼都看不見。遠方的南方城市近年因為氣候丕變，許多地方長年浸泡在雨水之中，難道大雨又要來了嗎？

關帶著不安與猶豫繼續寫，直到筆下的阿豹與自己都茫茫地屈身睡著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朦朧中一頭大貓入帳，遊走在帳篷邊緣。他想醒來卻無能為力，像是全身被無形之繩所束縛。大貓繞了半圈後彷彿蜷縮在他的頭上，他不敢隨意亂動，知道一切動作都可能激起牠的野性。牠的氣息就在身邊，像有形之物一樣暴力地充

塞整座帳篷，那雙碧綠的眼，以及胸前美麗的八卦花紋，關閉著眼也能夠想見。大貓伸出舌頭舔他的頭頂、耳垂、臉頰和脖子，舔開他已經半個月沒有換洗的襯衫，用如鞭的尾部輕撫著他的肚腹。牠的利齒輕輕嚙咬他的胸口，舌頭將他的乳頭舐出帶血的乳汁。牠以肉墊抵著他因為長期在山上變得更加結實的小腿，體毛如此柔順卻銳利，一根一根地刺進他的皮膚裡。

他感到自己全身躁熱，像火山。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他用額頭抵住牠的額頭，牠迎向他，以愛角力。他突然反身咬住牠的頸肉，將牠按在爪下。他的陰莖變得像硬實的果莢，沒有猶豫地進入牠的體內。大貓發出了低哼聲，那低哼聲讓整片森林的樹葉都為之震動，葉子上的水珠落下來形成大雨，那是雲層之上的雨，雨上頭的雨，往事化成的雨。

清晨關的訊息接收器震動，醒來的關如在夢中。他掙扎著把空中投影機打開，播放小鐵傳來的影片。影片中小鐵躺在一處看起來綠草茵茵的地方，對著攝影機解釋那是一株胸徑達到四十米的巨檜，而他所在的位置正是樹杈。樹杈形成的多邊形平台就像一張巨大的床，滿布各種附生植物，如同一張綠毯，僅在中間裂出一道窄窄的深縫。小鐵對著鏡頭這端的關說，看到這個樹縫嗎？裡面深不可測呢，我今天決定垂降到裡頭，看看這樹心是長得什麼樣的。他把鏡頭伸進樹縫裡，畫面一片黑暗。

關已經全然清醒了，奇怪的是，愈清醒他就愈覺得自己如在夢中。他拉開樹間帳，遠遠地看起來就像要從那個蛹走出來似的。他將〈雲上二千米〉的檔名改為〈雲在兩千米〉，然後把它投影在森林和清晨的雲海前。

雨落在字與字之間，也許雨會把雲端上的一切帶回人間。

他熱切地用手指在投影鍵盤上揮動，像是溺死之人舉起雙手。在那些文字裡，阿豹終於發現北大武山雲海之上無人所至的所在，有一棵外表高挺，實則空心的紅檜巨木，從凌空四十米的地方，裂出一個深縫。因為無人曾攀上那裡，走進那裡，所以從來沒有發現那裂縫裡面，樹心的樹心，另有一個深邃巨大的世界。那神木裡藏有一座森林。雨水從大樹的裂縫灌入，形成一道瀑布。在那裡他與最後一隻雲豹繁衍了後代，他們只會在癡人的面前現身，其餘世人俱皆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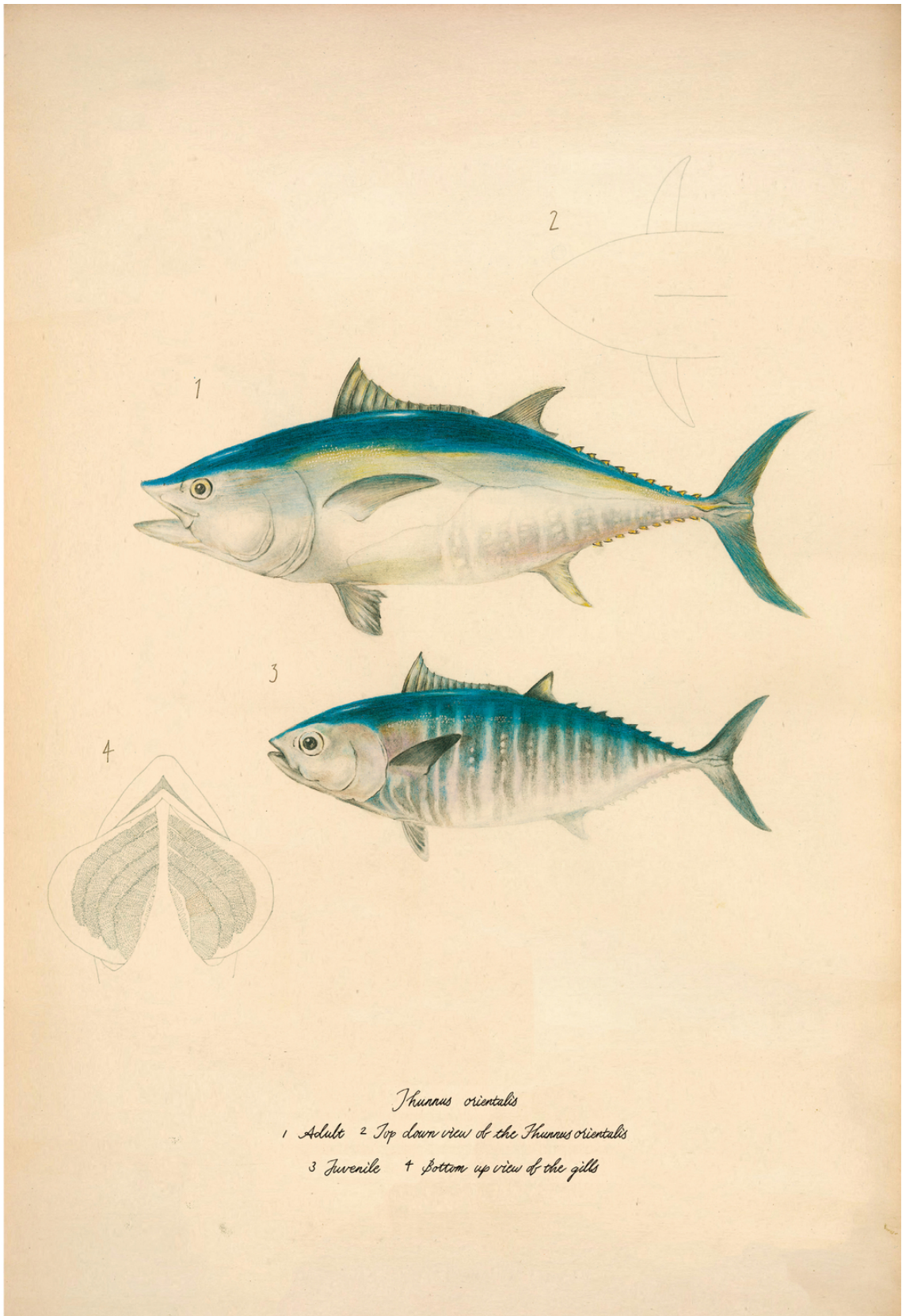


手繪：吳亞庭

海是地球上的偉大雌性，擁有永不疲憊的欲望，恆久受孕，永無止境。

——儒勒·米什萊 (*Jules Michelet*)，《海洋》 (*La Mer*)





*Thunnus orientalis*

- 1 Adult 2 Top down view of the *Thunnus orientalis*  
3 Juvenile 4 Bottom up view of the gills

〈太平洋藍鰭鮪〉．手繪：吳亞庭．媒材：色鉛筆、畫紙．影像後製：吳明益

## 恆久受孕的雌性

Eternal Mother

三十秒，一根火柴的時間，他們各自轉向大海。灰黑的天空沉沉下壓，遠方雨瀑像要接引什麼，也像一頭無與倫比的巨鯨噴氣直上雲端。這三十秒不是時間，反而如同一條極細的鋼絲，從他們腳踏的甲板向眼前的大霧延伸。只要一眨眼，他們就將成為大海的一部分。

沙勒沙坐在台下感到焦躁不安，早知道就不應該來聽這場講座了。

講者談的是很久以前一個作家琳達·霍根（Linda Hogan）寫的小說。主角是阿契卡族人湯瑪士，當他決定參與越戰時，妻子已經懷孕了，參戰後湯瑪士因緣際會逃進越南北方的苗族村落，與當地女子生下一個女兒；稍早以前，妻子露絲則在部落裡，生下男孩馬

可波羅。戰爭終有結束的一天，湯瑪士返鄉時才發現這個難以面對的事實。

沙勒沙對這作品印象深刻並不是因為這故事，而是霍根虛構了一個捕鯨維生的部落阿契卡族。這個族的耆老能與鯨對話，當捕鯨的季節開始，他們會在海邊辦祭典，讓神選中的女性對著海歌唱，鯨聽了歌聲之後，迷迷糊糊地往淺灘游，這時阿契卡獵人便現身請求鯨獻身以幫助窮人，他們會祝禱：「喲，鯨魚，請可憐我們。我們是破碎的。我們是虛弱的。我們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是挨餓的小人物。」鯨若應允，獵人便會搭上海豹皮艇出海，以魚槍叉鯨。

受傷的鯨血液染紅大海，獵人躍入海中憋住氣，在紅海中用最快的速度縫合鯨嘴，讓肺存著一些空氣，藉以保持鯨身不沉入海底。

沙勒沙對這段描述印象深刻，在水底縫上鯨嘴以防鯨身下沉很有文學魅力，可能也會有文學評論家努力解讀這個象徵，但實際卻是錯的。鯨的嘴並沒有通向肺，是噴氣口才通向肺。除非把噴氣口也縫補起來，否則留存在鯨體內的氣體仍會散逸。

不過即使知道如此，沙勒沙閉上眼，還是會聽到那虛構的歌聲、禱詞，和潛入水中時耳畔水流與氣泡的聲音，並為之著迷。

他在微暗的書店裡往右張望了一下，雖然被一個壯碩的白人女性擋住，他還是可以感覺到坐在那女人旁邊的她的氣息。氣息，沒有錯，有時人不需要看到對方，只憑氣息就能感覺到對方的存在。

講座一結束，提問的人擁到台前，沙勒沙推開書店的門，側身躲進隔壁的商店，想要看她往哪邊離開。不過等了半小時，只有刺眼

的陽光，並不見她的任何蹤跡。眼前的公園景致讓他心底動搖了一下，這幾乎跟當年在臺北他們相遇的那個街角的陽光和樹影一模一樣。回神一想，才記起這裡是舊金山。

難道剛剛的氣息是幻覺？他隨手招了一輛計程車，跟司機說：「到海邊。」車停靠在知名的賞鯨碼頭，全世界賞鯨船的生意都大不如前了，如果現在要阿契卡族美女唱歌召喚鯨，可能會唱到聲音都沙啞吧？

沙勒沙跟著遊客上船，沿途海水都灰撲撲的，偶爾還會看見油污垃圾帶。解說員站在船的瞭望台，因為找不到鯨豚而有些焦躁。兩個多小時的航程，僅僅見到了小規模群泳的瓶鼻海豚。解說員語帶無奈地跟大家說抱歉：「鯨豚永遠在海上等著您們。」可是鯨豚為什麼要「等」我們呢？沙勒沙偷偷地嘲笑這個矯情的說詞。

船畫了一個大圈準備回航的時候，海的顏色卻起了變化。沙勒沙朝左船舷看，遠遠望見一張巨大的海底黑雲，帶起不尋常的海面波動朝船而來。解說員也發現了，用高亢的聲音請大家注意正面十一點鐘方向，「可能是一大群魚！」沙勒沙兩手攀住船身，雙腳懸空，幾乎把頭垂低到水面，想看穿什麼祕密一樣盯著海，他把手中的手機打開錄影模式伸入海中。漆黑的海水中，砲彈似的影子快速移動，隱隱可以看到如弓的尾鰭左右搖擺，船上瀰漫著遊客的驚呼聲。

不是鯨，像是鮪魚，大型鮪魚，藍鰭鮪。

但怎麼可能？

藍鰭鮪群通常在深一點的海域巡游的不是嗎？但這群體卻直接從五至十米深的水域穿越賞鯨船，朝外海而去。鮪魚群的游速相當快，牠們不像鯨豚會跟船隻互動，也常突然集體潛入深海，船長顯然知道跟上也沒有意義，因此仍然朝向回港的方向，一面跟遊客解釋藍鰭鮪的習性。

但怎麼可能？沙勒沙檢視手機錄的畫面，一片渾濁，只有零點幾秒錄到模糊的、彎刀般的尾鰭。

那天晚上沙勒沙作夢了，他夢見自己在海底，仰頭看著一群巨大、張鰭的大魚密集群游，到了覆滿海面的程度，牠們的側身閃耀著光芒和條紋，仰望彷彿虹彩。

沒想到轉眼已經十年了。這十年的變動證明了無論是靈媒、學者或是一般人，那麼熱衷於預測未來的原因就是：他們無法預測未來。沙勒沙獨自坐在海邊抽起菸，明天就是「Zeuglodon」（他暱稱它叫Zeu）最後一趟航程啟航的日子，倘若失敗，他決定就把藍鰭鮪忘掉，嗯，說不定也把她忘掉。

十年前沙勒沙決定離開非洲大陸，投向大海，他花盡積蓄，以一艘遠洋研究船為主體設計改造成Zeu，船上裝載了非聲納式的魚群偵測器，使用洋流與陽光做為補充能源。與一般船隻不同，Zeu的結構並非一體的，而是由幾個部分組合起來，並由一種兼具彈性與剛性的新材料相互連結，彷彿骨骼與肌腱，緩速航行時船體會各自隨著不同拉力的海潮擺動。從空中朝下望，就像是泅泳在大洋上的巨大海獸。

十年前也是他與她相識的時間點。他在期刊上讀到一篇關於翼足類（pteropods）與海洋酸化關係的論文，回臺灣時恰好發現一場海洋研討會有她的名字，他隨意前往，卻一眼著迷。會後沙勒沙刻意和她在街頭二次巧遇，當時她毫不知情，以為相逢是命定。

但世界變動得比她的論文還快，如今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已經達到470ppm，海水溫度上升，磷蝦失去食物源而數量銳減，洄游魚類也大量減少。做為食物鏈頂端的大型鯨不少已悄然滅絕，最屬離奇的當是太平洋藍鰭鮪突然在幾年前神祕消失。當然一切並非毫無徵兆，科學家從數據上發現，各國捕獲數量更早之前已經開始下墜，部分藍鰭鮪的卵似乎因不明原因不見孵化。雖然同一時間日本科學界宣布已能在實驗室與海洋牧場裡完整地將藍鰭鮪從採卵、授精培育到成魚，但失去了野生族群，基因的複雜度一定會不斷降低，這些人工養殖的藍鰭鮪最終只能拿來做二流餐廳的生魚片解剖秀。

日本科學家曾嘗試野放人工飼養的藍鰭鮪，結果就像放進水裡的鹽，很快無聲無息地消逝。

清晨薄霧的碼頭，沙勒沙第一個看到的身影是踩著旅行腳踏車的小食。他「嘎」一聲在沙勒沙面前急煞，沒有整理的頭髮鬍鬚，身上是皺巴巴的襯衫，和最近又流行回來的破爛牛仔褲。一切都跟沙勒沙第一次見到他一樣，稚嫩又憔悴。當時小食還是「燕子」，住在「共棲樹」裡。

從上個世紀以來，政府將工業地與景觀良好的農業與生態區想方設法釋出給建商。不料在一次軍事緊張所導致的金融風暴後，留下

無數的爛尾空樓。地方政府財政困難，拆屋預算不足，失業的年輕人因此闖進郊區的空屋占領居住，小食就是其中一個。

小食原本從父姓，後來在父母離異後回復了族名叫Si Maraos。蘿希卡喜歡叫他小食，一方面是第一個音節的諧音（雖然唸起來較近於「謝」），一方面覺得他陷入放空的狀態時，「那個傻樣子跟食蛇龜很像。」

小食找到的空屋是一幢鄰近北海岸的大樓，由於還未完工，樓梯就虛懸在兩層樓板之間。面海那一側的落地玻璃窗也沒裝上，靠窗處在雨天積出水窪，「燕子」們戲稱是無邊際泳池。多數爛尾樓沒有安裝電梯，有的也已經無法運作，因此很少「燕子」會選擇高樓層。共棲樹的一樓通常沒有住人，一方面怕海水倒灌，二是沒有安裝電梯所留下的洞，偶爾會留著從高樓跳下的「燕子」屍體。

時間暴力地摧殘著這些共棲樹，裡面的每一樣東西都搖搖欲墜，有段時間，小食都會夢到幾十層的樓梯突然同時崩塌的畫面，碎石水泥與磁磚摧枯拉朽地四散，他被掩埋其中動彈不得。

雖然沒有電力，但一些「燕子」會趁夜偷竊政府曾大量補助，現在已放棄使用的太陽能板，架起微量的電力系統。也會從城市搬來廢棄傢俱、選舉看板隔出房間。燕子們在互相聯通、聲氣相聞的房間裡吹薩克斯風、寫小說、鍛練腹肌（以參加網路的肌肉人選秀會）或吸食「高潮劑」。

小食除了打工換食，都盡量少出門，多數時間都坐在古老電影銀幕一樣三比二的空窗格前看海——清晨的海、颱風來臨前的海、月全蝕的海。有一次他甚至看到一種凝膠狀態的海，後來他才知道，

那是因為水母大爆發的緣故。海能引發憂鬱也能治療憂鬱，但對小食來說這兩者差別不大。小食覺得自己很像是在跟不同量級的選手打著一場無限回合的競賽，曾經奮戰過，被打趴了，心知肚明一旦站起來的命運就是再次被打趴，所以就乾脆趴著。因為心情轉好一點意義也沒有，好心情終將煙消雲散。

偶爾小食會騎著他的腳踏車到黃昏市場撿拾攤商留下的剩食，有時候騎得更遠，到基隆的魚市場去，等待清晨的漁船靠岸。坦白說現在這裡更像是魚市場的遺跡，因為清晨拍賣的漁獲寥寥無幾。

小時候小食和母親曾短暫住在這個離家甚遠的漁港，偶爾她會帶他來這邊，教他記下每一種魚的達悟名字，並且把發音、攤位和魚一起錄下來。當時凌晨漁船靠岸後，漁工卸貨後首先將魚種分類，再依等級裝筐，隨即攤位舉起火炬般的大燈泡，被稱為「糶手」的拍賣人用行話對圍觀的人群喊價。籬筐裡的魚五花八門，驕傲美麗，牠們被利刃剖開肚子，內臟丟進溝裡，流進覆蓋在建築物底下的小河，進入大海，港口因此聚集了不少的黑鳶。

有一回小食看到一隻黑鳶的屍體漂流在港口之上，水底下的魚群聚集啄著牠的身體。原來一切的東西最終都會流入海中，昆蟲的屍體、魚的內臟、山上流下的枯枝，以及鷹的白骨。

小食第一次遇到蘿希卡，也是在這個港口。

水晶蘭是一種不具葉綠體的植物。部分植物在演化過程裡，因為成長環境不再需要葉綠體來轉化陽光形成養分，原本的葉綠體有些轉移至與其共生的真核生物細胞核基因組中，有些逐漸在演化中消

失，所以不行光合作用。水晶蘭就是其中一類。部分種類的水晶蘭呈現接近透明的白色，讓人第一次在森林底層看到的時候，誤以為它正在發光，這種靠真菌分解腐植質而存活的植物，有一種非現實性的美。

水晶蘭的前任男友是定序「水晶蘭質體基因組」的專家，念研究所時第一次在一支縱走山脈的隊伍裡見到她，下山時塞了一封土氣的情書給她，信封用色鉛筆勾畫了幾株阿里山水晶蘭，用花體字寫上給Cheilotheca。

但水晶蘭最美的時候不是在上山，而是在海裡。水晶蘭是自由潛水的高手，曾不帶氣瓶潛入達一百公尺深的「藍洞」，後來她投入了海底火山「熱泉生物群」的研究。水晶蘭的社群網站首頁貼著義大利自由潛水高手安貝托·皮里茲（Umberto Pelizzari）說的一段話：「當你潛到身體的臨界點時，會感覺世界失去重力、失去顏色、失去聲音……，你的靈魂像是在火星上跳遠，著陸的地方是冥王星。」海將她的每一吋打造成最適合海的完美體態（雖然在陸地上時她的肩膀顯得過寬），讓她保有一種過時卻自信的美。

為了追求極限，水晶蘭發生過幾次潛水意外，每次都差一點奪去她的性命。最嚴重的一次是海底洞穴深潛回到水面上時，發生LMC（loss of motor control）的狀況。當時她持續、像是要把一生吸進身體裡的氧氣都吐出似的持續吐氣，接近水面時昏厥下沉，頭髮在水面漂成扇狀。船上的朋友發現不對勁，緊急下水將她拉上小艇，才幸運救轉。男友趕到醫院，一把抱住她，就好像要把她整個人放進身體裡面一樣，但她醒來聽到的第一句話卻讓她無法感激。他說：以後別潛水了。

幾個月後水晶蘭在熟睡中的男友身邊醒來，突然感到無可留戀。他的肌肉線條消失，談話離不開工作的紛擾，見面時總是侷促不安地向她說抱歉沒辦法多陪陪她。她對自己曾經迷戀的這個男人感到陌生而懷疑，過去他身上讓她迷惑的味道，那山的濕暖氣息不知不覺已然消散。

水晶蘭無法知道，究竟是男友先失去山的氣息，還是自己先失去嗅覺。有一回她在路邊買烤番薯，卻跟老闆抱怨沒有香氣，拿著一袋熱騰騰的番薯才發現可能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她懷疑是那次的LMC導致的，但醫生卻認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兩者之間的關聯。無論如何，她無法再愛一個她聞不到的男人了。

水晶蘭的朋友們當然不是用中文叫她水晶蘭，但Cheilotheca對一般人來說並不容易發音，與男友分手後她也不再留戀這個名字，於是決定去掉第一個音節成為蘿希卡。

重回單身後的蘿希卡有一段時間在港口租了船方便出海潛水，一天清晨她在魚市場走逛時，發現身後有一個娃娃臉的男生跟著她走了三個街區。

她在髒亂迂迴宛如迷宮的魚貨市場建築裡轉了又轉，繞到這個陌生的年輕人前面嚇他一跳，那正是小食。小食始終沒有告訴她，他以為自己跟蹤的是年輕時的母親。

蘿希卡停好車後到碼頭與沙勒沙和小食碰面，打過招呼後他們各自將自己的行李與裝備放進船艙，蘿希卡和沙勒沙開始裝備試機，小食則確認Zeus的能源轉換設備正常。

空氣聞起來像破舊的飲料罐，機器發動的聲音就如同有人在捶打著麵糰。他們看到遠方有一個黑點在海水裡浮沉，愈來愈近，大約在二十米外潛入水中。而後船緣突然出現了一隻手，一個少年翻身上船。

「波希多。」沙勒沙對另外兩人介紹似的說：「他顯然沒帶任何行李。」

一年前沙勒沙回到臺灣，尋找讓Zeu能從國外運回時停靠海港證件的管道。在等待的時間裡他懷念起年輕時單車環島的記憶，於是租了一輛古董野狼逆時針環島。車行東岸，他才驚訝於島國的天然海岸已經幾乎完全消失，海岸被地方政府分段出租，部分財團因此在離岸數公尺的地方建起私人海堤。

一天晚上沙勒沙暫宿海岸山脈山腰的一處民宿，晚上舉起望遠鏡看向海灘時發現幾個穿著白衣的人四散奔跑，一群警衛在後頭追。穿白衣的人並沒有很努力逃跑的感覺，紛紛落入警衛的控制中。唯有一個身影快如閃電，躍入海中。

沙勒沙眯起眼睛，搔搔臉頰，他之前就聽說一個名為「海浪擊破！」的環保組織，會冒風險在深夜將高級飯店所建的海堤敲掉，說不定這些穿白衣的人正是「海浪」。

沙勒沙心底一直掛念著那個跳入海中的「海浪」，決定下山前往那片海灘查看。在接近海岸的一處小徑，他與一個赤裸上身，膚色

深褐，綁著許多藍色與白色布條的少年突然遭遇。雖然剛剛距離很遠，但沙勒沙一眼就認出他是那個潛入海中的「海浪」。

我不是警衛。沙勒沙用中文和英文各講了一次。我不是警察。

沙勒沙一開始覺得少年面熟，卻一時想不起來。過了幾分鐘，他恍然大悟，這是那個「帆船少年」。

一年多前一個少年從遙遠的南美洲出發，以無動力帆船越過大洋來到臺灣，媒體瘋狂追逐，少年短暫成名，隨後行蹤成謎。原來他留下來，成了「海浪」。

「海浪擊破！」的行動者綁著藍白布條，在黑夜裡像翻湧的海浪奔跑，他們揮舞鐵鎚敲下海堤，在快艇碼頭的出口砌上牆。他們從不怕被發現，樂於被追逐，一旦被捕便大方承認罪行，趁機對採訪的媒體宣揚理念。這個名喚波希多的少年卻不願再次成為新聞的核心，因此成了唯一會逃避追捕的海浪。

幾天後沙勒沙跟波希多提起「Zeu計畫」，約他兩周後到北方海港相見。

波希多依約前來，一語不發登上Zeu，和沙勒沙的預期相去不遠——波希多是個愛海之人，愛海之人登上Zeu後沒有不著迷的。

「為什麼叫Zeu？」

「Zeuglodon，那是三千萬年前一種已經滅絕的海上哺乳類械齒鯨。」

「械齒鯨……那我們為什麼要出海？」

「我也不知道。」

事實上沙勒沙是以「尋找藍鰭鮪」為名義在網路上募款的，他並且質押了Zeu。成員到齊後，先試探性地進行了一次雙周航行，從基隆出發，沿途停靠了本島和離島的十三個港口，確認每個成員都熟悉了Zeu，並募得了餘款。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在於波希多的媒體效應，而不是因為尋找藍鰭鮪。

從藍鰭鮪神祕消失開始，日本和臺灣先後不少人投入尋找，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畢竟連散布在廣大漁場上，對致富有饑渴欲望的漁船都連續幾年零捕獲，不少研究認為應該致力於研究人工繁殖或其他辦法才是正經事。

沙勒沙在募款網頁上寫：我們不為吃藍鰭鮪的人找藍鰭鮪，我們為那些不吃藍鰭鮪，不知道藍鰭鮪對海洋意義的人尋找藍鰭鮪。我們為找不到藍鰭鮪而尋找藍鰭鮪。

一個比貓略小的影子突然從Zeu的艙腹竄出，快速繞行了波希多的腳踝，跳上小食的腰際隨即又飛躍到蘿希卡的身上，抖動鼻子嗅聞她的氣味。沙勒沙以手做橋，讓牠跳到自己的肩膀上。

「Martes<sup>1</sup>，又要旅行了喔。」牠的腦袋輕輕顫動著，發亮的毛色帶著絲絨般的質感，那是一隻只有三隻腳的黃喉貂。

除了天氣和海，長程航行還有一個敵人是寂寞。熱戀過的人必定都知道，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傾心談話，一個月就會把自己的前半生消耗殆盡。沙勒沙年輕時曾作過電影夢，他認為對治寂寞的最好方式便是看電影。因此每當夜晚來臨時他會放映安哲羅普洛斯、阿巴斯、是枝裕和或楊德昌；也放《蝙蝠俠》、《喜劇之王》或《世界末日》。即使不看，也會任由影片反覆播放，即使是聲音都好，不斷再生的電影，會讓他們以為仍然生活在人群之間。

偶爾他們也會把「實境投影儀」搬到戶外，將「ROV-DSC」（水下遙控深海錄像儀）投入海中，然後將影像立體投影到甲板。破碎的、漂浮的塑膠垃圾像水母一樣占滿了一個城市大小的海域在他們眼前漂過，綿延數公里上頭掛著魚骸與海龜屍體的廢魚網漂過，闐無一物的靜寂漂過。有時沙勒沙把鏡頭從深海朝向海面，月光在油污上散射，發出幾乎要讓人落淚的美麗光彩。

在沒有光線的海裡藉著自身投射的有限光線拍攝，往往無法知道下一刻畫面會出現什麼。在一半星空、一半深海的畫面裡，鯨鯊擺動尾鰭游入黑暗的遠古；弱光海域的皇帶魚、深海帆魷睜著朝著光的大眼凝視；盲眼的燈眼蜥魚、棕斑盲鮪魚以身體感受獵物、洋流與獵食者，敏感得就像草原上的食草動物；格氏光巨口魚與黑叉齒魚發出地面上的人類從未見過的光。一切絕美而驚心。

唯有航海的人知道，陸地固然是人類的居所，但在海上人才可能將靈魂交付另外一人。在漫長的航程裡人會對另一個人完全傾訴，不分太陽月亮，透過不間斷的對話，他們學習對方的語言，把自己教育成海洋生物、熱泉生態系、氣象、機械或人類學家。長期航行的人在疲憊與憂鬱的狀態下會想把所有人都推下海，然而一旦念頭成形，懼怕孤獨與不捨的愛就會回返。他們變得不可理喻，而不是浪漫多情，這造就了真正的情誼——唯有一起體驗海洋的仁慈、開放，也咬牙面對祂的嚴酷、暴虐才會發生。

暴雨來臨時他們不信任一切：氤氳著輕柔迷霧，天鵝絨般的平靜大海會出賣你？擁有狡黠眼珠的海獸、炫耀奇異光澤的深海生物、映照遠處海妖歌聲與海市蜃樓，承接閃亮微雨的大海會背叛你？暴風過去他們復又坦然接受，站在船頭，任海風吹拂。

海也是一片無界之地，充滿死亡，但死亡並無法阻止人們愛上海。人類的身體裡有大海，「死亡與美麗在彼處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並存。」

他們把看到的、記得的一切變成話語，因此顯得嘮叨。小食用螃蟹的後腿肉做餌釣起紫斑鰭飛魚，再拿紫斑鰭飛魚做餌釣起鬼頭刀。他會先吃掉牠的眼睛（這是達悟釣手的特權），那是最美味的地方，母親曾告訴他，那是因為鬼頭刀的眼睛看過真正的海。鶴鱻魚是懷孕的女人不能吃的魚，母親說這是為了避免生下來的小孩嘴巴變得尖尖的。而當他釣上mavala（鱗魚）的時候，會自顧自地笑起來。其他人學會了達悟語才知道，這是因為mavala發音很像vala，而vala是女性陰部的意思。

他曾抗拒成為達悟，想一輩子留在城市裡，過去他只聽母親「說」達悟該如何如何，而今他正在「做」達悟。

波希多說每一種語言都像在喃喃自語，他說橫越太平洋時，曾經過一段搖籃般的順風海域。正當他以為可以平靜睡覺時，閃電卻從海底劈上來，大霧讓人不辨日夜，死亡像鯊魚如影隨形。頃刻海上傳來美妙如鷗鳥飛行的歌聲，使用的語言前所未聞，他卻一聽就懂。歌詞描述的是一個島嶼的生成、繁衍與毀滅。他跟隨繩索一樣的歌聲航行，直到島的故事說盡，才發現自己已回航道。

「那歌聲和我沒見過的母親聲音很像。」

小食覺得這話沒道理，人怎麼可能記得未曾見過的母親的聲音？名叫星期二的黃喉貂攀在桅桿上，也好像在思考著這句不合理的話語而出了神；甚至連沙勒沙丟給牠一塊解凍的生豬肉，都沒有發現。

經過數個月的航行，Zeu載滿各種洋流、水族、海洋景觀的記錄，也載滿了船上成員的故事和混亂的情緒。每天蘿希卡都協助沙勒沙統整資料、解讀數據後上傳雲端，用來對比過去的研究資料。他們逐漸辨識出大洋裡哪些區塊如同火焚過的熱帶森林，哪些區塊保留著生機。星期二則總是在沙勒沙工作時，在他特殊設計的巨大外套口袋裡沉睡，讓人懷疑牠是否知道海洋跟森林的差異？

過去大西洋、北太平洋與南太平洋孕育著至少三種藍鰭鮪，海上看起來是一望無際的連續國土，事實上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界線。氣溫、海水條件以及其他人類還不可知的因素，讓海中的古老生物循著自己身體和環境對話的道路捕食、交尾、遷徙。

Zeus預定循著太平洋中部幾條著名的北太平洋藍鰭鮪魚道，先橫越北面的大洋抵達美國西岸，進行運補後再繞行南方回到亞洲，通過南方黑鮪的魚道。

「無論是北太平洋藍鰭鮪或是南方黑鮪，給我來一條就好。」沙勒沙把這句話當成口頭禪，好像他要的是香菸。然而海並不回應。

航程過半後沙勒沙漸感絕望，Zeus接近南太平洋一處海域時，在一個看不見月亮的晚上，沙勒沙再次拿出實境投影儀與「ROV-DSC」，開始他們的海上沙龍，這一夜輪到蘿希卡跟大家解說海底火山蠕蟲的繁殖方式。

突然間遠方閃起刺目的光芒，數道平行閃電劈入海面，旋即雷聲隆隆。蘿希卡關掉投影機，眾人凝視著這個無數海上莊嚴畫面裡的一幕。波希多卻若有所思地站了起來，默默踩上仿造鏢旗魚平台的船首。

海風將不知道哪裡帶來的細沙吹入他們的眼睛裡，波希多腳趾使勁，小腿肌肉緊繃，彈躍而起，皮膚像是長滿了鱗片般光澤閃耀。

他們都知道波希多的游泳能力不輸給魚，因此對他的下海並不以為意。在奇景告一段落後回艙房前，小食朝著海喊：「游累了回來啊。」

然而隔天早餐時間並沒有看到波希多的人影。小食無法掩飾緊張，畢竟這段時間，波希多是聽他唱歌、講故事的主要聽眾，他已

經不知不覺地依賴波希多的耳朵了。

沙勒沙放出兩架水下攝影機「魴」，小食則釋放了五架空中攝影機「海鸚」，各自以一公里直徑為圓進行拍攝搜索。約莫三分鐘後，N0.3的「海鸚」傳來的海上影像，隱隱可見一個人的身影在慵懶如凝膠的藍色海水裡載浮載沉。蘿希卡以波希多的姿勢判斷他並非溺水、生命跡象正常，只是神態奇怪。

蘿希卡和小食決定放下小艇接近他，但每當距離拉近，波希多又突然醒來似的，遠游離開。他們怕追逐只是徒然消耗波希多的體能，於是回到船上觀望。

「這是一種夢『游』嗎？」小食苦笑。

「無論如何，先監看吧。」他們把食物、飲水、體溫維持器投到波希多的身邊，但他似乎並不關心，只是任洋流帶動身體。

午後雨雲開始聚集，雨水點點滴滴落在海上擊打出一個個微小的、耳環一樣的圓圈，逐漸擴大，形成千絲萬縷的線條。他們在海鸚傳來的影像裡看到波希多靜立於水中，仰起頭，張大嘴讓雨打進喉嚨裡。過了一段時間，他突然放鬆垂直下沉，頭髮在海上散開，雙腿蹬水，有如大魚一般挺躍海面。如此一再重複，直到海起了大霧。

光照進霧裡，使得世界變得扭曲而不太真實、隱含著絕望。根據測深儀的顯示，波希多所在的海域似乎藏著暗礁，但「魴」傳回的影像訊號卻一片模糊。夜色漸深，沙勒沙決定把Zeu往後稍退以避

開那片海中陰影，船上的三個人都失眠了，只有波希多在海中，像嬰兒重回羊水裡睡眠。

天亮霧散，一台「魷」拍到波希多朝著Zeu游過來，小食精神為之一振。沙勒沙卻在偵測螢幕上看到數個急速接近的黑點，在波希多後方出現。黑點像是魚群，泳速驚人，他計算了一下，再七分鐘就將追上波希多。

小食調度了一架「魷」繞過波希多從側面接近黑點，當「魷」到達定位以後，螢幕上出現的景象讓他們震動。

那粗壯而圓、流線如魚雷的體型；那順著頭部延伸至肩部、圓鱗所組成的具有調整水流功能的胸甲；那向後漸細漸尖的尾基、新月形的尾鰭；那像島嶼海岸山脈一樣綿延的鋒利稜脊；這一切組合成了海中的殺手、貴族——藍鰭金槍魚！藍鰭鮪！

整艘Zeu都沸騰了起來，他們都聽見了心臟把血液輸送至身體各處的轟轟聲。

波希多從夢中醒來，朝船游來，竟有點像在領游魚群。當藍鰭鮪群接近到三百米的時候，波希多剛好攀住Zeu的繩梯，因體力耗盡懸在那裡。小食將他拉起，遞給他毛巾、防風大衣和電暖器，隨即入艙就位。Zeu已準備好分離，啟動隱形魚網。

由於藍鰭鮪的游泳深度較深，全速游動時甚至可以超過每小時七十公里，追捕並不容易。過去的漁民都是先觀察鮪魚群在海面上像

油花一樣的排泄物，再以延繩釣，或用船隊合作的方式圍網捕捉。隱形魚網的概念是用聲波、光線與特殊射線干擾魚群游動，限制、引導魚群的游向。

沙勒沙在構思Zeu時，就希望盡可能捕到活體，Zeu的主結構因此設計成可以分成四個主體，其中兩個部分在分解後釋放「音牆」，另兩個仍具有高速航行能力的結構負責誘導與逼迫。

波希多和蘿希卡是「牆」，沙勒沙和小食則是「網」。在波希多和蘿希卡讓鮪魚群落入菱形的尖端時，牠們因為對音波的惡感而選擇回頭。鮪魚是視覺能力很強的生物，牠們可以清楚地看見魚網，因此光有一面網是不夠的。

經過二十分鐘的激烈攻防，鮪魚群逃走了三分之二，其餘的逐漸被限制在漸小的空間裡。這時沙勒沙拉起手動桿，將餌魚撒入水中。藍鰭鮪是貪婪的強迫進食者，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幾乎看到食物都會毫無猶豫吞食。

泳速最快的幾隻個體取食時撞入網中，沙勒沙指揮船體盡速組合，將魚網放深，釋出足夠的空間，他打算先做觀察攝影，再進行晶片植入與組織採樣。

鮪魚是一種不游動就會死亡的激烈生命，牠們的鰓肌已退化，得靠撞擊式呼吸來讓血液維持溫度和獲得足夠氧氣，為了維繫這樣的呼吸方式和體內的熱血湧動，牠們從不停止游動，不斷掠食，總是張著口讓海水通過鰓部。對鮪魚來說，停止游動就是生命的終結，牠們的身體就是毫不放鬆生存鬥爭的巨大象徵。

當Zeu組合後，所有人員到中心船艙集合，大家都感受到彼此的激動，眼角發亮地準備潛水器具。

水面下的藍鰭鮪迅速循網逡游，周遭的水流彷彿刀子一樣劃過潛水衣。沙勒沙目視著這五條鮪魚，最巨大的那尾接近三米，其餘的大致在兩米左右。蘿希卡曾和許多種類的鯨豚共游，直視高智力水中生物的眼睛，牠們甚至會打量你、評估你，像是有一個老人躲在牠們的軀體裡。但此刻她旋轉著身體，與這些有著巨大眼睛的大魚對視，卻只看到冷酷。

他們本來不讓已浸泡兩晝夜的波希多下海，但在來不及阻止時，他就已身在海中。波希多一開始奮力跟著鮪魚繞圈游行，而後漸漸慢了下來，然後他踢腿轉身，面對沙勒沙和蘿希卡，手交叉擺動，拇指指向大魚。

不是。牠們不是。

沙勒沙和蘿希卡彼此看了一眼，牠們不是？

沙勒沙浮上水面，小食遞給他麻醉槍後，先朝最大的那尾射擊。牠拉出泡沫般的排泄物後斜向游動，終至翻肚靜止。波希多將拉力繩綁在尾鰭上，指示小食按下捲繩器將牠拉進船艙。

大魚像是用金屬澆鑄而成的，無意識卻不願屈服地朝甲板拍擊著尾鰭。沙勒沙用一塊濕潤的黑布蓋住牠的眼，招手要小食將水管伸

入魚嘴沖灌魚鰓，以提供足夠氧氣保持牠的生命力。蘿希卡拉出捲尺緊貼魚身，從鼻尖拉到尾鰭分叉處，「二九〇公分」，她看了一眼顯示器：「五二五公斤」。

沙勒沙用眼神示意波希多接手遮住魚眼的工作，他打開鋁箱，拿出探測儀，循著脊椎掃描魚體，在接近第二背脊附近探測器響起。他將腰際的藍道刀刺入魚背，四處攪動，感覺觸及一個微小的硬塊，手一旋將那個區塊的魚肉剝出，丟給小食。第二次響起的位置在兩眼之間，沙勒沙推開蓋黑布的波希多，倏然一刀往魚的右眼刺入，紅血噴湧，濺在他的兩臂和臉上，他前後搖動刀柄，將巨大如雞蛋的魚眼取下，探手進去眼窩，摸索後取出了一個滿布血液和腦漿，硬幣大小的錠狀物。它的下方伸出無數尖細的金屬觸鬚。

沙勒沙氣力盡失坐倒在地，將沾血的藍道刀丟在一旁。

雖然和沙勒沙朝夕相處，Zeu的其他成員始終不知道沙勒沙多大年紀。他總是常年穿著軍衣外套搭配老派的牛仔褲，有一頭鐵灰色的頭髮。在蘿希卡的印象裡，他這個樣子好多年了，頭髮沒有變得更白，也從不染黑。

不過此刻，他們都覺得蹲在那裡的沙勒沙不過是一個老人。

「所以這魚是假的？被控制的？生化魚？」從魚肉裡也找出另一枚錠狀物的小食接連問了幾個問題。

沙勒沙也沒有答案。那一整天，他們都待在船艙解剖那幾隻仿生藍鰭鮪，一次一次用魚刀伸入牠們銀白色的肚皮（那裡發達的血管網，是經過漫長演化來的長途慢速游泳的體溫調節裝置，因此也最致命），把手伸入牠們巨大的眼窩裡，取出不明作用的錠狀物。

沙勒沙將一片魚肉放進嘴裡嚼，「也許是可以操控的生化魚吧。」

小食看著那些眼珠，那些眼珠也看著他，他把其中一顆遞給波希多，那眼珠已經失去光彩，蒙上一層霧翳。

「所以我們現在算是找到了，還是算沒找到？」

沙勒沙依然無法回答。

波希多像要刻意轉移話題說：「我在海上的時候，昨天，還是前天……那歌聲又出現了。」

「歌聲？」

「就是我說過的，在大霧裡帶我出來的歌聲。」

「它唱什麼？」

「島在閃電落下的地方。」

「島？」

波希多點點頭。

「我們怎麼沒看到？」

「在海裡。」星期二跳了過來，波希多伸手去撫摸牠。

Zeus安靜地往前破浪，眼前只是汪洋、海鳥，以及陵墓般的浪頭。小食想家了，不是北部的那個，而是小島旁邊的小島。沙勒沙若有所思，抬起頭正好看見一隊旅雁，船正切過牠們的歸鄉之路。他打開一尾藍鰭鮪的嘴，把手伸進牠深黝，血腥，魚肉包覆的流線身體裡。如果這是假造的，也未免太過真實，牠能游泳，能吞吃，會為了避免死亡而猛烈掙扎。

一個聲音像燭火尖端的青煙那樣在他們之間冒出，搖曳糾結，纏繞盤旋。因為浪聲太大，他們一時沒有發現，仔細一聽才發現是波希多在唱歌。那歌聲一開始只是小水流，後來淅淅嘶嘶、水花四濺，和海浪聲互相擊打難以分辨。

那歌聲落進海裡又浮出海面，上升到候鳥的高度，月亮的高度，星星的高度，化為流星，在海波浪的尖端，像是一隻一隻拍著翅膀的紫斑蝶，慢慢遠去。

「你知道自己唱什麼嗎？」蘿希卡問。

「小魚也好，鯊魚也好，明亮的也好，黑暗的也好，讓他們全部游進來，游進我的網子，游進網子……」

「可是你說你不懂這種語言。」小食問。

「對。」

「你卻知道它在唱什麼？」

「對。」

波希多想起那天晚上，他踩著一個島，不，是踩在島上最高的山的頂端。天亮的時候，他潛入海中，繞著那座山游泳，赫然發現山的周圍圍繞了一群鯨，牠們靜立在海中深深睡眠。

小食問：「難道藍鰭鮪的出現是歌聲告訴你的？」

「不是。」

沙勒沙想起了那些聽到阿契卡族美女歌聲和祭司祈求，赴死的鯨。

「可惜是一群假魚。」小食晃了晃手中的黑錠。

「所以我們現在算是找到了，還是算沒找到？」沙勒沙不知道自己重複了小食的問題。

在最後一次的故事時間裡，他們看著螢幕投影出安裝在革龜身上的攝影機傳送回來的畫面。沙勒沙把帶來的幾個分解式攝影機置放

於不同的生物身上，這種攝影機的外殼與綁繩用一種可溶解在海裡的材質所製造，僅能維持三天的時間，電量也只能維持三天，三天後攝影機鏡頭將沉入海底，逐漸分解；它的上頭是一個以壓縮泡棉做成的、包裹著記憶體的小球，外殼分解後會帶著攝影機往水面而去，再把訊號傳向雲端。

航程眼看就要告終，他們沒有再發現任何一次仿生魚群，當然也沒有發現任何野生藍鰭鮪的蹤跡。

晨間會議他們討論返航的速度，也討論跟隨船後正逐漸壯大的秋末颱風，他們決定靠港蘭嶼。陸地已在眼前，雖然現在還看不到，小食和波希多並肩坐在船頭，他不敢對波希多說自己其實怯於上岸。

「你知道嗎？你唱歌的那種語言，我覺得和達悟語很像，我媽媽教我達悟語的時候也很像唱歌。」

「唱唱看？」

「maniklap是船在白天沉釣，miseleng是船在夜裡沉釣，mamasil是竿釣啊，mitokzos是射魚，miciklap是浮潛釣魚，mikenakena是駕船拖釣，manaoy是雙竿拋網網魚，mitawaz是網魚，sangid用鐵鉤鉤上來，rakepen是空手抓……。」

「你唸達悟語的聲音不像是你的，」波希多說：「也許這個世界上本來只有一種語言。」

「對了，你不是說過，你母親在你出生時就死了嗎？」

「對。」

「那你怎麼會知道你聽到海上的歌聲是你母親的聲音？」小食終於提出他的疑惑。

「不曉得。也許就像牠們一樣。」一隊蝴蝶從海上飛過，一隻接著一隻，海風偶爾吹散牠們，但四散的蝶依舊朝著島的方向飛去。

那天晚上蘿希卡在夢中看見自己潛進中洋脊以西的海底，俯瞰那些數十公尺，矗立在海底的白色煙囪。那是地函新生的火成岩與海水在地熱影響下起的化學反應，每一個煙囪都是一個生態系，這是三萬年前就存在的「失落的城市」，居住著遠古以來的神祕生物。不是日光，而是硫化氫、甲烷、氫氣、有機酸所形成的化合反應，餵養著這個黑暗世界的子民。

生物在這裡因為長期失光顯得一片花白，為了近一點看那些由小型的蟹、管蟲、蠕蟲組成的城市，她游進游出那些白色煙囪，白色的裸體與周遭融為一體。各種漂流的微生物，形成海底的雪花，每一片雪花都是生命的展示，它們不以陰莖插入陰道的方式繁殖，不以性別的概念繁殖。

無數的小水流漩渦般包裹著她，咕嚕咕嚕冒著氣泡，一股一股白色的液體從煙囪流出，那是儒勒·米什萊在一本古老的著作所寫的「海洋的精液」，讓大海恆久受孕。蘿希卡被那樣的白色液體層層包裹，任它們從每一個可能的孔洞進入又離開。

沙勒沙則是一夜無夢。旅程終於要結束了。他知道自己是有辦法長時間待在島上的，很多人都說這個國家是一個島國，但現在對他而言它應該是一個「海國」。島上的每個人如果花十分之一的時間在海上，島就變成十倍大。只住在島上太可憐了。

他想或許可以回到北部看看他在這世上唯一的親人，他的姪子，他有一個世紀那麼久沒見到他了，如果見著了他，他想跟他去淡水吃魚丸湯、阿給，然後把星期二託給他養。

隔天清晨會議時小食打開衛星雲圖，跟隨在Zeus之後的暴風，吸飽了溫暖的水氣，變成anito（惡靈）了。

水像傾洩的沙子般發出嘶嘶聲，Zeus顫動降速，趕在暴風來臨之前靠岸應該沒問題。他們閒談著上岸後要吃達悟人種植的芋頭配豬肉，不要再吃任何一種魚了。但隨著陸地漸近，他們卻再也提不起勁。

海風嗚嗚，坐在靠邊緣位置的波希多顯得有點不安。他默默走出艙房，走向船尾，看向遠方。

沙勒沙覺得他似乎又直覺到什麼，警覺性地朝螢幕一看，在風暴與Zeus之間，竟有無數密密麻麻的黑點。

默契十足的沙勒沙和小食分頭準備「魴」和「海鸚」，他們沒有交換心底的想法，怕一講出來就要破滅。

一分鐘後「缸」的影像傳來。全船的人都靜默無聲。那是藍鰭鮪，當然，沒有人可以從外表看出牠們是否是仿生魚。

得抓到才知道。

像看穿了沙勒沙的念頭，蘿希卡提醒：「時間很短，我們得決定。」

螢幕上的魚群以不可思議的驚人速度游近，放出去的「缸」被巨大的魚身連續撞擊，在一陣晃動後失去聯繫。到底多少？到底有多少啊？他們把海鸚的高度盡量降低，魚群多到形成一道又一道波浪。

波希多一面在腦中計算了魚群的速度，以及Zeu若轉頭全速前進多久可以追上，一面要小食開啟隱形音牆，爭取一點思考時間。幾分鐘後魚群快速穿過Zeu的下方，分為兩股，猛然掉頭朝大洋的方向游去。

他們彼此交換了一下眼神，沙勒沙說：「三十秒。」蘿希卡、波希多和小食都明白了，這三十秒，將由每一個成員決定Zeu將返航故鄉或是迎向暴風。

沙勒沙抬起頭，看見無窗實驗室內高達十層樓的巨大柱狀水族箱，無數纖小透明的魚苗在玻璃魚池裡朝同一個方向洄游，追逐剛被大量釋放進水中的無節幼蟲。他把臉貼向玻璃，以為這樣就能看得更清楚一點——就像當年他從賞鯨船上趴近海面，想穿透海水看

清楚那群神祕的大魚。黑色的海倒映著卡蘿的臉龐，他很想問卡蘿那個他埋在心底多年的問題：兩個想法不同的人能愛對方嗎？

人能造魚，能造人，人能造兩個相愛的人嗎？他想起發明第一隻機械鮪魚的提安達芬羅兄弟（Michael S. Triantafyllou and George S. Triantafyllou）曾說：「當機器鮪魚的設計愈來愈精細複雜時，我們就更敬佩活生生的鮪魚。」是啊，是嗎？

他伸出手，食指和拇指緊靠，想像手中捏著一把鑰匙。他還真收到過一把「鑰匙」，叫做「恆久受孕的大海」。那是「裂縫」這種病毒寄給他的詩句，它通往的是卡蘿的大門。他始終沒有把鑰匙插進去，但卻帶著它越過大洋，掛在心底。

此刻他手一鬆，讓那把想像的「鑰匙」掉落，它濺起微不可見的水花，像一尾小銀魚沉進海中。

波希多想起那個滅頂之島。當他躍進水中的那一剎那，覺得身體不是在海裡，而是在布滿離棄、難捨、愛戀與傷痛的乳汁中。他想起那些圍繞在「海底的山」旁巨大的鯨，以立姿睡眠彷彿墓碑，他以腳當耳朵，站在山尖時聽見了如此複雜的聲音——島的山記住了所有的故事，人、神，以及水族的。人根本不知道，萬物皆有記憶。

他想起那母親般的歌聲，唱著：「真與假，卡邦做決定；生與死，海浪做決定。」唱著：「不死的次子，不死的島，不死的海……。」波希多想問：「不死如何做得到？」一尾銀色飛魚飛出水面，在牠接近海面的那一刻，被水底的鬼頭刀啣入大海。

小食則想起他第一次到二十一樓時，朝那個電梯的黑洞往下望的情景。那裡頭有著黑色的雲，下著黑色的雨。絕對的黑暗不一定要搭上太空船到遠方的星系，也許在地球上就看得見。沒有告訴任何人，他也收到來自「裂縫」的鑰匙，有人從某處，從那個無所不在、俯瞰的「雲上」把回憶對他敞開。那個打擊手、惡靈，一直在某處沒有離開。母親留著一朵「雲」記憶他的一切。

讓小食痛苦的是，相鄰的「雲」則鉅細靡遺地收藏著他的照片。從嬰兒時期開始，每一張都按日期加上編號、地點、天氣、心情，像一本人類學式的相簿。

小食的母親並不知道他獲得了鑰匙，他每天都進去一次，像在看一部不斷加長的紀錄片。直到有一天，他上網買了叫做「降雨」的程式，把她的雲降得乾乾淨淨。

母親什麼都沒說，幾個月後，她返鄉拍攝那萬年不遷的核廢料場紀錄片時遭遇意外，族人藉由他母親的死亡，發起了島上數十年來另一波驅逐惡靈的高潮。平息之後一切如故，幾十年來政府都無法實現將核廢料移出島嶼的諾言，而他成了不再返家的「燕子」。只是日後他發現不再有什麼可以證明那個家曾經存在了，一切都已經流入大海。

不過達悟人的家是海，母親說。所以他一直在「家」的上面航行。他舔了一下手臂上的鹽，真的像沙勒沙說的，雖然海是同一個，但在不同的緯度舔手上的鹽，你會發現味道不同。

蘿希卡想起昨夜夢裡的海底熱泉生態系，她一輩子也無法離開的城市不在陸地上而在海底。在夢裡她經歷了無可言喻的羞恥與歡娛，醒來時全身充滿了既是恐懼也是欲望的味道。突然之間蘿希卡像是想到什麼，沒錯，這個早晨她重新嗅到了恐懼和欲望。感官回來得太隱密，以至於她沒有發現。可以確定的是，此刻她清清楚楚嗅到了一種混合著海、野性、自信卻充滿憂愁的氣味，她不由自主地尋找氣味的來源，最終朝向站在船舷邊的沙勒沙。她把遮住頭髮與口鼻的方巾掀開，想要更確定那氣味的來源。這段時間航行的海的影像在她眼前流過，飄浮著積雨雲、卷層雲、高層雲、雨層雲與霞的天空在她眼前流過……冰冷漆黑的海底世界有光透現。

就在那一刻，沙勒沙轉過頭來，說：「三十秒到了。」

Zeus靜止在海上。他們一起看過像是地毯一樣平滑、輕柔的海，也看過如同崩落的岩石一樣壓頂而來的海，看過黑如永夜難以透視的海，看過純真到似乎可以一眼望穿的海。海抹除一切界線，無從跨越。有一瞬間他們此刻看到的海是一塊浮動的白鐵，沒有巨大的藍鯨、沒有正在逼近的暴風、沒有雲也沒有浪。在科技如此無微不至照顧人類的時代，為什麼還沒有辦法讓這樣的一艘船安然穿過古老地球演化至今的熱帶氣旋呢？

船是造來做什麼的？沙勒沙問自己。船就是拿來航行在海上，追逐、尋找、捕捉，通過暴風，或者沉沒的。

三隻腳的星期二從沙勒沙的口袋爬出來跳上船頭，這麼一來牠就好像他們每個人的指針、Zeus的小小旗幟。小食覺得這動物真是不

可思議，當牠舉起前腳看著你時，就好像有話要說似的。他用手肘碰了碰波希多，從那局部的肌膚接觸知道了波希多的決定，波希多支持他的，他支持波希多的。

此刻Zeus上空仍一片晴空，但聲音傳來了。他們都聽到了遠方隱隱的大浪邊緣，它將會連續重擊Zeus的肚腹，那暴風的語言開始把他們從陸地攜帶在身上、僅存有泥土和花香味的記憶吹走了。那似乎在說：我來，我劫掠，我審判.....昨日已逝，明天未必會來。

---

1 這個詞是貂屬的屬名，但同時也是西班牙文裡的星期二的意思。



*Butastur indicus*

〈灰面鵟鷹〉．手繪：吳明益．媒材：色鉛筆、畫紙．影像後製：吳明益

## 灰面鵟鷹、孟加拉虎以及七個少年

A Buzzard, A Carnivore, and Seven Juveniles

這條寬數百公尺的河上，有舟楫橫渡已經是幾百年的事了。

位處淡水河河口右岸，從渡船頭起往大街的那一段路，是淡水最早的道路。可以想像，人們從大街轉進窄仄的巷弄，出來時望見氤氳漫漫的河面，會有難以言喻的舒暢。不過通常他們不知道，那是人類看到水岸的共同情緒，是演化留在自己身上的痕跡。

當然，河岸現在已經被政客改得面目全非了。以前在書裡讀過，最早散拿社的平埔族人會用樹幹鑿成小舟，往來兩岸與內河。不知道他們會選用哪一種樹？偶爾我會想，哪一天也來鑿一條試試。事實上，從此岸到彼岸現在十來分鐘的水路，幾年前仍有一些居民在使用，不過可憎的淡江大橋蓋好以後就沒落了，它完完全全變成一條虛假的航道。

算一算這是我連續第十七天上山，快艇濺起淡水河的水，殘餘的春寒讓人打了一個哆嗦。船上俱是日韓和中國的觀光客，興沖沖地準備到彼岸，他們不曉得那裡賣的是和此岸幾乎一樣的食物和廉價

商品。一個戴著墨鏡、手提香奈兒包包的婦人補著妝，小艇突然激起一陣水花，打在她身上和臉上，幾個女伴因此笑鬧了起來。

這時候我聽見狂野、尖銳的「就一唳」「就一唳」聲，抬頭一看，一隻灰面鵟鷹沿著河道直線飛行，牠轉動著腦袋俯瞰河道，眼睛閃爍著白光——今天的第一隻。

無論是一隻或一千隻，無論是一眼或是一季，每次感受到灰面鵟鷹的飛羽伸張如指所畫出的隱形氣流，我就想起舅舅。

我會開始看鷹是因為舅舅的關係。他帶我看鷹的時候，我剛高中畢業，前一年失去了母親。他騎著野狼，載我到登山口，不發一語地在前頭領著路。舅舅那時候十分挺拔，他穿著傘兵靴（而不是登山鞋）、軍衣外套、破舊的牛仔褲，不高卻比例協調，頭髮斜推直至露出頸部和一點頭皮，背影很是瀟灑。他身上也有一種很難言喻的體味，後來我才發現，那像是風信子的氣味。

一開始我們走在一般山徑上，但不久就轉進了穿村道路。他回頭跟我說，這條路只有賞鷹人走。「賞鷹人」，聽起來像是一個種族。穿出村子、竹林和破碎的小農地後，我們來到一處墓地，有幾個賞鷹人已經在那裡了。他們向我舅舅點頭示意，沒有開口聊天的意思。

舅舅領我到磚牆旁，那裡可以俯瞰整條淡水河。從這個角度，你會以為河是海流進陸地造成的。就像一段倒轉的影片，水從開闊、遼遠的海接觸陸地後漸次變得曲折嫵媚，流經城市時，居民將水倒進河裡，把穢物收回房子裡，被溺死的動物復活過來，蹦跳地從來

時路心滿意足地離開。而後水一路往上爬，穿過岩石、樹根，愈見纖細跳躍，看起來比在大河時期活潑多了。它最後會化為一條山溝裡羊齒間的流水，脆弱得簡直馬上就要中斷似的。河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舅舅一言不發，只是環視著河流，就像戍守陣地的哨兵，偶爾將望遠鏡朝向沙洲上一些邊走邊覓食的水鳥。前三十分鐘完全沒有鷹況，但就在我開始感覺不耐的時候，舅舅卻像察覺危險因而寒毛直豎的動物，往我右方指去，要我舉起他借我的ZEISS輕便型雙筒望遠鏡。

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在野外賞鳥生涯裡的第一隻鷹。牠恆定而筆直地從河面上通過，像是空中有一道線，彷彿受到什麼聲音的召喚，沒有猶豫，義無反顧地朝前飛行。也許知道這是我野外的第一隻鷹，風特意把牠拉向我。望遠鏡裡飛羽根根可見，偏紅的羽色和遠方的山色相映，一度我認為牠轉頭看了我一秒鐘，那黃色的眼哀傷堅定。牠的羽尖輕微顫動，讓我幾乎忍不住想伸出手去。

第一隻鷹之後，鷹群便不斷出現。整個早上有上百隻灰面鵟鷹，數十隻的赤腹鷹。鷹群就像細長的一道水流，蜿蜒、迂迴穿過天空。河水漫起的霧氣停留在山腰帶，牠們的眼睛能穿透霧嗎？我在筆記上這麼寫。偶爾有松雀鷹從林間飛出，攻擊這些短暫途經領空的鷹群，些微擾亂了牠們的動線。

到後來舅舅和我的手都舉不起來了，他躺了下來，我也跟著躺下。舅舅一言不發，仍舊讓他的望遠鏡靠在眼睛上，單手扶著。鷹持續地從空中高高低低滑翔而過，牠們腹下的斑紋就像一片片小型的雲朵。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有人躺在墓地的下方，在那些潮濕溫暖的泥土底下。我的眼淚突然不可遏止地湧了出來。而舅舅並沒有放下他的望遠鏡。

舅舅曾是商場的孩子王，最會講故事和玩各種花樣的大人（那時候我們覺得高中生就是大人了）。有時候我覺得他本身就是一個迷離複雜的故事，因為他講話和開玩笑都是一本正經的神情，有時難辨真假。媽曾引述隔壁賣皮箱的阿姨教她的臺語說「喙花好的查埔毋通信」，把他當成一個負面案例。他講話時我常盯著他的嘴看，媽說舅舅的嘴型像菱角。

舅舅高中畢業後沒考上大學，開始在三角窗的「牛仔褲大王」打工。也許是貧窮以及聯考的失敗讓他對錢產生了極大的饑渴，不知道他怎麼用手上那麼微薄的薪資存下了本錢，偷偷地跟著混跡西門町的一個前輩投入期貨。沒過多久，他幸運賺到當時商場的人眼中，不可思議的一筆大錢，然後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離開商場的舅舅逢年過節會突然回來，若無其事地走進家裡，拉板凳過來和我們一起吃飯。他就像平常一樣從筷子籠裡挑出那雙顏色較深的筷子，「豆」一聲在桌上把它們戳齊，然後大口扒起飯來。

「也是阿姊煎的虱目魚上好吃。」舅舅的臺語是跟商場居民學來的，他會不在意地談他在期貨和股票市場的賺賺賠賠，好像日常，好像從來沒有離開過。從他跟母親的對話裡，我知道舅舅最慘的時候當過水泥工人，還為了躲債跑了一年船；最賺錢的時候養了一匹馬，為了馬還在墾丁買了一塊放牧地。

「什麼顏色的？」

「黑的。當然是黑的，馬就是要黑的才漂亮。」

馬低頭吃草，抬起頭來就看見大海。我想像著那個畫面，一匹看著大海的、來自北方的黑色的馬嚼食著南國的草。清晨舅舅會先用鋸齒梳梳理馬毛，趁車流還不多的時候騎到墾丁街上，直到有一次他妄想帶牠上船，馬因為驚嚇而跌斷了腿。

我沒有問他為什麼要把馬帶上船？也沒有問他後來那匹馬的命運。因為我知道不能問得太急。有時候講故事的人只準備好一個開頭，還沒有把故事裡每一個角色的身分、場景細節以及命運的後續安置妥善。追問得太快，他只會把好開頭說成爛故事。如果下次舅舅回來，他想好了怎麼把這些事講給我聽，自然會講的。

但有一件事清清楚楚不是故事，因為那是我參與過的，是我跟舅舅相處時，最鮮明的一段記憶。

大約我五歲到六歲之間，舅舅養過一隻鷹。確切是什麼鷹我當然不知道，彼時我們把所有有鐵鉤一樣的嘴，銳利腳爪的鳥都叫做鷹。只記得有一天他帶我到天台轉角，神祕兮兮地給我看一塊高高隆起的黑布。明顯地在黑布底下藏了什麼。

「讓你看鷹，只有你免費喔，阿蓋仔他們我都要收錢。」

他掀開黑布的一角，露出了底下的籠子跟鷹的爪。那黃色的、充滿力量的腳趾和黑色的爪子立刻攫走了我的心。商場不少人養鳥，

他們會把鳥籠放在騎樓，因此我看過綠繡眼、牡丹鸚鵡、小鸚哥、八哥、九官鳥和畫眉的爪，卻從來沒有看過那麼有傷害性、掌握力的東西，看到的那一瞬間覺得自己好像那根木棍，被緊緊抓住動彈不得。接著舅舅慢慢把黑布掀開，要我不要怕，靠近一點。

「為什麼要蓋黑布啊？」

「鷹仔驚光。」他用臺語回答我。

我湊上眼去看，在朦朧的光線裡，鷹斜側著頭以單眼與我相對。那鷹眼放出黃色的光芒，反射著我的驚恐。

舅舅擁有一隻鷹的消息很快傳遍商場的孩子圈。湯姆、流鼻仔、阿蓋仔、烏鴉、阿卡都來了。他們用每天一塊錢的「門票」，換取可以限時（每次一分鐘）限次（每天三次）看鷹的權利。

舅舅餵牠螳螂和蝗蟲，在孩子們暫時沒有收到零用錢的時候，被允許用這些小昆蟲換取觀看權。陰暗的樓梯間，幾個小孩聚精會神地看鷹什麼時候出爪，用牠那彎鉤的尖喙給虛張聲勢的螳螂致命一擊。對當時的我們而言，那小小的籠子就跟羅馬競技場一樣宏大。

當所有孩子聚精會神看著這齣第一個鏡頭只露出一角的電影時，舅舅突然間掀開整張黑布。這時，我才第一次完整地看到整隻鷹。

與之前所看見局部的鷹不同，掀開布幔後，鷹的爪、翅膀、眼睛和身體，反而有一種委靡之感。牠看起來並不驕傲巨大，比較像是沉浸在夢裡，縮著脖子，還沒有完全清醒的樣子。籠子底下躺著好

幾根看起來邊緣很銳利的羽毛，和一些雲朵一樣蓬鬆的絨毛，上頭黏著灰白色的屎。

我們在商場頂樓的夜空下，像什麼神祕宗教教派一樣圍著和我等高的鷹籠，嗅聞著彼此興奮的氣味，安靜不發一語。不過等待的時間一久，大家身體開始扭動，顯得不滿。鷹似乎完全沒有獵食的欲望。添加微信：PDF88PDF 代查代找任何类型语种电子书

舅舅倒是很平靜地坐在鷹的對面。不出聲的舅舅有一種陰鬱的詩人氣息，現在想想，舅舅那時身上就同時並存著兩種相悖的氣味——他既像個投機商人，也像後來我在書裡認識的許多浪漫者——沒有什麼可以否決他的決定，眾人愈覺得他的行事荒謬，他就愈一意孤行。

就在我們開始鬆懈的時候，鷹以極快的速度啄向舉起前肢警戒的螳螂，旋即用利爪把牠的身體壓在木棍上，然後一口一口拆解掉。螳螂破碎的身體流出綠色汁液，跟所有昆蟲一樣，即使失去頭部腳仍會顫動，就好像還想逃走。

毫無疑問，我們都是第一次看到鷹如何殺戮。之前對我們而言，螳螂才是殺手，看到階級易位這事讓我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在鷹的面前，那個三角眼不可一世的傢伙居然這麼不堪一擊！進食完的鷹抖了抖羽毛，牠全身蓬鬆得像是要把我們的驚訝吸收進去，接著變得緊密，恢復了靜止。那一瞬間不知道是不是錯覺，鷹萎靡的氣質一掃而空，牠又變成一隻驕傲的動物了。

在微光中牠轉過頭，以圓滑的黑喙與巨大的瞳孔對準了我，強而有力地，直直看進我的雙眼。我的動物直覺感到這生物大過於我，

於是便畏縮地往後退了一步，靠到舅舅的身上。我忍耐著恐懼引發的興奮感，身體微微發抖。

因為這次的表演成功，鷹藉由孩子們的誇張傳言往更遠的地方傳開了。每天下課時，都有從對面開封街、武昌街和我們小學原本敵對的孩子專程過來，願意花一塊錢看鷹。舅舅也讓鷹對孩子們公開，在天台上表演獵殺螳螂的戲碼，商場以外的孩子，得繳三塊才能上到「表演場地」，並且得遵守不得跟大人說的約定。

不多久舅舅又買了小白鼠，一樣讓我們這些「第一批」看鷹的小孩優先購票入場。我們一邊推擠著對方說好恐怖，一邊眼光裡閃耀著興奮的光芒爭相坐在前頭。這次同情那可憐又可愛的小動物的人多一些。說來奇怪，人不會對成年的家鼠寄予同情，卻會同情幼鼠。人對黑色老鼠的同情心也少一點，對白色老鼠的同情心則多一點。也許人是唯一喜歡強調自己公平的生物，我記得讀過一本書寫的，即使是假象的公平也維繫著人類文明的進展。

只不過這次鷹卻似乎對這小動物沒有興趣，牠只是斜睨著驚恐繞著籠子不斷轉圈的白老鼠，卻沒有出手。

「raptor這個字起源於掠食、攫取。迅猛龍……其實應該叫伶盜龍，英文俗名也叫Raptor。」

我側躺著，掉完眼淚以後，感到特別地暈，而且陽光讓我幾乎睜不開眼。但舅舅還是用望遠鏡朝著天空。

「你不覺得很特別嗎？」

「你是說鷹還是字？」我回答。

「都是。」

有時遠遠的，看起來像是無害、雲朵一樣美麗的物事，會突然急速下降攬走一切。

一天舅舅突然慷慨起來，把收來的門票錢拿去買了幾塊牛肉，但鷹卻不吃。不知道為什麼，鷹只吃活螳螂、蟋蟀和蝗蟲。貢獻這些小昆蟲的孩子太多了，他們把校園和新公園裡的蟲搜刮一空，舅舅的「房間」裡都用紙箱養著各式各樣的昆蟲。說是房間不過是我家閣樓隔出來的一個僅能容身的小空間，連站都站不直，也沒辦法伸開雙臂或伸長腳，只能勉強屈身睡眠。我和媽媽住的「房間」比他略大一些，和他隔著一個三夾板做成的拉門。這個門是媽自己割木板做的，尺寸並不精準，很難一鼓作氣推開，每次都會發出咿咿歪歪的噪音，還會停頓好幾次，就好像中風的「福州仔伯」。

晚上那些蟲唧唧狂鳴，讓媽和我都睡不著。那時她還不知道舅舅養了一隻鷹，她只是痛恨自己為什麼在忙碌一天，修改了幾十件衣服、繡了不知道多少個學號以後還得讓這些蟲吵到頭痛不已。媽一激動時就會說母語：

「如果你愛蟲就回去木瓜那邊，回去溪那邊，黑色的山裡的蟲會多到可以吃掉你的靈魂，肉體是不是活著，牠們不會在意你的。」

於是舅舅把蟲分給阿蓋仔、流鼻仔和湯姆飼養。那塊鷹不吃的牛肉，則切成碎屑餵小白鼠吃掉了。吃了牛肉的小白鼠愈見肥碩，顯得有自信多了，不但在籠子裡繞圈圈，還睜著晶亮的紅眼睛開始撿拾鷹的羽毛編織，儼然像是個巢。

來參觀的孩子一律都會問舅舅鷹從哪裡來？舅舅回答是自己飛來的，他說自己懂一種召喚鷹的咒語。但這咒語只有月全蝕時才有用，所以至今他只使用過一次，就喚來這隻鷹。因此這隻鷹非常特別，是使者。

舅舅也跟孩子們宣傳他的偉大計畫，他說他正準備要馴服這隻鷹。有一天他會用高中留下來的冬季外套捆在手上，讓鷹站在那裡——就像百科全書裡的馴鷹人一樣，然後他一聲口哨，鷹就飛往空中，再一聲口哨，鷹就俯衝下來，抓新公園裡的松鼠，最後那聲長哨會讓鷹跟鐵雄用的回力鏢一樣，「咻」的一聲回到他的手上。

第一批見到鷹的孩子，對愈來愈多的參觀孩子潮感到不安，而有了紛歧的意見。阿蓋仔是最信服舅舅的，他自願幫舅舅收門票。但阿卡和湯姆則不然。

「鷹仔予人看到瘦落去。」湯姆這麼說。我很驚訝湯姆敢挑戰舅舅，也確實覺得他對待鷹的方式讓人有點討厭，他把我們和鷹相處的特權讓渡給太多孩子了，這樣沒辦法顯出商場孩子的不同。

況且湯姆說的是真的，我們都注意到鷹愈來愈瘦，眼神變得黯淡，還拉出稀屎。

一天清晨，舅舅拉了我去看鷹。往商場天台的樓梯只有這個角落是黑暗的，一般來說「掃便所的阿伯」會在這裡置放工具，但唯獨第五棟沒有。

他掀開籠子的一角，和之前截然不同，鷹不知道為什麼，一發現有光透進來就猛力地撞擊籠子，像是要衝出來揍我們一拳一樣。我一看不得了，鷹的羽毛大量地掉落，幾乎把籠底都鋪滿了。那小白鼠很自在地蜷縮在籠底的一角，蹲睡其間，並不理會鷹的躁動。

鷹銳利、傲慢、具有傷害性的尖喙旁滲出血來，頭頂幾乎磨禿了一片。我第一次感受到，眼珠可以同時透露驕傲與哀傷；我也第一次知道，人可以從另一種生命的眼珠子看出牠的情緒。

我沉默了，舅舅也沉默著，鷹則不斷撞得籠子發抖，直到他把黑布再罩上。

「怎麼會這樣？」

「不知道。」

我拉拉舅舅的衣服一角，囁嚅地說：「我們把鷹放了好不好？」這幾天舅舅嚴禁我們看鷹，顯然是因為這事發生不是一天兩天。那時我年紀雖小，感受大人的心思卻很敏銳，我知道舅舅帶我來就是要我問他這句話。他決定不了，因此需要我問他這句話。

「鷹真是讓人看到變瘦的嗎？」

我肯定地點點頭。「大家都這樣說。」

他摸摸我的頭說：「明天早上，天氣開始熱的時候放，鷹才飛得上去。」

「白老鼠也放走嗎？」

舅舅看著我點點頭。「放。」

那隻鷹就像清水溪的溪石、奇萊山的雨雲一樣美麗。母親就是來自奇萊山腳下的村落，鷹的部落、石頭的部落、河流的部落。記憶中我只跟她回去過一次，後來都是跟朋友旅行時再去的。在我心底形象模糊的父親，據說曾是採石人，他涉水尋找那些蘊藏有晶瑩如雲朵般玉石的石頭，走進陌生的部落裡，認識了母親。

「舅，那隻鷹到底哪裡來的啊？」下山時我問。

「鷹？」

「以前在商場養的那隻鷹啊。你養的啊。」

「啊，那隻鷹啊。」

「嗯，哪裡來的？」

「永樂市場買的。」

「永樂市場買的?!」

「是啊。」

「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永樂市場只有賣布跟麵。」

「那是後來。在我們那時候，永樂市場也賣鷹、賣猴子，還賣老虎。」

松雀鷹體色深灰，胸腹黑白條紋相間，黃色雙眼，尾翼細長。鴛鷹翼稍尖，長達尾末端，體色帶點紅褐色，雙眼和松雀鷹一樣也是黃色的，腹面斑紋相較稍淡，體型比松雀鷹大。有一天你會看到林鵰，看到熊鷹，看到牠們的時候你才算真正看到森林。

「那你高中時養的那隻鷹是什麼鷹？」

「說真的我不知道，當時也沒有拍照，那麼久了。不過牠應該是還沒換羽的亞成鳥。」

那年他只是一個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不是一個數鷹人。雖然我也一直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從一個炒期貨、進口商人變成一個數鷹

人……只有逢年過節回家的舅舅的人生轉折，對我來說是毫無跡象規律、沒有章法的。

多年以來，隨時都會闖進我腦海的一幕，是鷹被放出來之後，不到一秒鐘，就在潮濕寂寞的城市大氣裡，找到了罅隙。牠展開性感的雙翅，深深振翅幾下，輕鬆飛到對面的第一百貨公司頂樓之上，隨即縮起翅膀，石化般地停在大樓的天線上，成為一個優雅、完美的標識。我當然知道這絕對不是六歲的我的印象（六歲的時候我不懂性感，也不懂優雅），而是這個夢境般的畫面反覆在我的人生播放後，累積至今我的感受。

可是舅舅說不是這樣的，我記錯了。鷹放出來後無力飛行，僅狼狽地一跳一跳地跳到商場頂樓邊緣的女兒牆上。我們怕嚇到牠導致牠跳下樓摔死，只得遠遠地站在十幾米以外，把裝有螳螂和蟋蟀的紙盒子推過去。

由於這個情況太過難堪，舅舅就把孩子們（包括我）都趕走了。接下來的幾天，他默默上去提供鷹食物。舅舅說他並不知道鷹是不是有吃掉那些蟲，不過隔天早上，食物通常已不知去向。

我們兩人的共識是，釋放鷹的那天清晨是冬季已盡、春天開始的時分，接近後來他帶我看鷹的清明時節，城市霧濛濛地，一切都看不清楚。知道訊息的每個孩子都像收到祕密組織的動員令一樣，偷偷摸摸在天未光時起床，穿著原子褲和拖鞋，靜悄悄轉身扣上門，一個一個穿過天橋，聚集在信棟的樓梯間。

清點人數後，舅舅帶頭提著罩著黑布的鳥籠，巫師一樣領著一群孩子，打開通往天台的門。平常蹦蹦跳跳的孩子們被催眠般一聲不

響，排成一行橫排，對著整座城市和遠山，像要參加該死的、無聊的升旗典禮一樣，只不過升的是我們這一國的國旗，因此每個人都興奮而壓抑。舅舅先掀開籠子的黑布，打開籠子下方的活動扣環，把籠子的上半部像鍋子一樣掀開來，鷹就孤立在棲木上了。牠的前方沒有鐵絲、沒有牢籠，空氣照理來說跟剛剛沒有什麼不同，但我猜牠一定敏銳地感覺到了自由的氣味。小白鼠則蜷縮回牠的羽毛巢裡，對牠來說，這世界比待在籠子裡不友善多了。

「不過無論是松雀鷹還是灰面鵟鷹，應該都沒辦法長時間養在籠子裡。我後來也沒有看到臺灣的馴鷹人養這兩種猛禽。臺灣現在的馴鷹人多數是從栗翅鷹開始養起的，但栗翅鷹是最近才進口的，那時候不可能有。」

「所以，牠不是松雀鷹也不是鵟鷹？」

「不曉得。」

「可鷹哪裡來的呢？」

「可能是獵人把成鷹殺死以後，發現了巢裡的幼鳥，拿到市場去賣。臺灣有很長的時間，會大量抓過境的灰面鵟鷹，赤腹鷹也抓，看到什麼抓什麼，幾千隻幾萬隻地殺，裡頭一定有一些活抓的幼鳥。」

「抓來吃嗎？」

「也會做成標本出口啊。」

「可是那時候你才高中畢業，怎麼會有錢買一隻鷹？」

舅舅轉過頭來，笑了出來。一點都沒有變，舅舅是我看過笑容最有感染力的男人，他一笑雙眼的魚尾紋會跑出來，露出乾淨整齊的牙齒。說到底，窮人的世界裡是沒有乾淨整齊牙齒這件事的，至少我在商場的居民裡沒有看過，但舅舅偏就有。他笑得沒有心機而且爽朗，每次我看到他笑就覺得一切都可以度過。

「我們本來是要買老虎的。」舅舅說。

舅舅考上高中的那一天，我媽看榜後淚眼婆娑地走回來。對她來說，這個跟隨著她來城市奮鬥的弟弟就像她兒子一樣，考上高中是重大的成就。只不過舅舅上了高中以後，就像野馬一樣四處跑，我媽再也控制不住他。

多年以前，當她帶著剛剛小學畢業的舅舅北上的時候，就決定不回傷心的部落了。因為那條用石頭掩埋了她丈夫和許多族人的溪流，對她而言是源自於黑色的山的黑色溪流。

在升高三前，舅舅和六個死黨有個約定。他們都是當時的明星高中的學生，是從小到大就被訓練得只要會讀書就會出頭天的一群孩子。有一回他們課後約在西門町吃謝謝魷魚羹的時候，舅舅突如其來地提出一個建議：在升高三之前，我們一起來蹺一次課吧。

這是一個衝擊性的提議，因為這七個少年少女除了我舅舅以外，都是那種連重感冒都不願請假堅持要去上課的人。功課最好的是讀第一志願的石頭和阿榮。石頭塊頭很大，參加過橄欖球隊，能把原子筆從小指甩到拇指再倒轉回去；阿榮看起來就像是個清秀少年，他們那時總開玩笑說有一天阿榮說不定可以當電視上的偶像。

七個人裡唯一的女生是樂樂，她是一個有著夢幻大眼的少女，也是唯一舅舅有跟我提到她後來做了什麼的人。因為她是一個現代舞團裡的核心成員，曾在國外表演時上過新聞。當時樂樂的男友叫小春，但跟我舅舅這個群體之間有些陌生。沒有人清楚他的身分，據說家裡是開書店的，感覺是有錢人家的外省小孩。

和舅舅同校的三人組死黨是恐龍和徐曜。恐龍會叫恐龍的原因是，有一次向來看不起文組學生的地理兼生物科的短腿老師提到恐龍會滅絕，不是因為隕石落到地球上，也不是因為天氣驟變，而是「體型太大了做愛困難，就像這位同學一樣。」於是恐龍這個綽號就跟著他了。

舅舅跟恐龍是學校的頭痛人物，他們卻一起照顧著從「鄉下地方」國中考上同校的徐曜。徐曜和一般青春期的少年不同，他從來不開口說話，走路常常跌倒，但數理成績異常地好，聽過多數人完全不認識的搖滾樂團。他總是很有耐心地聽舅舅和恐龍鬼扯，然後跟著陪笑。

他們則都叫我舅舅沙勒沙。高中時我舅舅是一個天文迷，這個名字就是來自於繞著海王星運行的衛星海衛四Thalassa（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字發音比較接近塔勒沙），也是希臘文海洋的意思。當然那時候他完全沒有看過海，只是從天文圖鑑裡看到這名字覺得很

酷，於是拿來做校刊的筆名而已。不過後來樂樂跟他說她看了一本神話故事書，提到沙勒沙是天空之神埃忒耳和白晝之神赫墨拉的女兒，嘲笑他取了一個女孩的名字。舅舅一度羞愧地想把這個登在校刊的筆名換掉，因為他從國中開始就喜歡上鄰校的樂樂，但死黨們都記住了，他們就愛故意叫他沙勒沙。後來舅舅只好安慰自己，講中文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他們七個人真的相約了蹺課一天。

那天他們一起去看了場電影（是哪部電影居然忘了），接著分騎了兩輛腳踏車到了河邊（石頭、恐龍和我舅舅用走的或跑的追著腳踏車），再沿著河邊逛進迪化街。

他們一起在旁邊的攤位吃了虱目魚羹，便進去逛市場了。當他們從一樓逛到二樓、三樓，再從三樓逛回一樓時，發現還有一處陰暗的地下室入口沒有進去，便很自然地走下階梯。

對七個少年而言，那是人生至此記憶最深刻的一段階梯。每走下一道階梯，陰暗的日光燈下的動物費洛蒙與排泄物的氣息就變得愈加濃重，走下最後一階，推開紗門，一股躁熱之感撲面襲來，那裡有蟒蛇、紅毛猩猩、果子狸、穿山甲、鷹、各種南美鸚鵡……，還有一頭孟加拉虎。

「你們怎麼數鷹的呢？」

「你看空中什麼都沒有對不對？所以一開始你要在空中想像一條看不見的線，然後以那條線為基準，數那些通過那條線的影子。」舅舅說：「訣竅就是專注、專注，再專注。」

猛禽的飛行分為主動的動力飛行，以及運用氣流節省能量的被動飛行。清晨時陽光才剛出來，比較難形成上升熱氣流。因此，早上的鷹飛得低。一旦陽光漸漸變強，熱氣流和地形的影響隨之變強，這時鷹往往擺盪盤旋，乘風滑翔，輕盈又威嚴地沿著山林起伏的線條飛行，從空中傳來高亢如匕首的鳴叫。

天空看起來沒有邊界，實際上氣流正在創造邊界，「你要注意看雲的形狀，有時候雲的形狀會暗示你鷹群從哪裡出來，往哪裡去。不過有些老手，會長出直覺。他頭轉哪邊，鷹就從哪邊出現，他媽的準得跟鬼一樣。」

剛才當一隻鷹翼尖微微抖動，操控著氣流滑翔向我們的時候，我看著牠朝向我的眼，突然想起了在書上看過的一個問題：一開始動物演化出飛行這種能力，是從地上拚命奔跑然後飛起來，還是從樹上或懸崖往下跳？那時候我捧著書想，它有沒有可能同時在問，飛行究竟是出於躲避危險所逼出來的，還是出於原始的欲望？那麼，這是一個科學問題，還是哲學問題呢？

依照舅舅的說法，那隻鷹當場沒有往下跳，牠在等待時機。幾天後，鷹突然不在商場的天台上了，出現在百貨公司的頂樓，這時我們才確信牠能飛。那也就是我的記憶和舅舅的差異，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記憶是牠放出籠的瞬間就直接飛到了百貨公司上頭。

之後的幾天，舅舅獨自搭了百貨公司的電梯，偷偷打開頂樓安全門，為鷹「送飯」。

鷹在百貨公司上頭這事又在孩子間傳開了，大家每天上學時都在天橋上回頭看鷹。那段時間商場的孩子頭都抬得高高的，彷彿那個黑點是一顆白天的星，知道鷹的位置的孩子會指點給不知道的孩子看，大家都在等鷹什麼時候飛去，大家也希望鷹永遠留在那裡。

「你說你們本來想買老虎？」

「是啊，本來想買那頭小老虎。」

「買了老虎要養在哪裡？」

「樂樂說小春家有一個很大的院子，可以養。」

「老虎會長大不是嗎？」

「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啊，就是發神經而已嘛。」

「但為什麼沒有買呢？」

「因為太貴了。」

七個人看到老虎時驚訝也驚豔不已，他們第一次如此接近這麼一種充滿故事與傷害性，此刻卻看來是威脅感尚未發展完整的美麗動物。舅舅出聲問了穿著汗衫，長得更像豬肉攤的老闆老虎要賣嗎？

怎麼賣？得到的答案是當然要賣。兩萬不二價。老闆斜睨著這群孩子，一副你們買不起的表情。

兩萬在那時候可是一個大數字，絕對不是普通高中生能擁有的一筆錢，他們曾慫恿小春拿錢出來，但他說家裡對錢的管控甚嚴，絕不可能。七個孩子知道買虎終究是不可行，只好離開，但每個人都恍恍惚惚，如在夢中。一開始的時候，他們被這個不可思議的地下動物園迷惑，但看到老虎後，紅毛猩猩、孔雀和果子狸、小山豬都不再吸引人、不再稀奇了，他們只記得那頭小老虎，牠的大腳掌以及身上的橙色虎斑。因為還是幼獸，更有一種虛無之美。他們一步一步走上樓梯，覺得胸口有難以言喻的鬱悶。

當他們走到一樓的時候，舅舅突然返身跑回地下室，其餘六個人一看只好跟在他身後下去。

舅舅跑回老虎的攤位前，說：「可以摸一下吧？」他掏出五十元的鈔票，那是他身上僅剩的財產了。

老闆看看這七個穿著明星高中制服、應該是上課時間卻出現在這裡的學生：「幹，蹺課喔。摸啦，免錢，今仔日恁爸心情爽，一人摸一擺。」

於是七個人輪流伸出手，舅舅摸了小老虎的頭，樂樂則像搔貓咪一樣摸了老虎的臉頰，恐龍摸了牠的尾巴。當手接觸到那金黃色的毛皮時，彷彿有電流從他們身上通過。舅舅日後回想，那和他第一次踏進非洲草原、第一次潛進大海，第一次看到密密麻麻像蜂群的灰面鵞鷹大遷徙一樣。老虎比人類高貴，舅舅說那一刻他深信不疑。

離開永樂市場時天色剛剛暗淡下來，這蹺課的一日就要結束了。石頭突然走到前面回頭對大家說：「我們一起把老虎買下來吧。」多年之後，舅舅仍為了他的念頭落在石頭之後氣憤不已，因為他只能附議而已。

「飛（pue）起來囉，飛去囉！」

那是一個假日的正午，天轉熱了，阿蓋仔像是救火隊一樣一邊奔跑一邊大喊起來。很快地商場知道鷹的訊息的孩子就聚集到第一百貨兩側的天橋上。這裡我的記憶就跟舅舅一致了。

一股熱氣流從柏油路沿著大樓往上升，鼓舞了鷹飛行的欲望，牠乘著氣流展開翅膀，慢動作一樣深深振翅，畫出一個個忽大忽小，讓人迷戀的無形漩渦。孩子們看到一度萎靡的鷹飛了起來，就好像自己飛起來一樣，好幾個人真的手拉著手跳起舞來。鷹愈飛愈高、愈飛愈高，或許有九十九樓那樣的高度吧，在幾個技藝非凡的流暢旋轉後，朝北滑翔而去。

北方是山，牠會先經過大稻埕、經過永樂市場，沿著河岸往海的方向吧？

「對（uì）山伊邊去囉。」

商場的孩子開始奔跑起來想追上空中的鷹，開封街的孩子開始奔跑起來追鷹，武昌街的孩子開始奔跑起來追鷹，中華路的孩子開始奔跑起來追鷹，整個西門町的孩子們都奔跑起來追鷹。他們跑在馬

路上、走道上、天橋上，一直追到北門邊，每個人都大汗淋漓，而後鷹愈飛愈遠，超過他們能越過的界線了，超過他們還沒有全然長大的界線了，鷹往大屯山、七星山、觀音山，往河的盡頭飛去了。而孩子們站在線的這端目送。

我問舅舅樂樂是你的初戀嗎？舅舅說是。我問他是怎麼愛上她的？他說因為一個故事。樂樂從國中開始就喜歡寫故事，她和他都是各自的校刊編輯。在校刊裡，他們會寫文章呼應對方的文章。有一天樂樂在她們的高中校刊上寫了一篇故事的開頭，只有開頭，當時他們喜歡用「楔子」這個詞：

遠古時期是這樣的，人跟動物使用同一種語言，鳥用植物為名、植物以昆蟲為名，而昆蟲就以星星為名。至於星星是誰取名字的就沒有人知道了。

大概是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我說這也算是愛嗎？

舅舅想了一下說，當時算。

蹺課那一天的黃昏，在夜幕低垂以前，七個少年商量好了怎麼買虎。他們各自要以一年為期，賺到三千塊並且考上大學。如此一來，放榜的暑假，他們就可以把錢湊起來，買下那頭孟加拉虎，養在小春家的院子裡，每個星期一到日各派一個人去照顧牠，等到牠馴服了，他們七個人就可以牽著老虎，從商場的第一棟逛到第八棟，從北門逛到南門。

「逛完了以後呢？」

「也許就把老虎送給動物園吧。」

他們當然沒有買下老虎，沒有牽著老虎逛西門町，也沒有老虎可以送給動物園。因為隔一年考完聯考後再相聚，進去那個地下室時，已經沒辦法買老虎了。不，並不是老虎被買走了，也不是像小說一樣，編個理由憑空讓那個地下室消失，而是那頭老虎已經長大了。

七個少年站在少年孟加拉虎前面，他們知道沒有人家的院子可以容納牠。不，這世界應該沒有任何人為的地方，可以容納這頭華麗莊嚴的生物。

那籠子太小了。老虎在裡頭完全沒辦法伸展身體，眼皮和腿的關節處停了蒼蠅，略略減損了些牠的美。

我舅舅則因為虛榮心的關係，不想空手回去，就把那存到的三千塊，買下了那隻鷹。

「也就是你記得的那隻鷹。」

那個夏天讓人難忘，提著半身高、用黑布蓋著的鷹回到商場的舅舅，是七個少年裡唯一沒有考上大學的人，他的導師說他羞辱了他身上的制服，羞辱了三年五班。但那年舅舅從大稻埕提回一隻鷹。

我記得那天下山的時候，我走在舅舅背後。他的背溼了一大片，我看著他往下走的背影，發現他的皮帶漏穿了一個褲耳。我很想幫他重新穿過，然後就發現自己毫不羞愧地勃起了。他跨上機車，我坐在他身後，兩手拉住後貨架，以免機車煞車時會撞上舅舅微微滲著汗水的背。野狼的聲音波波地震動著，我沒有轉過頭去看河。

那並不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舅舅。後來我也曾在灰面鵟鷹季的時候到墾丁聽舅舅解說，還一起吃了雪花冰，他帶我到「風飛沙」那裡，我以為他要跟我說什麼，但結果什麼也沒有說。後來他寫email告訴我，他要到國外去，當一個生態攝影師。果然之後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從遙遠的國度寄來雪鴉、冠海豹或信天翁的照片。

再過幾年，我在一個NGO團體的活動裡聽人提起他，他竟到辛巴威去參加犀牛的保育了。那不是一般的保育行動而已，據說得拿起槍和當地的保育員一起對抗盜獵者。之後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我從網路上知道，偶爾有保育員死在盜獵者的槍下，就這樣消失在草原上，因為如果屍體沒有被發現，生物會無情地消滅它。我說過

我舅舅是個說故事人，他說的事總是難辨真假，說不定他的一生也因此變得難辨真假。

幾年之後，我收到一封名為「The land of little rain」的 email，打開來看才知道那是一把「鑰匙」。這是當時網民給的名字，原因是在「雲端裂縫」的事件裡，每個人都會在交談裡無意地問起：

你有沒有拿到誰的鑰匙？

我拿到了舅舅的鑰匙。徘徊了幾天，我進去了舅舅的「門」裡面，那裡有他拍攝的各種動物的照片。一個名為「Zeuglodon」的檔案夾，似乎是專門置放各式各樣海上、海底生物影片與照片的。那些畫面美麗得讓我驚奇，看的時候簡直就像登陸海王星一樣。

有一段影片讓我久久難以忘懷，一開始我不知道深藍色海水裡的是什麼，仔細一看才知道那是巨大的抹香鯨。每條抹香鯨頭上尾下地漂浮在海裡，就像希臘美麗建築殿堂前一根一根巨大的石柱，牠們睡著了一樣，靜靜地立在海中。攝影者（如果有的話）或是攝影機穿過牠們之間也未曾驚醒。

檔案夾裡最後一個自動上傳的檔案是一個十分二十九秒的影像檔，非常奇怪的是錄的完全是雨聲——聽起來是無邊無際的大雨，瘋魔地下著的大雨。

除了大量的野地影像外，還有一個檔案夾叫「孟加拉虎」，裡面都是文字檔，我打開來看才發現那是一首一首的「詩」，大約有上百首之多。我說過我舅舅身上帶著兩種氣息，但說真的我完全不知

道他真的會寫詩，從檔名看他的詩幾乎全都是關於動物與海洋的，但沒有一首關於孟加拉虎。我讀了幾首就沒辦法繼續。

因為我想起了那頭孟加拉虎。

舅舅堅信自己後來又再度與牠在街頭相遇了。

那天剛在期貨市場把自己一半的資產輸掉的他百無聊賴地逛到蛇街，想去喝碗蛇湯，一進去卻發現人山人海。舅舅擠向前去，原來店家正在進行殺虎秀。看起來生前也是瘦骨嶙峋的老虎已經死去了，頭早已被割下放在一旁，牠的眼睛微張，露出濕潤的微光。虎皮已剝去十之七八，虎血則裝滿了好幾桶藍色塑膠桶，眼前這隻動物只剩下肌肉與脂肪，渾然無法辨識了。

剝完皮後，瘦得像排骨、拿著一把肉刀的屠夫先把刀「跺」一聲插在砧板上，隨即「煞」拔起，一旁的主持人說師傅現在要表演割筋斷肉術，以及取虎骨虎鞭的刀術。操刀者隨著主持人的吆喝聲，將刀游移在肌肉與筋脈之間，旋轉刀刃卸下虎骨，一根一根丟上磅秤，俐落且精準。虎屍殘餘的鮮血從不鏽鋼的檯面上沿著邊緣滴下來。不知道哪裡來的那麼多蒼蠅，停在血水桶的邊緣、虎骨、以及橙紅得驚人的虎皮上，悠悠地搓揉著前腳和翅膀。

據說那是這個島嶼最後一隻在街頭被公開肢解的老虎。全身僵硬的舅舅發現站在他身旁的一個男人，偷偷地從包包裡伸出相機按下快門，然後再扳下轉動膠卷的擊鈕。

我問舅舅那一年你們又是各自做了什麼事，才賺到那三千塊？舅舅神祕且語帶哀傷地說，那是另外七個故事了。

河床的沙石被一陣風吹了起來，機車越過幾棟建築，越過鹽和泥土，越過他身上的風信子氣味，以及午後肉鋪、餅店和魚丸湯的味道，風從前方而來，沉甸甸壓在我們的肩膀上。舅舅忘了他剛才說要先吃一碗魚丸湯才回去，他從機車透過後照鏡看著我，那眼神就像那天我看到的第一隻灰面鵟鷹一模一樣，也跟那隻小時候他養的鷹要離去之前的眼神一模一樣（雖然沒有人真的看到）。他頂著風說，如果那天那頭老虎還活著的話，不管千金萬金，都會把牠買下來。

不過，牠已經死了。

## 後記

# 萬事生降於哀戚但非死灰

二〇一八年初夏，我和黑潮文教基金會的朋友搭著暱稱「小多」的多羅滿號賞鯨船遶島。航行的伙伴有研究者、環境行動者、藝術家與熱愛海洋的人，計畫在十四天的航程裡，停靠包括離島的十二個港口，取得四十七個測量點「海水溶氧量」、「海洋廢棄物與塑膠微粒」、「水下聲景」的資料。

因為氣候不穩定，航程被迫切割成兩段，我參與了從永安漁港到花蓮港的十天行程。「小多」回到花蓮溪口的時候，遠方城市籠罩在一片雨雲裡，我們在大雨中跳上岸，就是那一刻，我知道《苦雨之地》寫完了。

這本書雖然是六篇中短篇小說，我卻把它當成長篇小說在寫。這意思不是它具備長篇小說的「形式」，而是我以寫長篇的心態在寫作。沒有斷章發表的壓力，沒有定稿的死線，每篇寫完，我都會回頭把先前寫的再順一次；每要寫新的一篇，也把完成的篇章重複修訂過。第一稿完成後陸續交由不同的人審稿，接著在我來回淡水臺北車站的捷運上、香港臺北的深夜機場反覆修改，說起來，它是「在路上」完成的。

對我來說這就像一趟長路，並不是不斷往前，朝向一個固定、真切遠方的長路，而是繞著山的紋理而上那樣的迂迴之路。

我的前一本自然書寫是二〇〇七年的《家離水邊那麼近》。所謂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強調的是非虛構的自然經驗，環境倫理的思辨，以及作者自身情感與環境的互動。在那之後，我開始思考如何跨越自然書寫較依附於資料與非虛構經驗的特質，畢竟人類文明無論是哪一個環節（包括虛構能力與想像力）都和自然環境及我們自身的生物本質脫離不了關係。

二〇一四年的《浮光》很多人認為是攝影書（它確實也是），但在我心底它是「跨越自然書寫」的一次嘗試。整本書無論是「正片」或「負片」，都跟「攝影與生態」相關。攝影術發展雖然短暫，卻是深具人文視野的科學工具，談論攝影必然觸及人類觀看自然視野的轉變。

《浮光》之後我投身到《單車失竊記》的寫作，那是一次結合自身經驗、歷史研究與虛構書寫的嘗試。我認為寫作者該是定義的改寫者，而不是衛星。自然書寫的「非虛構」、「科學書寫」、「紀實本質」，使得寫作在一段時間後會陷入格套。而以生態之眼去觀看人類文明的一切，也會有「用同一把刀」去拆解不同靈魂的困境。彼時我想，小說這個自由的文體，或許能帶我經歷一段無視於自然書寫、生態批評的寫作嘗試。

大約就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如何學會語言〉浮現。

威爾森 (E. O. Wilson) 在《人類存在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裡提到：「文化的演進之所以有別於生物的演化，是因為文化完全是人腦的產物，而人腦這個器官是在古人類時期與舊石器時代，經由一種非常特殊的擇汰形式——即『基因—文化共同演化』 (指基因的演化和文化的演進相互影響的現象) ——演化而成。人腦所具有的獨特能力主要來自額葉皮質的記憶庫。這種特殊能力是從兩百萬到三百萬年前的『巧人』時期開始逐漸演化，一直到六千年前他們的後代『智人』遍布全球各地時，才演化完成。外來者如果要理解我們文化演進的歷史，就必須解讀人類所有複雜而細微的情感，以及各種人類心智的產物。要做到這點，他們必須和人有親密的接觸，並了解無數有關個人的歷史，同時能夠描述一個想法如何被轉譯成一個象徵符號或一個物件。」

威爾森說：「這都是人文學科在做的事。」我以為，這也是小說在做的事。演化學者談人的物理性存在的演化，小說要處理的是人抽象的「精神」演化。

我想藉由小說這種形式，去設想人跟環境關係的異動、人與物種之間的關係，去感受人做為一種生物的精神演化，特別是在我所生長的這個島國臺灣。

這部小說我把它取名為《苦雨之地》，用的是我很喜歡的一位美國自然作家瑪麗．奧斯汀 (Mary Austin) 的書名《The Land of Little Rain》。我借用奧斯汀書名的意象，譯成中文，名為「苦」雨之地。「苦」可以因為雨少，也可以因為雨多。

這本小說裡不少角色都是科學家、業餘科學家，或是冒險者，他們身上或存有精神或肉體的痛楚。小說的共同環境都是臺灣的野地，以及臺灣的物種，我並使用十八世紀科學繪圖的風格繪製插畫。

小說裡的共同事件是「雲端裂縫」。也就是在近未來的世界，所出現的一種病毒。它會破解中毒者的雲端硬碟，深入檔案，分析硬碟主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然後把這個雲端硬碟的「鑰匙」交給某個人。

〈黑夜、黑土與黑色的山〉是關於一位軟骨發育不全的蚯蚓科學家的故事，她童年時被收養到德國，後來她發現，她的養父曾在臺灣的奇萊山區獲救。

〈人如何學會語言〉是關於一個自閉症卻對鳥聲敏感的小孩，日後成為鳥聲科學家，在喪失聽力後發現聾人賞鳥的困難，決心鑽研一種形容鳥聲的手語的故事。

〈冰盾之森〉主人翁的情人是攀樹科學家，意外發生後她陷入憂鬱，求助於一種特殊的治療法，因此常進入一個南極探險的情境裡。<sup>1</sup>

〈雲在兩千米〉是妻子在無差別殺人事件被殺後沮喪退休的律師，意外發現小說家妻子未寫成的小說檔案。因此開始一趟追尋雲豹、成為雲豹的旅程。

〈恆久受孕的雌性〉是四個不同領域的人，共同計畫駕駛一艘名為Zeuglodon研究船追尋滅絕藍鰭鮪的旅程。這個故事和我過去的

長篇小說《複眼人》有關。

〈灰面鵟鷹、孟加拉虎以及七個少年〉則是七個少年在聯考前蹺課，意外發現永樂市場裡販賣野生動物，動念想買下一頭小老虎，主角卻買下一隻鷹的故事。

這些故事兩兩相關，彼處的峰巒是此間的海溝。

每一次開始進入寫作節奏，我發現都是在自己找到「聲音」的時候。這個聲音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經過二十年的小說寫作，我已經學會不焦急，故事停頓的時候表示身體裡的什麼東西也停頓了，重要的不是打開它、讓它運作起來，而是隨它停頓一段時間，雪該融的時候就會融的。

但等待的時間並不是什麼都不做，還是要在大太陽底下翻土，還是要在凌晨去走魚市場，還是要到海上、進入山。生態的關鍵詞是時間，小說的關鍵詞也是，簡直就像Tom Waits的歌詞一樣——Time, Time, Time。

寫作時有幾個聲音一直在我腦中反覆，比方說戈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的小說《長路》（*The Road*）。寫的是在地球巨變之後，一對父子在文明的廢墟裡獨行的故事，其中一段父親在兒子睡著時的低語像是安魂曲：「沒有待辦事項，每個日子都聽從自己的旨意；時間，時間裡沒有後來，現在就是後來。人們留懷心尖的恩寵、美善，俱源出痛楚；萬事生降於哀戚與死灰。」

比方說詩人、歌手尼克·凱夫（Nick Cave）那首〈到我懷裡來〉（Into My Arms）。一九九六年尼克·凱夫婉謝了MTV最佳男歌手的提名，他寫了一封信說：「我的繆思女神並非一匹馬，而我也非賽馬騎師。」隔年在《The Boatman's Call》這張專輯裡，他的曲風從黑暗、強烈變為舒緩，〈到我懷裡來〉第一段歌詞是：

I don't believe in an interventionist God

But I know, darling, that you do

But if I did I would kneel down and ask Him

Not to intervene when it came to you

Not to touch a hair on your head

To leave you as you are

And if He felt He had to direct you

Then direct you into my arms

.....

So keep your candles burning

And make her journey bright and pure

That she will keep returning

Always and evermore

在寫這本書時，我的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動，我的人生因為家庭的改變而完全改變了。我知道有的小說作者認為自己像作品裡人物的造物主，但我自己的感受是，這世界隨時都在誕生湮滅，即使是小說裡的一切亦非小說作者能掌握的。此外，我以為小說家的責任不在重建那些湮滅的，而是探討湮滅做為一種生命的本質意義何在。

回到《長路》。那個父親說的話並沒有那麼絕望，在「萬事生降於哀戚與死灰」之後，他還說了一句「我還有你」。

萬物生降於哀戚，但非死灰。

---

<sup>1</sup> 部分場景與描述取材自李察·柏德（Richard Evelyn Byrd）所寫的《獨自一人—南極洲歷險記》（*Alone*），本書原文版出版於一九三八年，記錄他一九三四年於南極大陸的經歷。

● 特別致謝：這本書完成後，我請了不同領域的人協助提供初稿意見，包括文學相關的譯者與編輯如譚光磊、石岱崙（Darryl Sterk）、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玫媿

(Mathilda Banfield)、梁心愉、郭騰傑、陳佳，參與插畫與設計的吳亞庭。更重要的是不同領域專家對小說內容的協助審查，包括臺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王誠之、手語專家王興嬭、自然攝影家白欽源、鯨豚攝影家金磊、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姜博仁、科普作家張東君、心理學家蔡宇哲、生物老師鄭鈺平，讓我得以發現部分錯誤並進一步修改成現在的面貌。我更要謝謝我的家人，M與T，妳們與這本書共同新生。

## 作者

## 吳明益

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有時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

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浮光》；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天橋上的魔術師》；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單車失竊記》，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三冊。

曾六度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創作類好書，入圍曼布克國際獎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愛彌爾·吉美亞洲文學獎 (Prix Émile Guimet de littérature asiatique)，獲法國島嶼文學獎小說獎 (PRIX DU LIVRE INSULAIRE)、《Time Out

Beijing》「百年來最佳中文小說」、《亞洲週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臺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金鼎獎年度最佳圖書等等。作品已售出十餘國版權。

# 苦雨之地

##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作者：吳明益

出版者：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ISBN：9789869689274

電子書製作日期：2022年3月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